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第十八號

民國十二年九月廿五日

智識階級最重要的任務 化魯
時事述評(八篇) 記者
東與西(太戈爾著) 化魯
國法學與勞農政府 瞿秋白
世界燃料問題(巴黎通信) 謝冠生
葛林奈爾城市政調查記 馬洗繁
森林與水災 皮作瓊
從西洋音樂上考察中國的音律 豐子愷
人權論之眞諦 吳品今
波跋雷太(小說) 胡伯懇
幸福童子(小說) 王希和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二冊

巴黎[illegible]

"習字"

法國[illegible]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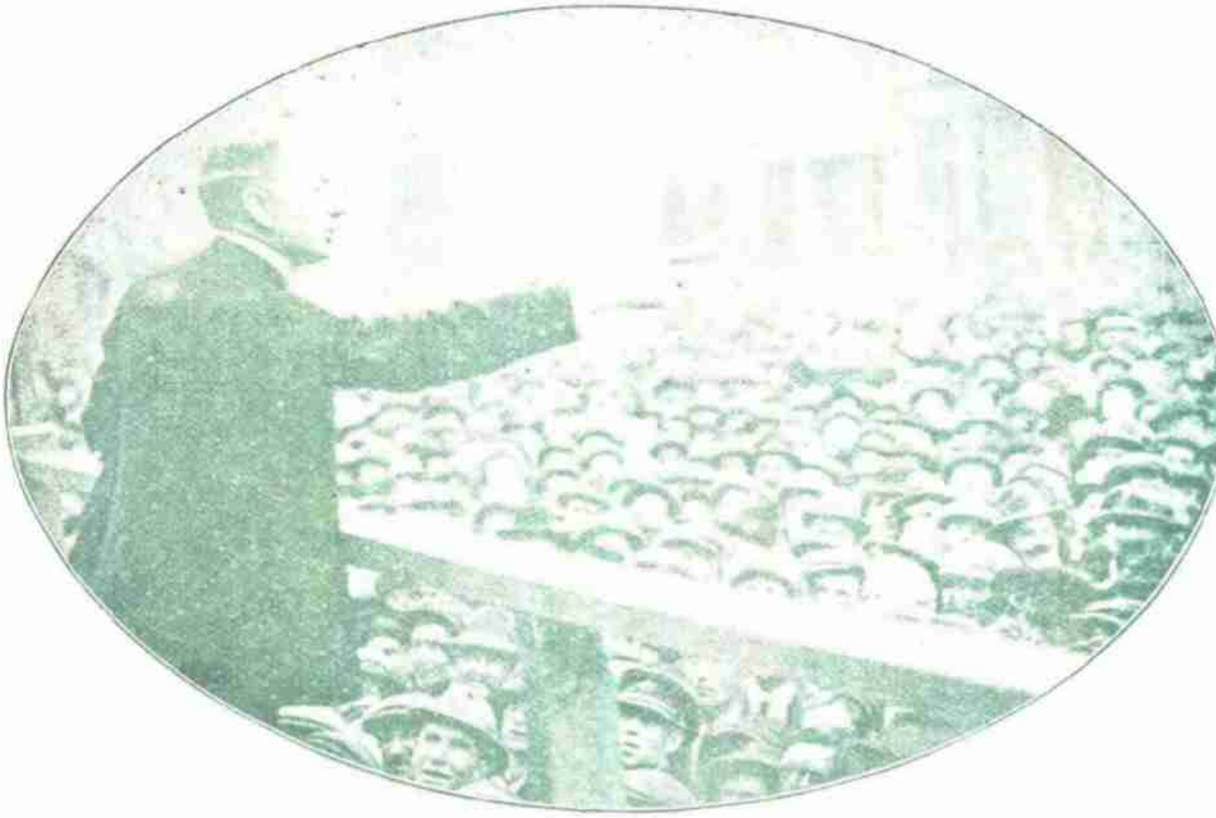


巴黎沙龍新出品

"鬭牛"

法國 Voisard-Margerie 作

愛爾蘭自由邦的新選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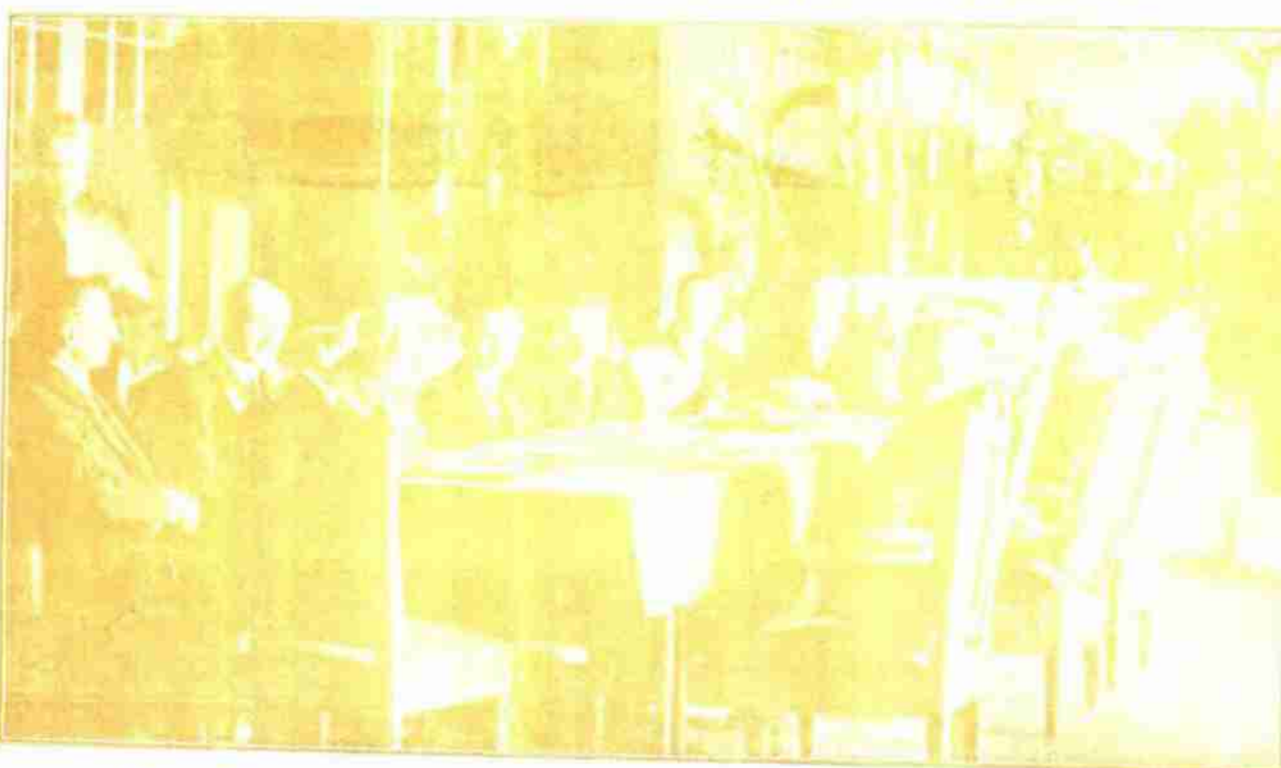
八月間愛爾蘭自由邦舉行總選舉，政府黨大得勝利，圖中是自由邦行政領袖柯斯格萊夫在露天從事選舉演說的情狀。



共和派領袖華列拉逃匿已久，八月間突在恩尼斯出現，在大街上向羣衆演說，演說甫畢，即爲政府捕去，圖中戴眼鏡者即華列拉。







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徵文啓事

本誌創刊以來，已屆二十週年。除本年輯刊東方文庫百種，廉價發售，迅將出版外，并擬以民國十三年第二十一卷第一號爲二十週年紀念號。一面函約專家分門撰述，一面舉行徵文，期以愛讀諸君之策勵，爲本誌進行之指針。徵文條例如左：

一、紀念論文　以關於政治，學術，及社會問題之重要論文爲限，在紀念號內發表。

二、地方調查　凡各省及重要城鎭之政治，軍事，實業，教育，及社會狀況等，或分門紀述，或分地爲篇，於寄到後隨時發表。

三、文藝小品　小說，戲劇之創作，及有文學趣味之小品文字，均甚歡迎，亦於寄到後隨時發表。

四、讀者意見　本誌內容有應改良之處，望讀者諸君隨時賜教，本誌除量力實行外，并當列一專欄，擇尤刊布。

五、徵文報酬　一、二、三、三項均酬現金，四項酌酬書券或本誌。

六、收稿日期　一項收稿期，以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爲止，其餘不限日期。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　東方雜誌社謹啟

婦女雜誌第十卷「紀念號」特別徵文

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

本誌出版以來，一眨眼不覺十年了。本社同人及本誌的一般讀者，都以為照例須有紀念的必要，所以決定把民國十三年第十卷第一號作為『紀念號』的特刊。但同人的愚見，以為我們與其對於過去為無聊的回顧，不如對於將來作進展的希冀；與其對於從前懷悵惘的眷戀，不如對於今後立切實的計畫。在今後十年以內，一切婦女團體及婦女主義者，對於阻礙婦女發展前途的舊習慣舊束縛，應該取怎樣的作戰計畫來破壞他剷除他；對於樹立婦女獨立基礎的新制度新建設，應該取怎樣的進取方針來扶植他實現他？這都是大家所應該共同策畫切實討論的。因此，我們定『紀念號』徵文標題為『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希望海內外關心婦女問題的諸君，各籌長策，共抒偉論，或統籌全局，或專重一端，不限一題（例如策教育的可題為『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教育』，論參政的可題為『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參政運動』）不拘一格，（或用討論實際的論文體裁，或用描寫理想的小說體裁）為婦女運動者作指導的南針，為全體婦女界謀未來的幸福，或者於民族進化社會發展，不無裨益罷？徵文略例如左：

(一)字數　二千字至六千字為限。

(二)期限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截止。

(三)報酬　概用現金，特別從豐。

婦女雜誌社啓

由林卓成醫士舉薦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鄙人之症



醫士不贊成其病家購服現成之藥丸者為居多除非其藥品有特別之奇功已曾救治其病家有專治之功效方敢信用是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名醫所公認推為血薄氣衰腦筋疲乏所起各症之聖藥已曾為名醫開方所用之要藥矣星加坡亞笠士的力三十九號布商劉和成德記號經理人吳錫樞先生者係中國潮州人旅星已二十八年近據自述云鄙人數月前曾患胃不消化自覺消瘦無力且有頭暈目眩腦筋衰殘週身乏力等患鄙人急欲求治以復康強多方醫治服藥非但未見功效反而加厲幸由敝友林卓成醫士舉薦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余從其勸購買紅色補丸數瓶按醫士所囑方法服用之後漸覺暈眩稍瘥胃納漸進精力驟增連為服用漸見全愈現下精力強健諸恙悉去深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使我康強復原亦不得不感激余友林醫生舉薦之功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補血健腦之功效不分男女均可服用專治 血薄氣衰 少年斲傷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 筋系刺痛 胸肺萎弱 皮膚諸症 發熱病後以及重症之後服之易於復原且此丸稱為天下馳名婦科各症之靈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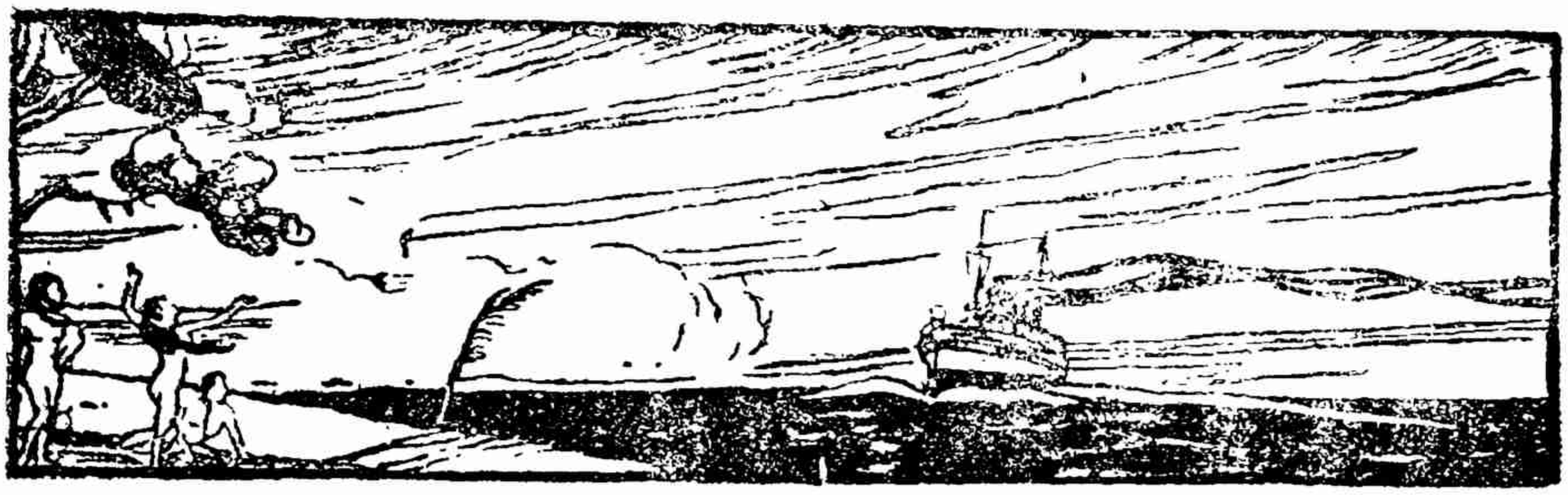


吳錫樞君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彼腦筋衰殘頭暈目眩瘦弱無力

衛生小書奉送

茲有精美小書對於閣下自己之衛生及尊夫人與令郎等之衛生均極詳備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奉不取分文

英語242(一)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八號
民國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智識階級最重要的任務……化魯(一)

時事述評

十六國臨案通牒的答覆……南雁(三)
趙軍奪回長沙後的形勢……南雁(六)
廈門困守中的發展……梓生(七)
河南新鄭古物發見……朔一(九)
意希交涉的經過……化魯(一一)
美土間的新條約……幼雄(一三)
美墨從新攜手了……化魯(一四)
英俄兩國的兩個小交涉……幼雄(一五)

東與西 太戈爾著……愈之譯(一七)
國法學與勞農政府……瞿秋白(二三)
世界燃料問題(巴黎通信)……謝冠生(四一)
葛林奈爾城市政調查記……馬洗繁(五一)
森林與水災……皮作瓊(六六)
從西洋音樂上考察中國的音律……豐子愷(七六)



人權論之眞諦……吳品今（九七）

波跋雷太 南斯拉夫 S. Matavulja 著（小說）……胡伯懇（一〇一）

幸福童子 挪威般生著（小說）（完）……王希和（一〇九）

選錄

◆太戈兒的思想及其詩……瞿菊農（一二九）

◆中國的人民的分析……A B（一三四）

◆英國十五名人之歐洲合作運動……（一三九）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四三）

◆外國之部……（一四五）

【補白】

燃料耗盡後的世界……（一六）

今年法國得文藝獎品的作家……（四〇）

大杉榮略歷……（五〇）

有聲影片的發明……（六五）

盧梭文集整理出版……（七七）

觸電致死的原因和治法……（一一八）

美國的大總統祿俸……（一四六）

【插圖】

巴黎沙龍新出品……（二幅）

愛爾蘭自由邦的新選舉……（二幅）

近東和局之告成……（三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第十八號

民國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智識階級最重要的任務

化魯

中國今日有三大害物：第一是武人，第二是土匪，第三是邪教。邪教在表面上看去是不足怕的，但在實際上中國民族因拳匪思想所受的損害，却比軍閥的專橫，土匪的殘暴更利害的多。因爲軍閥和土匪只能爲害一時，政局清明之後，這種猙獰可怕的東西自然絕跡於人世。至於邪教不但足以阻止物質的進化，而且在民族思想上永遠種下了難以洗拔的害毒，這害毒要遺傳給我們的子子孫孫，直到幾世幾十世才止。這種害毒在表面是看不出來的，但是潛伏的勢力却決不細小。義和團初起的時候不過是幾位會畫符唸咒的大師兄，但是結果，整半個的中國却給這幾位師兄送掉了。現在是只賸得半個，但是中國人上自那些自命爲『士大夫』的，下至走江湖的游民乞丐，還天天在那裏宣揚神道聖教。在科學發達的今日，還在那裏講靜坐，唸符咒，崇拜『濟僧活佛』。連那些智識階級中人都趨之若狂。宗教大同盟傳出的『世界末日』的預言雖不會應驗，但要是這樣『宣揚』下去，中國的末日是會得到臨的。至少中國民族定會和歐洲的黑人，美洲的印地安人走上同一的運命罷。

許多人說我國邪教勢力容易發展，是因我國向來沒有正統的宗教信仰的緣故。因爲沒有中心信仰，所以不單是無智識社會，便是社會的上層階級也只能向同善社，濟生壇，靈學會那種地方去求精神的歸宿。但我却相信只要科學教育普及，普通人的常識提高，不定要有什麼正統的宗教，邪說左道自然會銷聲匿跡。但這完全是教育家和智識階級的職務了。

無論東洋文明有怎樣的特色，無論玄學有無成立的價值，我覺得在現在中國，總還談不到這些問題。現在所最需要的却是科學思想和國民的常識。用了全力和一切的迷信邪教，謬誤思想，未開化人的信仰，竭力戰鬭，使理性放出光明，攻破一切的妖氛毒霧，我以爲這是現在有智識的青年對於國家對於民族最有益的服務了。

時事述評

十六國臨案通牒的答覆

北京外交團於八月十日聯銜致送我國外交部的臨案通牒，我國外交部於九月二十四日始得將覆文送出。當葡使符禮德以領袖公使資格送牒文於外交部，外交部除當面告明不日答覆外，又分別照會聯署的十六國公使，聲明照會接到。了却第一步手續。自此直到覆文送出，顧維鈞雖曾迭次因便與葡英美各使爲非正式的接洽；但這足足一個半月中，實將大半力量用於國內的意見的徵集。起初，顧維鈞得通牒後，即於當日召集國務院特別會議，決由外交內務財政陸軍交通五部各派專員兩人組織聯合辦事處，依照特別閣議議決方針起草覆文。本有急速辦理覆文的意思。乃十三日覆文草就，祇待顧維鈞從北戴河回京核定；而京外各實力派如吳佩孚齊燮元等紛紛以通牒干涉中國內政及過分要求爲理由，通電攻擊，山東田中玉爲通牒中要求撤懲的負責軍官，所以他們山東軍界的通電，措詞尤爲激昂，各省相繼響應，空氣大爲不佳。外交部在這時既不得不將草就的覆文閣置，以便徵求各省意見，從事修改；而未幾外交團方面又盛倡共管鐵路；英使護路提案，勢將成爲第二次嚴厲通牒的導線，倘使遲將駁覆通牒送去，危險實爲可慮；所以爲適應外交空氣起見，更不得不延遲答覆，以暫避凶鋒而留設法疏通的餘地。八月底，外交部一面訓令駐外各使各向駐在國疏通，一面決定答覆方針，對外交團三項要求決定：(一)改賠償爲卹金；(二)待田中玉自請辭職即聲明已自動懲辦；(三)以交通部已組織鐵路警備事務處及下保護外僑大舉勦匪兩令，以對付護路要求。二次修改的覆文，依照上項決定擬就，八月二十八日閣議討論後，即由外交部派參事岳昭燏攜赴洛陽，求吳佩孚同意。

吳佩孚對覆文表示同意後，又因領袖葡使留滯北戴河未歸，致外交部九月十日送出覆文的計畫又不得不延遲。及葡使於九月十二日回京，十四日赴外交部接洽妥當，顧維鈞一面疏通各使，一面於十五日宴請國會外交委員，而田中玉延不辭職，又為致送覆牒的一大阻礙。

外交部深恐牒文久延，另生枝節，不及待田辭職，於二十四日除請領袖公使葡使符禮德到部，當面送交覆文，表示誠意及聲訴苦衷外，另將覆文十五份分別致送其餘聯銜的十五國使館。此項覆文係用英文為外交總長顧維鈞手筆，與本誌十四號所錄十六國通牒同為我國外交上的重要史料，特錄全文於下：

為照復事：關於臨城劫車一案，准八月十日貴領銜公使面交使團來照，除已照復閱悉外，茲經本國政府詳加考慮；來照經外交團全體署名，其人民幸未波及之諸國亦與其列，益增本國政府之重視焉。

查本案係因大股土匪於五月五日至六日夜間在山東邊界臨城附近地方襲劫津浦快車。據本案中外調查委員會之報告：土匪於肇事地點潛將鐵軌上之魚尾板移去數段，致使火車於六日約二點五十分鐘之頃出軌，對於旅客車役，一律肆意搶劫，戕斃外人一名，並擄去其餘外人多名，暨華人百餘名。

本國政府對於本案發生之憤慨，實不亞於貴領銜公使暨各國公使；而英人一名被害，其他旅客被匪擄掠，被拘期內備嘗艱苦，曾引起全國惋惜之同情。即今事隔數月，本國政府提及此案，其憤慨猶未稍減。

所幸此項深可痛惜之案並非排外舉動，亦無特種仇視外人之表徵，究其原由，實出於土匪之不法行為，意在搶掠財物，擄劫旅客，藉以要挾官軍之撤退而解抱犢崮之圍耳。本國政府與全國人民之一致痛嫉，因有外人在內，更為嚴厲。當時對於被擄諸人之積極營救，暨公私團體之熱誠協助，足為本國友視外人之明證。詳論本案事實，實不能謂本國政府負有賠償損失之責任，但鑒於外人被擄之情形，暨所嘗之艱苦，本國政府自願本優厚之精神給予公平之償卹；並為分類核計起見，願就來照所開甲乙丙三項辦法為根據。至被擄者被拘時期每一星期累進加償，其理由似欠明晰。緣釋放遲緩之原因，係以改剿為撫，為營救最妥之方法，以達安全釋放之目的，恰與外交團所表之志願相符合。

至來照所開個人之『附帶賠償』，在性質上言，似屬間接損失，或與本案無切近關係，或僅係影響所及者，本國政府礙難一併列爲核計外人應得卹償之根據。來照內開一九二二年六月至十二月間，外人在豫省所受土匪損失要求賠償一層；查豫省之案與臨城案無甚關連，情形亦復不同，現正由地方官與有關係之各國領事就地辦理，本國政府希望貴領銜公使對於該案與臨城案分別討論，不加異議。

來照內開『將來保障』一節，本國政府礙難同意，深望外交團重加考量。查辛丑和約，於本案似不適用，該約係因解決拳匪之亂而締結，拳亂之目的在損害外人生命財產，當時中央與各省一部分官吏且有縱容之事跡；來照所引之該約第十款及附件第十六節，稽其用意原係應付一種情狀而設；此種情狀至今從未發生，即就本案論，亦未嘗發見。臨城土匪劫車擄掠旅客，不分中外，既非排外之舉，更無官吏縱容或與匪同謀之據，況該省軍隊正在臨城附近勦匪，匪黨因欲要挾官軍解圍及搶劫財物，始祕謀肇事。洎該省當局聞訊，即極力營救，冀使被擄外人安全釋放，幸卒成功。總之，各省官吏對於各國人民極抱好感，故本國政府雖極願盡其力之所能，防止類於臨案事件之發生，然終以爲引用辛丑條約實非正當或必要之保障，倘若堅持，非特有牽動中國人民良感之慮，而於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亦無所增益也。

外交團欲見中國改良護路辦法，實與本國政府之方針適相符合。本國政府對於此項問題業已詳加研究，已規定辦法，以達保護各路行旅安全之旨。所有京漢隴海京奉津浦各路所經之地，現劃爲四區，每區沿路擇定險要地點，駐紮軍隊，以資保護。交通部幷將原有維持車站列車治安之特別路警力加改良，決定於必要時聘用外國專門人才，以資襄助。因此現已設立專處，任用富有經驗之軍官，從事訓練路警，改編新隊，暨辦理調遣稽查各事務。本國政府視護路一事，爲中國目前內政要舉，應負之責，未嘗放棄，自毋待本總長贅述。本國政府雖於外交團之關懷路警問題及其襄助盛意，深爲紉感；然又因職責所在，對於外交團所擬提議之計畫，義難承受；但本總長可向貴領銜公使切實聲明，本國政府自動改良護路之計畫，決意極力進行，期獲最良之效果也。

『懲罰』一項，外交團來照指名要求本國政府懲辦官員數人。查此種嚴重案件，凡應負責之人，自當從嚴懲辦。本國政府所不能允從外交團之要求者，實因按照條約，凡懲處中國官吏人民，皆須由中國政府依照中國法律辦理。本國政府對於本案負責之人，並非無意懲辦，亦非對於應行懲處者不欲予以應得之處分；在事實上已將本案負責諸人，或早予懲辦，或已交議處，俾知警惕，並戒將來。本年五月九日本案發生後三日，即經大總統命令，將山東督軍田中玉等交內務陸軍兩部議處，其他軍官免職聽候查辦。又六月二十六日大總統命令，兗州鎮守使兼山東第六混成旅旅長何鋒鈺免職，聽候查辦。津浦路警務處長張文通及在被劫車上巡官趙德朝等，均經交通部立予撤差；是外交團現所要求懲辦之四員，本國政府業經按照本國法律分別懲治及交部議處矣。

從臨城案觀之，如外國旅客在中國內地猶有危險，當係內地各處土匪騷亂之故，非將鐵路經過各區之土匪完全肅清，則改組路警保護旅客安全之功效，仍屬有限。各省當局鑒於土匪蔓延，有危及一般生命財產之虞，亦嘗隨時勦辦。本國政府為求勦匪速效起見，復於本年八月三十日明令簡派幹練軍官，擔任勦匪，並選派勁旅，統一其指揮之權，協力會勦，以免此勦彼竄之弊。此項會勦計畫，來照所述之匪患，當可早告肅清也。抑本總長更有向貴領銜公使切實聲明者：本國政府對於外國僑民在中國內地之安寧，素極注重，此次臨城案發生之情形，實預料所未及；雖然，本國政府責成各省長官保護外僑弗遺餘力之決心，始終不渝，故特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申誥誡，令各省長官於境內外人切實保護，倘有疏虞，決不輕貸。

上述改良路警會勦土匪及加意保護外僑各端，現既定有辦法，本國政府深信在華外人生命財產權利利益之安全，必能益受保障也。

除照復來照簽字各公使外，相應照復貴領銜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

覆文的送出，據顧維鈞對人說；『事前已與使團分頭接洽，將來護路勦匪有成效，外人自無間言。外傳美日贊成英人護路案，部中未聞此訊。』而各報紛傳，外人以為：『中國提出此項覆牒，直將使團所提議條件之最關重要者完全拒絕，』外交空氣頗

不佳。好在使團已定二十六日會議，實態不難立見。且顧維鈞與在京各使頗有素具良感者，記者深望屆時能得他們相當的幫助，把這交涉順利結束！（南雁）

趙軍奪回長沙後的形勢

朱耀華等以中立軍而受人運動，突變態度，入據長沙；趙恆惕於九月一日倉皇出走，行蹤祕密。一時湘省局勢大爲牽動。趙軍前敵因聞長沙事變，軍心旣亂，大爲失勢，又因軍略關係，各路俱同時退却，雖北路李亞平一軍尙守住岳州，而全軍氣勢已大現衰象。譚軍方面則張輝瓚在長沙大放中立軍助譚空氣，以宋鶴庚參謀長方鼎英暫代宋氏任第一軍長，用宋氏名義招撫趙軍西路賀耀祖唐生智兩旅，又電譚請速入省以資鎭懾；省城因亂而起的許多流氓司令又一一設法取締。在這譚方大放空氣而趙方消息沈滯的時候，長沙譚軍表面上似乎形勢鞏固，氣勢旺盛，不日可肅淸趙氏勢力。但是魯軍於二日移駐湘潭，非特不來省合作，且要求譚軍退出長沙三十里與趙議和，主帥譚延闓除派代表向洛陽聲明守趙舊約，阻北軍援趙外，又布置三路軍事，不能到省；宋鶴庚林支宇劉鉶等雖經張輝瓚電邀回省維持，也都觀望不前：譚方形勢未可全然樂觀，於此路略可見。

趙恆惕在醴陵車站設護憲軍總指揮處，收集長沙退出軍隊，準備反攻，葉開鑫率蔣劉兩團於六日被迫退出衡陽，取道東路，在株州與趙氏殘軍合會，九月八九日時，趙軍方面消息漸多，形勢似數日前略好。但譚軍一面在東路緊迫株醴，一面出衡山向中路前進，大有滅此朝食之勢。而西路所傳消息，則純是譚優趙劣，賀耀祖由辰龍關安化退至益陽，唐生智由桃源退常德，常德爲唐陽棨所占，乃再退益陽，蔡鉅猷部劉敍彝占益陽，賀唐又同退湘陰。在這時候，長沙已視賀唐兩旅爲勢窮力蹙，派人接收改編，萬不料他們有再迫長沙的一日了。

九月十日前後，譚趙對壘的形勢又緊。從前視爲無能爲役的趙恆惕，在醴陵指揮軍隊反攻甚急。賀唐於十一日占岳州，已向省城進發；而劉鉶因北軍卽將進兵驅譚，乃急於十一日回湘圖率所部先驅譚軍離長沙，以便阻止北軍。長沙兩團的譚軍，得譚延闓電令支持兩日，乃於四圍緊急中，決先以全力就近禦劉，而暫置賀唐趙於不顧。不料趙軍蔣劉兩團竟乘虛先入長沙，張輝瓚方鼎英聞訊，急率全軍兩團向寧鄉退去，不及半月，長沙又成趙軍根據地了。

譚方原督慮到長沙的危險，譚延闓在衡陽用急電令東西兩路加速前進，迅將兩路趙軍撲滅，以大軍入駐省城。趙方計畫，在乘虛急占省城，所以西路棄原有地盤不顧，東路僅趙氏自率鄂軍夏斗寅部少數軍隊應敵，而以蔣劉勁旅飛速入省，劉鉶到省時，見蔣劉已先入，頗以為奇，可見趙軍進行的神速了。惟長沙雖為趙軍所得，譚方進攻軍隊，乘虛入攸縣醴陵，趙氏不得不入瀏陽，以指揮前敵。蔣劉到長沙後，即將防守任務交賀唐兩旅擔任，亦即回東路應敵。最近聞譚軍東路已到易家灣，西路一面攻湘陰，以趨岳州，一面已到長沙對河的靖港；而寧鄉方面的朱黃兩團又與各路聯合反攻長沙，長沙在四面包圍中，危急萬分。大約譚趙兩軍都不能有十分發達，而勢力將為中立軍所占了。

中立軍的活動，仍為湘局極有關係的事。劉鉶率中立軍入長沙後，本有親趙嫌疑，而十四日即與魯滌平聯合主張停戰議和，要求趙軍退出長沙，歸中立軍入城維持秩序，事為趙軍所反對，劉亦仍復赴漢，魯受人讒言，疑趙軍將攻己，率部由湘潭西去，但不久即明白內幕，仍復回軍湘潭，倡言和平了。

北軍入湘，亦為必至之事，蕭耀南部二十五師已向岳州進發，江西蕭安國軍亦有西入萍株之勢，但其詳情，一時不易明白，祇好以後再講了。(南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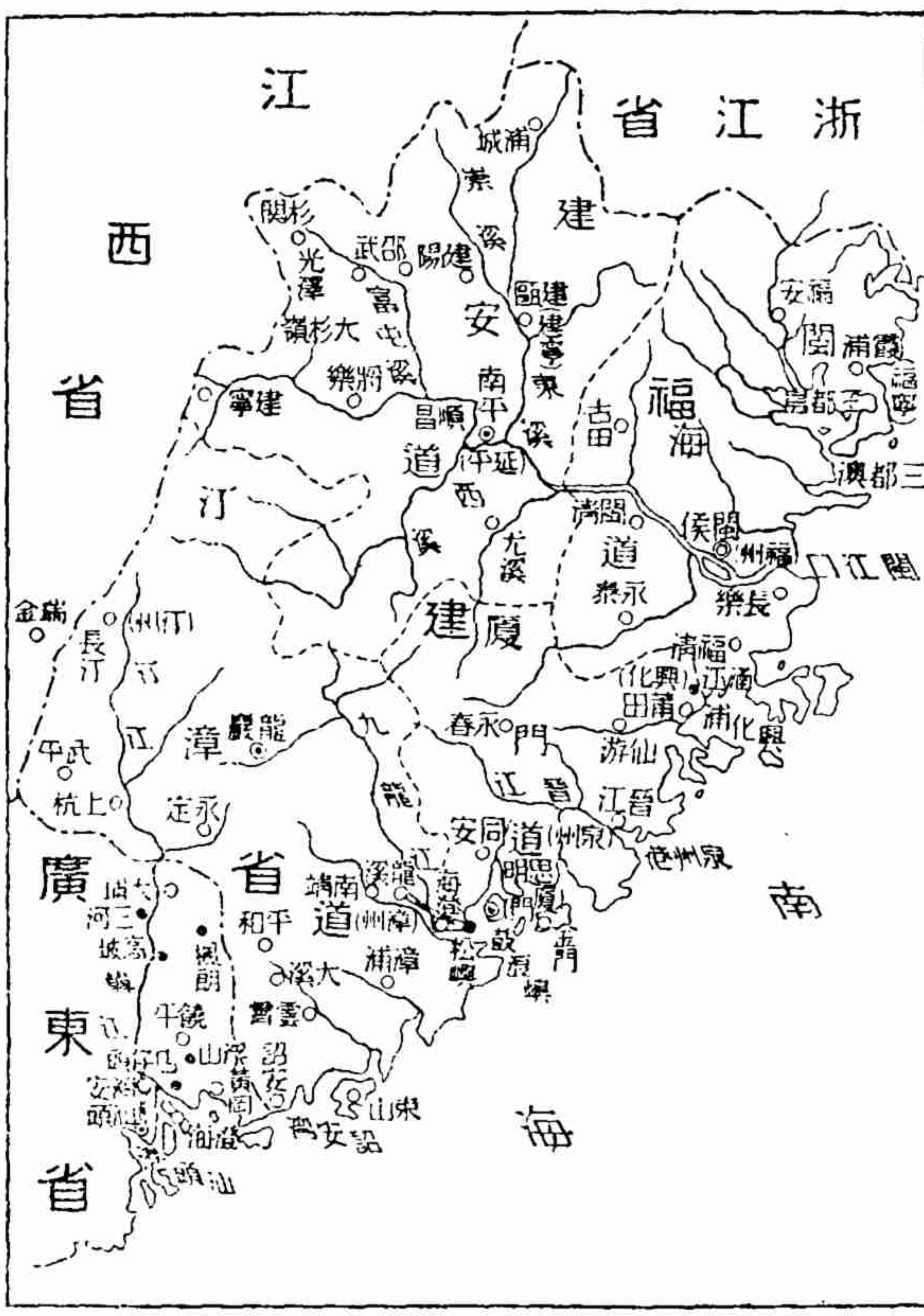
廈門困守中的發展

國內戰事的奇觀，恐怕沒有比得上近來廈門的一局的了。當八月十日前後幾天中，閩南自治，討賊，及臧致平部各軍敗得不堪收拾，除潰散以外，所餘殘軍數千人集於廈門一隅；而所占地盤僅僅廈門本埠一孤島。西北有省軍王永泉部，西南有粵軍林虎洪兆麟黃大偉各部，西有王獻臣部，而東面海上又有粵艦及馬尾艦隊先後駛到。這時的廈門，四面八方，被包圍得鐵筒一般；臧致平很似甕中之鼈，無路可走。乃以如許軍隊，圍困一區區孤島，歷時一月餘，不特不能攻入，而近來臧氏反愈形活動，有向外發展的趨勢，這情形豈不使局外人驚歎欲絕！

圍廈各軍，各有心事，而又各使手腕，欲獨占廈門地盤為己有；臧氏於此，乃利用敵方內部不一致，大使手腕，以苟延殘喘。王永泉素有統一全閩野心，乘廈門危急，首先派人與臧致平磋商，欲不遺一矢而騙得廈門地盤。臧氏乃以王軍同攻漳州粵軍為對付；其後黃大偉因粵事緊急，謀速了結廈門軍事，與臧接洽，臧又以黃軍同攻泉州王軍為對付；海軍二次占金門後，欲速攻入廈

門以獲得餉源，而臧氏竟給海軍以煤糧，惘以利害，使不與各軍合作；除王獻臣一軍外，都曾與臧有所接洽而都被利用。號稱八面美人的臧致平，前以使用手腕，謀使許部向外發展，自己獨有閩南而惹禍，現在又使用手腕，以謀自存，本領畢竟可觀，餘子碌碌，何能相比。

廈門未被攻下的表面的原因，第一是駐廈領事團禁止開砲，使攻軍有所顧忌而不敢猛攻；第二是粵軍黃大偉部占領廈門附近，肆意淫掠，使廈人被激而輸財，臧軍相助死守。臧氏每日得廈門商界助款五千元，經濟不慮匱之，而又能賄買海軍使不進攻；資助民軍使向泉州發展，以擾王永泉後路。九月初旬民軍分三路猛攻泉州，使王永泉不得不調圍廈軍隊前往守禦，於是西北部形勢稍寬。粵軍因惠州緊急，林虎



洪兆麟不能久待，紛紛班師回粵，僅賸一粗漢黃大偉，臧氏乃誘以甘言，使與王永泉交惡，竟能使民軍驅得黃大偉大批子彈，以為攻泉之用。海軍又受臧氏資助而不願動，現在力謀攻廈，望眼將穿的只有一勢力薄弱的王獻臣了。

北京政府於九月十七日下令通緝臧致平，以為解決廈門軍事之助。包圍廈門各軍也經有人拉攏，開會決議攻下廈門後利益的分配，定期總攻擊；但臧氏已以保全本軍武裝為條件，分向各軍接洽，允許以廈門地盤相讓，以致各軍各懷鬼胎，不能一致進攻，總攻期從十五改十九，又從十九改二十，而依然結果毫無。圍攻軍利用廈門市內台灣籍民擾亂秩序的計畫，雖釀成籍民與住民大決鬪，日本軍隊亦上陸干涉，而於圍攻軍仍毫無利益。

孫傳芳於九月十七日由鄂被迫回閩，於是謠言又起：其一爲王永泉因孫回閩已受安福系運動與臧一致；其二爲王與黃大偉嫌隙已深臧黃決計聯合攻王而孫氏態度亦在可疑之中。此項謠言，都於臧氏有利，可見臧氏的並不被困了。（梓生）

河南新鄭古物發見

在這混亂的時局中，記者常以政爭的非法，以及經濟的紊亂，盜匪的猖獗，軍閥的互攻等等爲題材，而按時爲之評述，久已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痛苦。現在居然得到這古物發見的新鮮消息，雖自揣不是嗜古的考據家，又羈身編譯室中不能親到河南去一看，但以上述的關係，記述的興趣，總爲之增加不少。

古物發見的地點，在河南新鄭縣南門地方。八月二十四日有住戶李銳——世居該地，曾充安武軍軍官，現以陸軍少將，熱察綏巡閱使署諮議隱居躬耕——欲鑿井灌園，而因所居地勢高亢，須在宅旁鑿井四五丈方能得泉。乃鑿至三丈深的地方，即發現古物。事爲該縣知事鄭某所知，欲報告省中長官，李銳以所有權關係，竭力反對，兩人決裂。由知事鄭某就近報知駐紮該地的陸軍十四師軍官，轉報師長靳雲鶚，靳以此項古物關係中邦文物爲理由，即派副官見李，要求歸公家保存；並派兵監守所掘井口。其時李已將所掘古鼎及罇等三件售與許昌人張慶麟，得價八百元，由靳勒令贖回。靳於九月五日又派副官參謀各一人會同就地官紳繼續發掘，因得全數掘出。

古物發見的數目，起初僅傳二十五件，新鄭各公團的報告說有七十二件，靳雲鶚的報告很詳細，據說：八月二十五日由李銳掘得的爲大鼎六件，小鼎三件，鬲六件，簠二件，罍甗各一件，玉玦二件，碎銅片五十三件。後來於九月五日四處搜掘所得的爲：鼎六件，洗一件，大鐘四件，小鐘十七件，大方尊四件，罍一件，瓶一件，壺一件，敦四件，簠四件，甗二件，匜一件，方盤一件，圓盤一件，碎銅片五百四十塊。於七日又得鬲三件，於九日又得獸形古罇一件，匜二件，甗二件，圓盤，小鼎，觚座，獸面人身小銅像各一件，鶴形儀式二件，碎銅片四十二件。各物多爲銅質，所得碎銅片，據說都是已損毀的古物碎片。

在發見古物地方掘下三丈，又得一大古墓，墓用石砌成，全用珠砂鋪底，中有白骨數片，已隨同古物運到鄭州十四師部去了。

此項大批貴重古物寄存軍營，一時覬覦的人很多。報章有傳原物爲百件，而以僅存七十二件爲疑者。據傳說有某要人亦圖

分得此項古物，派人向靳索取，靳乃報告於洛陽吳佩孚及河南省各長官，並爲止息浮言起見，請吳派人監運赴開封保存。開封教育廳奉吳命令，擇定文廟後圖書館閱覽室三間爲貯藏所，因該處耳目衆多，可免監守自盜及以僞物替換的流弊。但北京方面很有主張運藏京師的，不知爭端能否即時停止？

古物發見後，國內好古家都紛赴發見地點以求一觀。著名金石考古家羅振玉先到，梁啓超亦繼至，北京古物研究社亦以此可研究古代文化發揚國光，特別加以鑒定。大陸報載：寓居北京外人史密生，自由美術館職員皮旭泊氏，文萊氏及一宋氏亦趕至鄭州，欲取得准許，至藏掘物處視察，被拒不准。現在中外人士的拍照參觀暫時都被禁止，於研究極感不便。

因上述的關係，對於這古物一時沒有有價値的研究報告發表，祇新鄭各公團的特別啓事中武斷爲係周秦遺物，但研究根據似不可靠。啓事中說：李君銳於陰曆七月十三日，偶在宅旁鑿井灌園，掘出古時俎豆鐘鼎盤𧁪彝罇等物，尺寸之大小，形色之美麗，頗類數千年宗廟重器。夫古物發現，雖間有所聞，率皆私藏墳器；求如此次金質翠英，超特奇離，視漢洗雙魚，晉傳五鹿，有過之無不及者，誠古今聞所未聞也。羣相推測，當在周秦之世，鄭滅於韓，韓滅於秦，社稷將墟之時。或國人慮其宗廟重器被人毀遷，瘞埋於斯，冀保國粹，以誌故土；不然，成周以前，文化諸多未備，宗廟器物必不如是之精彩；秦漢之後，禮樂日就簡略，歲時薦享，更無如是之美好。况桓武爲周室宗親，累代卿士，天子之酬庸，與歷朝之所積，較諸他國富厚迥殊；故因物考時，當周轍既東，鄭亦隨之而東，社稷城郭，實建於此，惜往時文獻無徵，遺蹟殘缺，考古之士，議論紛歧，莫衷一是，致使古代之規模終泯，先民之靈魂無託，飲水思源，每多遺憾。同人等慨念往事，傷心禾黍，早擬投稿貴館，宣示中外，奈此物發現伊始，搜掘無方，最先起出二十餘件，多半損傷，且有露形未掘者甚夥，是以不果。但同人等初睹此宗國精英，曠世珍奇，猝然畢現，原古證今，從此使我新鄭之名，得以光耀史乘，永垂不朽，何幸如之？然亦深慮此物保存不善，或散歸私有，懷璧珍藏，或流入奸商，運賣各地，終致魯殿靈光，與石火泡影同歸澌滅，甚可惜哉！茲幸駐鄭十四師靳師長委派陳副官國昌來新査看，並將井中所遺各物另行搜挖，連前共掘出七十二件，業經如數運往鄭縣。據云此係國家重器，應歸國有，以保久遠，聞命之下，級感莫名。誠以古物不存，古蹟終泯，既失先民保存國粹之遺意，更非國家保存古物之精義也。顧存非其地，與保非其人，均

不能維持永久，靳師長駐鄭有年，令聞夙著，將來鑒此重器，褒揚發始，或陳列京師，或發還原地，使我鄭桓武之流風遺韻，得以不泯云。

古物的形象，據靳雲鶚談話，說是；『……因久埋土中，多已殘缺，泥銅化合，剝蝕已甚，花紋款識，多難辨認。僅一方盤上有古籀一行可辨，形狀瑰瑋，古色斑駁，其爲周代古物無疑。內中有一大鐘，高四五尺，重三千五百餘兩，上有蟠虺紋，又有大方罇一，高四尺，重千七百兩，上有花紋極精緻。又獸面人身小像，均不經見。且鐘鼎盤尊有用墨漆古水銀浸者。』

靳雲鶚現正派人依據金石古籍，暫定這古物的名稱，又擬逐件攝影製版印書，以存國粹。而古物研究社更決用科學的考古學方法，精密研究，既派羅君美羅原覺等前往考察，又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派專門人材擔任測量照相及再行採掘等事，大約不久必有研究心得向國人報告了。(朔一)

意希交涉的經過

意大利軍隊佔領哥甫島後，歐洲局勢驟然變爲非常嚴重。在八月末，巴爾幹幾有旦夕發生戰亂的危機。幸而到了最近，希臘爲意政府的強硬政策所屈服，甘心讓步，就此形勢便逐漸緩和些了。

九月六日國際聯盟理事會開會，議定意希爭執解決辦法，送請巴黎協約國大使會議辦理後，國際聯盟對此案，已表示願和大使會議合作，但這種表示不過是保全國際聯盟的顏面而已，其實聯盟行政會在意國的威壓底下，決沒有秉公辦理本案的能力，所以落得順水推舟，由大使會議辦去，這在明眼人都看的出來的。但這麼一來，不用說是不免苦了希臘了。

大使會議接受聯盟理事會擬定的辦法後，即致牒希臘政府，提出調停辦法如左：——

(一)希臘艦隊應在畢魯斯海峽對於駛入口岸的意艦隊鳴砲二十響致敬。法英軍艦隨意艦駛入，亦在受敬之列。

(二)希臘政府向駐雅典英法意使署道歉，希臘內閣閣員須參與被害意將的追悼會。

(三)遇害意將遺骸在泊萊維柴登船時，希政府應施以軍事敬禮。

(四)希政府預存意幣五千萬里拉於銀行，以作賠款擔保。

(五)組織國際委員會，以日代表爲委員長，監督希政府偵查

暗殺案偵查限於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完了。

這牒文希政府除了屈服外更沒有別的辦法。她雖明知大使會議是偏袒慕沙里尼的，但國際聯盟既已不能替希臘主張，希臘的軍備武力又萬萬不及意大利。所以希政府決定後，即於九月九日答覆大使會議承認上列的調停辦法，不過申明要求哥甫意兵早日撤退能了。大使會議於是即派日使署陸軍隨員澀谷為偵查暗殺案的監督委員會主任，前往希臘。十三日晚大使會議決定令意軍於九月二十七日退出哥甫島。到了那時，又監督委員會報告證明希政府未曾盡力查辦甲尼那案兇犯，即將希政府存款五千萬里拉付交意國以充賠款，此節已經意政府允諾。九月十八日希政府正式向英法意使署道歉。調停辦法第一二三條之規定，亦於次日照約舉行。現在只等待希臘偵查罪犯的結果，此外就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問題了。



這一局棋走得太長久了

這次事變的迅速解決，實是歐洲和平不幸中之大幸。如果希臘態度略強硬些，戰事恐怕早就發生，或者牽動別的國家也未可知。但從別一方面推想起來，我們仍然不能過於樂觀，因為從這一次情形看來，交涉的解決，仍是由於意國武力威脅的結果，並不是受國際正誼的約束。永久性質的國際聯盟勢力遠不及臨時性質的大使會議，於這次事變中實顯而易見。此後還有什麼可以保障世界弱小國家的主權和威嚴呢？(化魯)

美土間的新條約

美國對於洛桑會議，雖派有代表，但向來只取旁聽的地位，並無建議，和議成立，她也不與協約國共同簽字。她只獨行其是，另與土國商訂條約。自洛桑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五日)起，美土專家便在洛桑集議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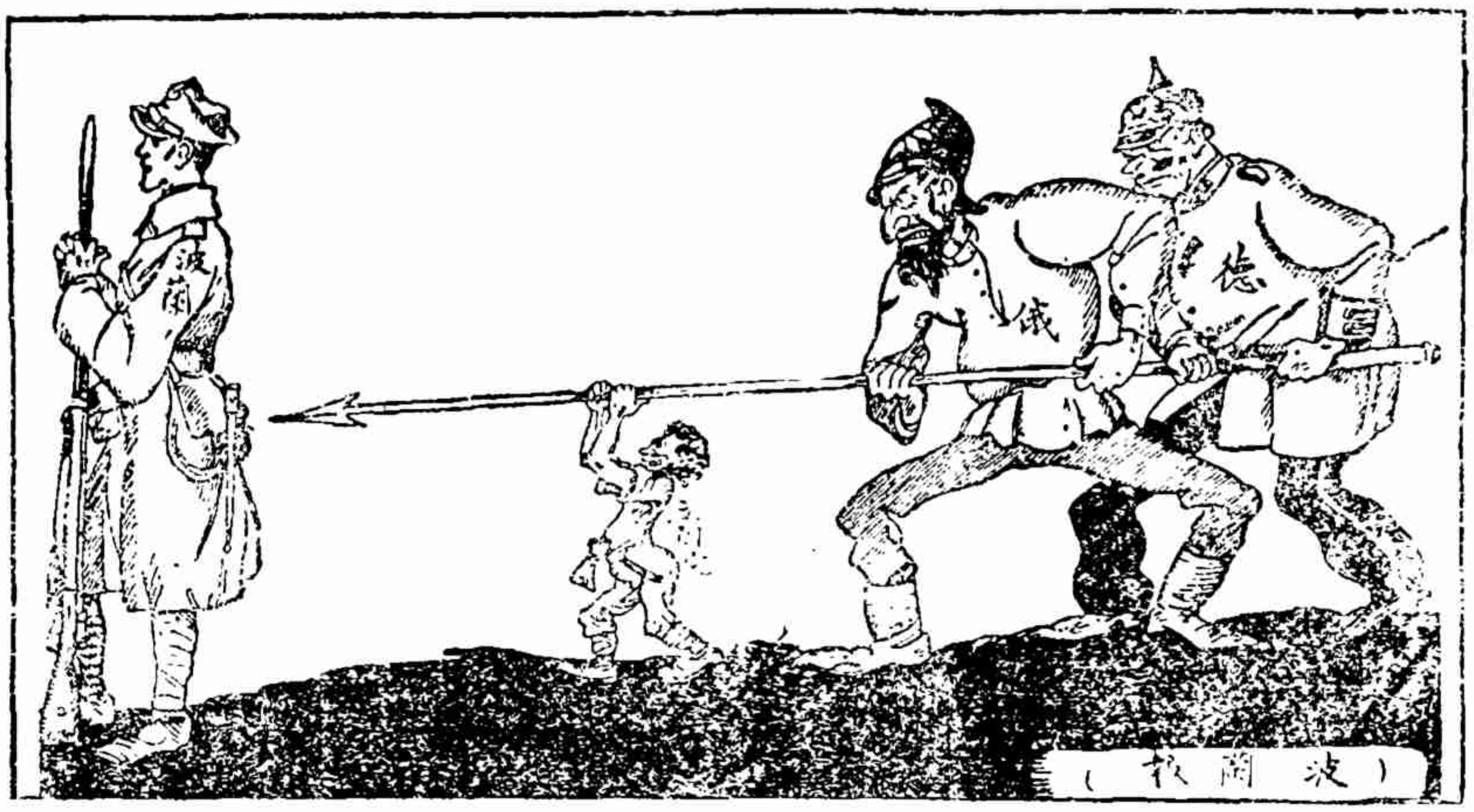
起初對於入籍問題及美國對土要求戰時賠款問題，雙方意見，頗有爭執。後經土代表伊斯美（Ismet Pasha）美代表格魯（Grew）的努力商酌，有時會議竟繼續至夜半不休，至八月初才獲得同意。訂立條約於八月六日由伊斯美與格魯共同簽字，另立引渡罪犯條約，亦於同日簽字，條約大致據美國國務卿許士所發表的如下。

第一條　兩國外交官彼此應享最惠國關條件的待遇。

第二條　關於外人在土入國居住以及財產司法各問題的不平等規定應立即廢除。

第三條　（甲）締約國人民於彼此境內依照所在國的法律，有入國旅行居住之自由權，並依照國際法享受應有的保護。

（乙）締約國人民彼此依照所在地的法律，得操一切職業商業，但只以准許外人營業者為限。



波蘭與立陶宛的關係

第四條至第六條未詳。

第七條　關於徵收租稅稅捐等，兩國人民彼此於境內與本國人民受同一待遇。

第八條　關於個人身分宗族法（婚姻及離婚等事）以及動產繼承法等事，美國在土人民應受本國法庭管轄。

第九條　兩國商業航業等權利，除受衛生警察及稅關等條例支配外，均享有最惠國的待遇。

第十條　美國的商船戰艦飛行機器，於他大尼里海峽，瑪爾馬拉海，破斯普魯斯海峽，都和其他最惠國相同，有航駛自由權，照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桑海峽公約辦理。

第十一條　關於進口稅事項，凡由締約一國輸入他一國的

貨物應受最惠國的待遇，稅率不得超過任何各國輸入品應徵的稅率以上。

美國輿論批評此項條約，大都不甚滿意，以為數百年來的近東各個難題，在這條約中，並未說及，又如在土國少數民族的地位，也沒有給他保護，可見這條約是不完備的，其實何只美土條約，就是洛桑和約，何嘗眞有解決近東各問題的能力呢？（幼雄）

美墨從新攜手了

在十一號裏我們已提及美國對墨政策的變更，和美墨會議開始的消息了。這一次會議進行總算是很順利。這一半因為墨政府為維持其自身的地位起見，其勢不能不對美讓步，一半却也因為美國新總統柯立芝就任後，仍繼續哈定總統的外交政策，主張對墨親善的緣故。因兩方政府及委員都能相互諒解，所以會議中間雖因許多複雜的經濟問題，兩方意見不洽，幾經挫折，但結果却都經善意解決。到了八月十五日會議完全終了，即由兩國委員共同簽定議定書。計會議時間共歷十三星期之久，四五年來兩國間積累而成的一切嫌怨，從此都煙消霧滅了。



人道：『你不去救他嗎？』美國：『不要慌，讓他洗個浴也好。』

在美墨關係間，最難於解決的自然是石油權問題；歷次美墨交涉不能成功，也大半是為了這個問題。因為墨西哥油礦向來多屬於美人，但一九一七年所頒佈的墨西哥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外國人不得在墨國擁有礦產及地產。因此兩方面爭執不決。這次會議結果總算由美國聲明尊重墨西哥的國法權利，但墨國另加說明：在墨國新憲法採用以前美國所獲得之墨西哥石油權，當然不受憲法第二十七條之約束，所以應當加以擁護。此外墨政府所佔有的美人的農地，准由墨政府付款賠償，至兩國相互的損害賠款，則由混合委員會解決之。據八月十七日墨西哥大總統阿白里貢所發表的會議結果大旨如下：

（一）墨政府聽從美國委員的主張，對於與墨西哥國法有關的石油及農地問題加以說明，而要以對於我國法不加修改為度。

(二)基因於一九年二一六月革命而起的外人損害賠款由兩國政府合組混合委員解決之。又從一八六八年以來美墨兩國人民相互要求賠償損失，則另組一混合委員會解決之。

(三)本屆會議的結果到兩國國交回復為止，本會議結果兩國不負何種履行的義務。

從這樣可以知道美墨會議不過是美墨復和的預備會議。在會議裏雖然把兩國國交中間的各種障碍除去了，但各種問題的具體解決却都要在美國正式承認墨政府之後，再行協同辦理。因此八月中旬美國返國報告後，柯立芝總統當即決定承認墨西哥政府。於八月三十一日通告墨政府，重行恢復兩國間的外交關係，並於日內派遣公使領事。從此數年來失和的美墨兩國，重又言歸於好。美墨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本有唇齒相依之勢，墨西哥因頻年內爭的緣故，以致不得躋於國際之林，所以這次兩國復和，固然是美國外交的成功，但我們也深願墨國的政治以後能走上軌道，革命狀態或不至再漫延下去了。(化魯)

英俄兩國的兩個小交涉

英俄二國前以俄國拘捕英國漁船一事為起因，曾發生一度重大交涉，後來兩方讓步，幸得平和解決。但是最近又發生了二種小交涉，一為英國政府拒絕俄國商務代表入國；一為英俄爭奪藍格爾島。

俄國駐英商務代表本係克拉辛。七月初，俄政府把他召回，另委賴柯夫斯基。賴氏至八月初方欲動身赴英，忽接英代表公文，阻止他前往。原來英國下院對於俄國任命賴氏為代表一事，頗有反對。多說賴氏在戰時，主持仇視協約國的宣傳；曾為法國所驅逐；烏克蘭慘殺白黨一事，也是賴氏主謀。此外英國晨報又指斥賴氏發刊英國與俄國一篇著作，內多非難英國；所以英國不願這種俄代表入國。八月四日英國致文俄政府，請求解釋此種消息是否確實。七日俄國覆文抗議英國外交部阻止賴氏入英一事，說以上傳說多屬錯誤。賴氏自己也極端否認外界所指摘諸端，說他極力主張英俄經濟合作，現在正是英國資本投入俄國恢復事業的最好時機云云。但英國到底是否允許賴氏入國，現尚未定。

藍格爾島為北冰洋中一個小島。一九一四年加拿大政府曾認為英國領土。一九二一年英人克勞福等六人組織探險隊往至

該島，帶有以英皇喬治名義宣佈藍格爾爲英國領土的佈告文。以英旗懸掛於島上，克氏至今留滯不歸，想已遇難，故本年八月英人諾盆斯另組救濟團，乘帆船前往救援。但俄國當道宣稱，藍格爾係俄國領土，凡英船開往該島，必須經俄國允許，且必載俄兵一隊同往，否則卽將英船扣留充公。其後俄國外交連進發二次牒文，通知英政府，提出抗議，英政府並無答覆。諾盆斯則已祕密前往該島，故八月二十四日俄外交部又發第三次抗議文。現在英政府尚未答覆，預料二國定有一番交涉呢。(幼雄)

燃料耗盡後的世界

英岡橋大學的生物化學家赫爾兌 (J.B.S. Haldane)，近在世紀雜誌發表一篇論文，題曰 If You Were Alive in 2123 A.D.。以生物學的眼光，觀察未來的世界，其識見的遠大，眞不下於威爾斯在一九〇二年時預測一九五〇年一定會有重於空氣的飛機應用於戰爭的事。其中論燃料問題的一節，謂石炭煤油的告罄，不過是時間問題；可是耗盡以後，我們工業的文明便會毀壞無餘麼？倘是不的，那末我們將何自而得光與力呢？他在文中說道：

「據我個人的意見，以爲四百年後，英國的動力問題，其解決方法當如下：在鄉間曠野中將有許多金屬製成的風車，以轉動電氣馬達，使總線得有極高電壓量的電流。在相當距離之地，則有龐大的驛站，俾風雨時那過剩的電力可以分析水爲輕養二氣之用。這種氣體平時則化爲液體，貯於外包眞空氣套的貯蓄器中而藏於地下。……當天晴的時候，則可將這種氣體在爆發馬達或酸化電池中重行化合，以轉動發電機而復發生電力。

「我們現在的光的本原，大概都是熱體。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輻射是不可見的。一盞燈的光量之消耗，其浪費的程度，實和焚屋以焙豚肉正相背似。五十年後光的價值，當與現在五十分之一相等，而都市當中眞將城開不夜了。……」他復在本文的末尾，總結着道：

「總之現在的科學還很幼稚。除那事務將來不會有的以外，對於將來的事情，我們能說的殊很少……故將來前途，我們實不能預定。到了末後，人們還能保持其能力與否，也是一個疑問。」(雲)

東與西

太戈爾 著　愈之 譯

現代的旅客，置身於異域，並不盡是受了一種深切的興味的驅使，大半却還是由於交通便捷的緣故。因爲時間缺乏，又爲便利起見，我們常把旅行所得的人間事實，概括大綱，壓疊在包裹內，和我們的游客記載，一同收藏在鋼製的行篋裏邊。

我們對於自國人的智識及對於自國人的情感，都是逐漸，不自覺地由無數的事實得來的；這些事實往往互相矛盾，又是時刻變換的。這些事實具有生活的神祕性與流動性。我們對於我們的全體，不能下一確定的界說，因爲我們知道的太多了；因爲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智識，實在超過智識以上了。我們只能直接意識我們的人格，從這人格的評價生出各種不同的情緒來，或歡樂，或悲哀，或恥辱，或高貴。但一到了外國的土地內，因爲我們智識缺乏的緣故，我們便想用了我們的偏缺的同情心構成一種概念，以概括我們所見的一切事實。譬如當一個西洋人初次旅行到東洋時，他把他所不喜歡的各種事實搜集起來，用了這種事實，便武斷地定下結論，這種結論全然以個人經驗爲主，在他以爲這種經驗是顚撲不破的。這種情形，恰像一個在自己鄉裏時常坐了自己的小艇渡河的人，一旦到了別地，因爲自己沒有船，不得不赤足涉水，這時他的足上，無論黏着一片河泥，碰着一塊石子，他便要怨恨，以爲那處地方的水道實在不及自己鄉裏的水道呢。

我們的心地雖具有普徧的機能，但是心的習慣却是限於局部的。有些人遇見了些事，略略拂逆了自己的心的習慣，他們便會躁急而且忿恨起來。他們對於別的世界的觀念，以爲只是他們的履衫所化成的影子；他們預想以爲只要用了他們的寢室

門上的鑰匙，就可以開別的世界裏的門戶了，這種樣式的旅行家，不免是失敗的了，因爲他們太習常安故了。他們的天性所愛的，是鄉居的安逸，但這種安逸是地方色的，和現實生活並不一樣。現實生活是和地球的本體一般，表面到處是凹凸不平的，其實却是一個混成的單體。

近代文化，使我們和地球的各部逐漸接近，但在一方面却使我們和人類更不易接觸了。我們到了異地去觀察一切，我們却並沒在異地生活着。我們難得遇見人們，我們所遇見的，只是智識的型式罷了。我們匆忙地找尋一般的類型，却反把個人忽過了。

在我們旅行外國的時候，要是我們照着慣習，忘掉使用那從同情心出發的理解力，於是我們對於外國人的智識，就不免於愚妄了，就不免於偏頗而且殘忍了；我們採用這種智識更不免自私而且侮慢了。在現時，西方人民和他們所不認爲有親密關係的人民會合時，這種情形實更爲顯著。

這是一定的：各人種的相互關係，並不只是個人與個人的關係而已；人與人的相互了解，有時受那種造成社會空氣的發射物的幫助，有時也受那種發射物的阻障。這發射物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羣體的觀念與羣體的感情。

舉一個例，在印度，階級觀念便是一種羣體的觀念。當我們接近一個印度人時，要是那人是受這種羣體觀念的支配的，他便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了，他就不過是一個表示社會的意識的消極的媒介物罷了。

這是顯然的，階級觀念並不是創造的而是組織的。階級觀念是依照着某種機械的排列來判斷人生。這種觀念所注重的是個人的負的方面——就是個人的分隔。這種觀念足以傷害人類中間的完全的真理。

西方的人民也有某種的羣體觀念，這種觀念是有害於人道的。現在讓我把我自己所感想的寫出來。

近來我曾去訪問法蘭西的幾處戰地，這些地方經過戰爭已變成一片沙礫了。焚燒殺戮之後，還深深地刻着痛苦的印記。對這滿目荒涼的景像，不覺在我的心頭湧現出一個大厲鬼的影子，這厲鬼既無形體，亦無意義，但却有着兩隻會搏人會抓人的臂膊，有着一張能吞噬的大口，又有着一個能陰謀能播弄的大腦袋。這鬼影是一種具有活體的謀略，不是人性所可馴服的。因爲這就是情慾，情慾是生命的一部，但不是生命的全部，情慾實

在是人生最可怕的敵人呢。

當我考察西方生活與東方生活的接觸時，我也感得同樣的悲鬱和同樣的悽涼，就不過程度和情形不同罷了。因爲西洋人對於我們的關係，都不過是一種計策，是一種具有活體的謀略，可以說是全然沒有人性的。

在日本——我感得了一個極強烈的比較。在那個國土裏，代表某種完成的理想的舊世界還保存着一部分，在這種世界裏，無論在藝術方面在禮儀方面，在宗教信仰方面，在表示社會關係的習慣的方面，都各有自己表現的機會。在那邊人總覺得人與人相款待的一種深切的喜悅。但同時，在同一國土上，却有着別一個新的世界，這世界是非常強大的，但却是冷酷無情的。這世界裏人與人絕不真率地互相愛悅。這世界雖然是生活的世界，但因爲在這裏生的理想偏缺不全，所以是大有傷於人性的。

西洋人用了冷血的功利主義的觸角，向各方面伸展，東洋的國家最饒裕的部分都被這種功利主義席捲去了。這種觸角所及之處，偏地都發生痛苦，發生憤恨。西洋人和我們接近，並不是拿了那種創造的想像，聯合的同情來的，却是拿了情慾——對於權力和財富的情慾——來的。情慾不過是一種強力，情慾所包含的原則就不外乎分離和衝突。

我很幸運得以親近西方諸國的男女人們，而且得和他們同其憂樂。我知道他們所尋求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便是那些否認上帝的也是這樣。我相信得過，以爲假如在歐洲，文化的光明絕滅了，我們處在東方的地平線上也不免同陷於黑暗。在現今的時代，我承認西洋人民負有教導世界的使命，我承認西洋人的科學，能利用了他們的物質的法則，使人類的靈魂逃出物質的牢獄，但這並不至於損害我自身的光榮。就爲了這個原因，我越覺得在西方國家佔優勢的那種羣衆理想並不是創造的。這種理想實足以奴隸個人，殺害個人，實足以毒害全個民族，斷送其光明的未來，滅絕其種族的全體，以使其萬劫不復。這種理想在精神方面是不認有所謂妥協，不認有所謂調和；這種理想缺乏所謂人的個性的意識。

在近世紀最有意味的一件事實，就是西已和東會合在一處了。這樣的人類大結合倘欲求其收穫佳果，則必須以某種偉大的情緒的豪爽的創造的觀念爲基礎而後可。這是無疑的，神已選定西方的俠士去担任現世紀的重大的使命了；神已把武器與甲冑（按此指科學）給與了西方人了；但是他們能夠忠於其

役，始終不受魔鬼的賄賂不能呢？今日的世界已被供獻給西方人了。要是西方人不能用了這世界以從事於人的創造工作，西方人就不免要毀滅這世界了。從事這種創造工作的材料雖在科學的手中但是創造的天才却在『人』的精神理想中。

＊　＊　＊　＊　＊

當我年青時，有一個不相識的人從歐洲來到了孟加拉。他在鄉民的中間選定了他的居處，他和鄉民一同享用粗劣的食物，而且隨時隨地都盡心替鄉民服役。他在一家富戶任家庭教師，教他們法文和德文，賺得的錢，却都給與印度的貧苦學生，充作買書的費用。他到富人家裏去教書，每天在中午赤道的烈日底下，走數小時的路，為力求節省起見連車馬都屏除不用。他陷於非常窮困的境地，金錢，時間，身體，都弄的非常迫促；種種都不過是為了不相熟的人民，對於那些人民，他本來不是共同生長的，但他却非常愛他們。他來到我們的國土裏，並不是為那職業的傳教的事務，他絕對沒有普通西洋人那種癖性，就是喜歡以小惠施諸那些曾被他們殘害的人。雖然他不慣使用我們的語文，但是當我們舉行會議和儀式時，他往往參加其中。他也很謹慎小心，時常恐怕因為不懂風俗的緣故，無意中冒犯了我們。到了後來，在氣候和環境全然不同的印度地方，經過長時間的勞苦工作後，他的健康支持不下去了。他終於死在印度，我們遵着他的遺志，把他的遺骸在印度火葬場裏火化了。

他的心情，他的生活的儀態，他的生存的目的，他的謙恭，他對於普通人民——那些人民受了他的恩惠甚至連公佈大衆的能力都沒有——的自己犧牲的態度：這些都是我們在印度和歐洲人交際時所未見慣的，因此我們便不覺生一種愛敬之念了。

在我們心裏，我們大家都有一個私設的樂園，在這樂園中，有幾個人物的記憶永遠地留着，這些人物雖曾給與我們的生活以神聖的光明，但他們却不為衆人所知，他們的姓名，也不能作歷史的數頁。剛纔我所說及的人就是我的個人生活的樂園中不朽的人物的一個了。

他是從瑞典來的；他的名字叫漢邁格蘭(Hammargren)。他忽跑到孟加拉來的根源，說起來也希奇得很；當他在本國的時候，他偶然讀了印度人蘭姆摩罕牢亥(Ram Mohan Roy)的著作，不覺對於這位天才作家肅然起敬。蘭姆摩罕牢亥生於前世紀的初年。這並不算是過譽，他實在是近世不朽人物之一。這

位瑞典青年的智慧力與同情心，非常深遠而且強烈，所以雖然他和牢亥時間空間都距離的很遠而且種族又不同，他却仍然能够看出牢亥的偉大。他受了深切的感動了，他便決意來到這位偉大人物產生的國土而且決意替這國土服役。他本來是很貧苦的，他在英國等候了好久，才積蓄了些旅費，旅行到印度來。他終於到了印度，他在那邊，拋棄了家庭，拋棄了親屬，拋棄了在祖國的一切遺產，在異鄉過他的豪俠的愛的生活，直到最後一息爲止。他住在我國時間太短，所以不能產出什麼表面的結果。甚至他一生，想積蓄一點微資，創立圖書館，替蘭姆摩罕、牢亥留下一個紀念，這個計畫，後來也竟沒有成功。

但是我所以推重這一位歿世無聞的歐洲青年的緣故，並不是因爲他做下了什麼功德，只是因爲他對於我們的人民表示一種可珍的尊重；我們的人民，現在正逢着惡運，而且極易被輕蔑，極易被賤視的，而他却能夠尊敬我們。一個從瑞典來的行蹤不明的人物，忽然對我國，施以西方騎士式的敬禮，給與一種人與人相待的優禮，這委實是破天荒第一次哩。

當諾貝爾獎金從瑞典賜與我的時候，事情的巧合，眞使我不勝其驚喜。諾貝爾獎金表示一種個人的功績的認許，在我是非常榮幸，這是無疑的；但在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是西方人已承認東方人是世界公共文化的共同工作者，這種共同工作在目前却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種共同工作便是表示東西洋兩大半球的人們的相互提攜。

* * * * *

在今日，眞實的東洋，實在還未完全發現。輕蔑的盲目比漠視的盲目，是更壞的，因爲漠視不過是不曾燃着光明之火，而輕蔑却把火種都滅掉了。東洋現在正有待於西洋的諒解，俾使東洋能夠供獻她所眞實有的，而且使她能自信她所負的使命。

在印度歷史中，回教與印度教的會合，結果便產出了一個阿克巴爾(Akbar)，阿克巴爾所夢想的就是心與理想的統一。這種統一具有一切的宗教的熱誠，且登時產出偉大的効果，便在阿克巴爾生時，他的理想已收穫極大的果了。

但是現在的事實是如此：西方人雖和東方接觸已有幾世紀了，但是他們還不曾養成一種俠義的熱誠，使此種統一的時代得以實現。現在到處都隔着荊棘的籬笆，人們都爲民族主義而遭犧牲。西方人種因分贓不勻而戰鬭，因爭奪利權，而顯出他們的兇威，因此他們中間的相互嫉忌的感情也日見其緊張了。

我們必須分外小心，勿使我們的心中生出對於民族的箇人的猜嫌。西方人對於人道的積極的愛，西方人爲了正義眞理的那種殉道的精神——這些當我游歷西方諸國時都曾看見過——都給與我以一種廣大的教訓與希望。而且我也很明白西方能列於眞正偉大的地位，並非全由於他的可驚的智慧的訓練，大半還是由於他對人類福利的服務的精神。因此，我看出支配西洋文明的幾種羣衆勢力，覺得非常苦痛悲傷。這種羣家勢力只是一種慾望，並不是一種理想。這種慾望成功越大，將來算還總帳時歐洲人所出代價也必更多。從現在看來，這筆帳好像已經要向歐洲人討還了。到將來那時候，歐洲人會得知道他們憑着勢力靠世界兩大洲——兩條最難馴服的大魚——圖着寄生生活，結果是使他們自己的道德逐漸破壞逐漸墮落了。

現在讓我從葛羅干 (Grogan) 與謝爾伯 (Sharp) 兩君合著的從開浦到開羅 (From Cape to Cairo) 這一部書的末一章裏，摘錄幾句出來。這書對於他們西洋人的教義，列舉理論和事實都非常詳細。末章論及非洲人的一段，尤非常坦白，毫不隱諱。他們說：『我們已盜取了他（指非洲人）的土地了。現在我們必須盜取他的手足才是。』這兩句話，著者老老實實地說出了，但在下文，大概是著者的良心有些感動了，所以不肯老實說一句奴隸制度，却用強迫勞動這一個名目來替代他，這恰像現代的政治家避去『佔領』(Possession) 這名詞不用，却用『代管』(Mandate) 這名詞一樣。著者說：『所謂「強迫勞動」大概是與屬地佔領相關連的一種制度。』以下又說：『這種制度是足以令人痛心的，但却是一種歷史的事實。』——這可見他們也知道這種辦法是違反道德意識的，但從人類歷史上看來，道德意識便毫不足重了。

著者又說：『我們或者捨棄了非洲的商業利益，或者使非洲人從事工作，總之不出二途。而且我們必須決定，必須迅速決定。至少在南非的白人應該決定。』著者又自陳他們所見的世面太廣了，所以『不容他們相信西洋文明足以爲土民謀福利。』

這種邏輯是很簡單的——是利己主義的邏輯。我們只消把大部分的前提都棄去了，這種論斷就很容易明白。因爲這兩位著者的意思以爲南非的白人的唯一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靠着駝鳥毛和金剛石（都是南非主要產物）養肥自己，怎樣在膚色不同的異人種的沉淪和貧苦上面舉行 Jazz 式的跳舞，也許他們相信弱者執役強者享福是道德律所許可的施行商業

的政治的喫人政策後，異種人被喫完了便不免要喫到自己身上來，這種事實他們大概是不知道的；食慾過度增進，結果要傷腸害胃，這個他們也未必懂得呢。講到最後，人究竟是一種具有性靈的生物，不是一個生活的唯利是圖的錢囊，贏利過度的澎脹，是會把全人種的脊骨都脹裂的。

這樣便是一世紀以來的情形了。現時呢，一方面我們從歐洲大焚燒的火光中讀人類未來的歷史，一方面在東方各處我們自己問自己道：『這可怖的狂妄的勢力眞是偉大的嗎？這種勢力足以加害於我們；但對於我們精神的財富也能有所增益嗎？歐洲人能够簽訂和平條約，但他們眞能造成和平嗎？』

約在二千年前，强大的羅馬帝國，在他東方的一個省分內，把一個屬於漁父部落的貧苦教師，釘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天，羅馬的行政總督不曾減退了食慾，在晚上也不曾失眠。在那天，一方有着慘痛屈辱和死刑；一方總督府裏却排着慶賀的筵宴。

現在呢，現在我們是向着誰鞠躬？Kasmai devaya havisha vidhema?(向那一個上帝我們獻奉祭物呢？)

在我們印度歷史中我們也找到了一個例：從前有一個偉大的人物，用了他的偉大的生命，偉大的音聲，高奏莊嚴的靈的音樂，謳歌對於一切物類的普徧的愛。這音樂傳徧各大海，各大山以及大沙漠。於是各種氣候習慣語言不同的各人種結合在一起，他們不以兵戎相會合，不以侵掠的戰爭相會合，而以生活的調和相會合，以友愛與和平相會合。這就是所謂創造了。

當我們想到這種歷史先例的時候，我們覺西方詩人歌着『這對孿生子再不會遇合了』，(註)東西是大相差別的，這一類的思想是何等謬妄啊。這是眞的，在現在東與西好像沒有遇合的徵象。但是這也有一個理由，因爲西方沒有把人道主義送去與東方人遇合，他們所送去的只有機器罷了，機器是不能與人遇合的。因此我們却不妨把詩人的名著改成這樣：——

人自人，機器自機器，

這對孿生子再不會遇合了。

你們必須知道官樣文章不能當作人類共同的繫帶，公事上的封蠟印也不能使人們相互黏合；從刀筆上去求恩惠，從官文書中去求慈悲，這是何等可憐的事情，因爲官文書只是出示曉諭而已，却不是能說話的。西洋人民和東方接觸，這究竟是一件人性的事實。假如西洋人能給與我們一些東西，那麽單是幾部法典，和文官武官制度，是不能滿足的。人的價値應是超在刻板

的法規之上。我們有天賦的生存權利，得要求西方人的直接的幫助，如果西方人眞能給與我們，而且這種給與我們的東西，應該出於與者的眞實的自己犧牲，而不是單爲敷衍面子的。

我竭誠請求西方的詩人用了他們最偉大的音樂這樣的歌着：罷東與西大家是正在互相尋找；他們必須會合在一起，不但應以全副的物質力量相會合，而且也應該以眞理相會合；揮劍的右手和持盾的左手是不能分離的，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東方人的發祥地是在廣大的平原上，上面矗峙着積雪的高峯，下面灌漑着肥沃的江河，挾着澎湃的水源以奔赴大海。在赤道的驕陽底下，所造成的體質使生活的勇氣逐漸消磨了。在那邊人的心安息着，求與內部的生活互相調和，在日出與日入的靜寂的時候，在繁星滿天的夜晚，東方人坐着面對着『無限』等待着那啓示的到臨。他出神似的說：——

『傾聽着我的話，你住在天國中的不滅的神的兒子。我從暗黑中已領會了和陽光並照的「至上的人」了。』

這東方的人，信仰着『永久』的東方的人靈和『至上的人』會合的人——他不曾來到西方人前面向你們講那天國嗎？他不曾用了眞理，使東西聯合，使不滅的神的兒子都相互聯合，以實現一切人間的最大的人格嗎？

是啊，東方人當生命正在生長的時候，已和西方深切地會合了。這樣的結合是可能的，因爲東方帶給西方的理想是創造的理想，並不是那毀滅道德的情欲。東方人所帶來的無限的神秘的自覺，爲求平均計，實在是西方人所極需要的呢。

在一方面東方人也不可不從科學中去求他們的平均，——科學是西方帶給東方的出色的禮物。眞理和鳥一般，有時在天空翱翔，有時也必須躲在巢裏。巢的結構是確定的，是照着建築的法則構成的；巢雖然必須時刻變換，時刻改造，但是巢的需要是無窮的，而且建築的法則是永久的。數世紀來，東方人不曾留心給眞理建一個巢窩。東方不曾關心於建築的秘密。她（指東方）要踰越『無限』的境界，却單憑了她的兩翼。她就到地上了，經風雨的打折，兩翼受了傷了，她是倦懈了，現在是疼痛着求別人的救助了。但是如果因此便說天空的翱翔者與巢的建造者，這兩個是永不會聯合的，這話是對的嗎？

（註）這是英國著名詩人 Rudyard Kipling 的名句原文："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阿，東自東，西自西，這對孿生子永不會遇合了。）——譯者

國法學與勞農政府

瞿秋白

一

國法學的第一個職務便是說明『國家』之意義，然而舊科學界裏竟不容易找到比較通行的國家之定義。原來法國大革命以後直到如今，自然科學界裏還勉強有些進步能有較客觀的成績；而社會科學界却大不同，一般學者雖然多少已脫離『神賦王權』的觀念，始終還是解放不了『國家崇拜』的拜物教，——大都不免於主觀的自欺的妄念。

我們要求得一正確的科學的國家定義可以翻遍國法學的一切書籍，其結果乃是：『政治書籍裏有無量數不同的國家定義，而沒有一個是共同承認的。』(俄國郭爾苦諾夫 Korkunoff 之比較的外國法學) 德國法學教授吉爾克(Gierke)說：『關於國家的爭論，不但對於國家之內容及其根本最後的目的，大家意見不能一致，甚至於對於國家定義之外表的文字上的解釋及規定都沒有共同的可能。』何以故呢？因爲眞正社會科學的邏輯之最後結論，正是否定一切所謂『民主的法律的代議制的國家』。因此，一般學者不得不以主觀的空泛的敍述，代替客觀的科學的研究，——俗語說得好：『假使是人的利益所需要，就是幾何學上的三角形也可以幻化成四角形的』——這樣說來，也難怪一般對於國家的解釋，不外乎用些政治，民主，法律等等名詞來輾轉訓釋，結果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既只有空泛的敍述，當然各人可以有自己的敍述方面，而大家決不能得一共同承認的概念。既只能用輾轉訓釋的循環論證，當然不成其爲眞正科學的定義。

國法學者往往也很想求得一抽象的綜合的概念，然而始終不過歷數國家的幾種特徵，至多也祇有絕無內容的空定義。譬

如列翁圖祺(Léon Duguit)說：『最共同的意義……就是國家是一切人類社會之有治者與受治者間的政治分化者，換言之，卽有政治的權力者。』什麼是政治的權力？各國字典中『政治的』一字大都解作『與國家有關的，』或逕作『卽國家的。』如此，則列翁圖祺的定義就等於『國家者人類社會之有國家的權力者也，』其結果是——國家者國家也。

其次最普通的就是歷數國家要素以當定義。譬如張慰慈的政治學大綱他說：土地，人民，組織和主權是國家的要素。此種純粹敍述式的公法學或國法學僅僅限於歷數和考察此等各個的要素而後結合之成一簡短的定義；此中各要素都是平等的，——同等重要的。可以說『國家是住在一定的土地範圍內的而且共同服從一最高主權的人民之結合。』這種意義總算是國家論中大家所公認的。然而此種『人民之結合』是否屬於社會學，其中是否有機體作用或機械作用。那就一人有一個意見，——有幾個國法學者，便可以分幾個學派。這就是因爲各要素中之『主權』的根本意義向來是一般學者所不肯說出的；這一最重要的問題不解決，如何能說得淸國家的意義呢？（張慰慈的書上對於主權也是存疑的。）

此種主權，打開天窗說亮話，便是階級的權力。所謂『社會階級』乃是指占有同一的經濟地位，對於生產工具有同一的關係的人。人類共同生活的組織形式決不能沒有經濟的內容。國家僅僅是共同生活的形式之一種，——其時經濟的內容正是有階級的社會；此種社會中因經濟發展之結果人民之間已發生享有生產工具者與不享有生產工具者等等的區別，——階級顯然存在。這些階級間的鬬爭，令一階級不得不假強制力以保存那利於他的經濟組織，且保證此等組織之發展，並卽假此強制力以遏服其他階級。此種強制力就是所謂『主權。』由此可見國家是人類社會之一種階級的組織。沒有階級的地方，便沒有國家。依歷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人類社會之原始的古代的共產主義組織或宗族公社，其時並無階級，更無階級間的對抗性，所以沒有國家；將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也是如此；獨有國家時期正是階級的組織。

雖然，我們說國家是組織，卻亦有人可以反對：——國家的歷史恰好是社會之『無組織化』的歷史(L'histoire la désorganisation de société)『國家尙未成爲法律式的正當力量時，他卻先就是破壞法律的力量』（俄國郭德略聯夫斯基 Kotliar-

evsky) 之政權與法律)。誠然不錯，國家的發展正破毀了古代的共產主義，衝動了個性，消滅了原始人類的一切相互關係及組織，——秦國的發展不容不開阡陌，俄國的發展不容不毀『密爾』——其結果必引到『經濟的無政府』之制度，所謂資本主義的或資產階級的『秩序』。這却是對的，然而僅祇是一方面。人類歷史之中，社會之改組及社會份子之改編等等進化現象，却亦是國家的功績。沒有這種改組工夫，人類社會決不能得最後的解放。何以呢？社會中之經濟的發展，當然要求其組織形式之變遷以相適應。而此種經濟力的發展，一方面固然破毀舊制度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別方面亦就是改進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有此永進不息的趨勢，人類社會確在日日破毀舊制，即以創造新制國家破毀舊組織，而實在就是創造新組織；不過此種『新』組織，從造成之日起，就已經又在破毀的過程中。此種過程的原動力就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之發展，自社會中發生階級後再進於消滅階級的一長時期中，還有屢變的不同形式，階級關係也隨之不同，所以國家的組織及其定義自然亦大有歷史的變遷。

譬如希臘，當時的國家形式還大部保存原始人類的遺跡，所以亞里士多德之國家的定義說國家是『自給公社』(autarkie)。二千年後方才有比較圓滑的國家有機體說的對比論；此種對比，甚至於有伯倫知理(Bluntschli)之『國家爲夫教會爲婦』的論調；封建時代的國家論，亦往往以地主騎士爲國王與農民之間的連繫機官。其實所謂『自給公社』完全建築在奴隸的膏血上；伯倫知理的『夫婦』竟一個兒女都沒生出來，而地主騎士當國王與農民間的連繫又剛像獵犬當獵人與兔子間的連繫。直到最近，有機體說上又加以心理說的國家論，——雖然張慰慈說是『政治哲學上一大革命』，——始終不過是較純粹的資產階級國家之實質的反映；更切言之，就是資產階級獨裁制的股分公司戴上一個『純粹』民主主義的假面具。張慰慈說，『社會是人類精神的結合』『國家是爲人類達到目的的工具……這是心理學方法的用處』(政治學大綱第二十二頁及第三十頁) 好極了！所謂精神結合，就是股東想分紅利的那種『精神』的結合；所謂人類目的，就是資產階級牽制人類的目的。至於工人是否在此精神結合之中，是否與此結合有共同的目的，是否能享用這一『工具』，那還是一個疑問。工人勞動者是人類的大多數，然而他們在歐戰場上被各『國家』驅殺屠宰，歐戰後沒

有得絲毫紅利，却祇受着英法意美等『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非刑敲打，枉法裁判，剝奪自由。（美國一十七歲的女工，因發一帶有社會革命性質的傳單，而受二十年監禁的判決；現時美國『輿論界』之『工場公開』(open shop) 的呼聲，就是資本家想根本否認工會介紹工人之權，根本否認工人結社之權。） 此種國家內之大多數人民，不知道能和治者階級有什麼樣的精神結合！實際上工人階級應當先破壞這一『精神結合』，方能利用他自己所創造的『國家工具』。

既如此，國家確是人類社會之一種階級的組織，或者說，國家是治者階級的組織，以保證此一階級之統治為根本目的，——就是因經濟發展而此一階級取得強制其他階級的權力之後的組織。假使加以現代國法學中普通所稱之要素，則可以說，『國家是社會之一種階級的組織，含有一定的土地及居住於此土地之人民總體，且為一最高主權所結合者。』（第一定義）

此處所謂『社會』，乃是社會關係之總體，並非簡單的許多人加起來的和數；吉爾克說：『人的（集合Personengesammheit）』形成國家機體 (Staatskörper) 並不是像相等的許多原子之結合，而僅僅在一定的國家的法律的「肢體關係」中』；樸萊斯亦稱國家是『集合人格』(gesammtpersönlichkeit)。其實『社會』的概念，既然應當根據於人與人之生產關係所結合的總體，那便所謂『機體』，所謂『人格』都可不必細究，此處不過借德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解釋，以明所謂『總體』之公認的意義。這一意義既明，便可說明國家之更深一層的性質，便是所謂法律關係。法律乃是『社會關係之系統或秩序，與治者階級的利益相符合者，且為此一階級之組織力（即國家）所保守。』（俄國斯都池嘉 P. Stutchka 之法學通論，一九二一年莫斯科。） 國家實為製造法律（立法）之獨占者，以法律達到治者階級所願有的秩序，就是造成一種社會關係之組織，恰恰與治者階級的利益相適應。若依此，以能造法律與否為國家的特徵而論，則即使土地人民，主權之穩固性已動搖，甚至於完全失去的地方，祇要那社會是一種有階級的組織，國家還是有的。——譬如印度，他的主權不完全，人民及土地可以隨時為英國所變動，而一切維持『秩序』的法律却儘在施行而有效；也許他的法律效力不能及英帝國之其他地方，而英帝國之法律效力却有時能及到他；他似乎成一個範圍，在我們的定義上可以稱他是國家。若說此等殖民地對外無主權，那麼，英國殖民地戰時及和會時何以又有

自派出的軍隊和代表。所以帝國主義時代之『主權』及『國家』(許多假獨立的國家)又有變更意義的傾向。由上說來，假使欲求更廣的更概括的定義，而且能更明切的指出國家之強制的意義，那就我們可以說：『國家是社會之一種階級的組織，在治者階級所節制管理的社會關係的系統之範圍內者。』(第二定義)

這兩個定義都可以僅切指明國家的性質。國家僅是為一階級的而非為全社會的；國家乃是一階級控制他階級的工具。我們因通俗的應用，暫時且祇說第一定義；至於第二定義，將來我或者要論帝國主義，那時再說。況且第一定義也很可以總概國家的意義。不過我們應當聲明：所謂土地，人民，主權的意義，祇是實際上具體的界限，而不是什麼法律條文上的死範疇。現在我們且再進而分析這所謂『土地人民主權』。

I. 土地

近代的國家，確有『土地』這一要素。什麼叫做『土地』呢？『土地』就是一個地方(Land)，那地方有『國家的聯合』表顯出來；或者，以法律的觀點而論，『土地』就是一個空間，其中國家的權力得以行施其特別職務——就是統治。這一要素，近代已經算是國家所必須有的了；而以前并非如此，僅僅是近代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所謂『近代』，我們僅指封建制度後之資本主義時代。若是談到最近的現代，——帝國主義的時代，那就這一要素的必要程度卻已經又不十分完全了。現時列強的統治遠出於其土地疆域之外，而及於所謂『勢力範圍』。古代的國家意義，亦僅僅是『公民之總體』；那時的『公民』往往祇問他血統所屬，而不問他所居住的地方。從古代直到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之間，沒有一個國家定義說起『土地』是國家的要素。埃黎納克才發見凱爾倍於一八一七年方有『國家是一定的土地範圍內的公民社會』之規定。

這一個事實，確與國家之發生，大有密切關係，由此可見國家乃是對於『落寨的』(非遊牧的)人民之統治制度。(見埃黎納克之"Allgemeine Staatslehre", II Auflage, 1905) 當國家初發展於遊牧民族之間，或者還在籠罩絕大疆域之內許多相關連的村社之時，——如羅馬之世界國家，如中國之『天下』，——那時若必欲以『土地』限制實際國家之意義，卻實在的不可能。所以『土地』之概念，必待地球之某一部分已經確受資本

主義之瓜分，方着實際至於現在大概全地球已經『瓜分』過了。然而等到帝國主義已將三分之二的地球變成殖民地，——更有如中國式的國際殖民地其時其地的統治權力常常動搖於列強與殖民地之間或於此一強國與彼一強國之間，其時其地的社會關係所受之強制制度(法律)的範圍亦是如此，——因此，『土地』之概念又逐漸模糊起來。請問：中國是不是國家？或者是的，而英日美等之實際的國家範圍裏又同時各有各的中國；那麼他們之間的界限在那裏？

然而現在的社會科學界裏，尤其是外交界國際法上，偏偏裝着假癡假聾的態度，說領土是國家要素之一，說『保全中國領土』。實際上經濟政治各方面中國已分屬於許多帝國主義國家，或同時屬於列強(所謂共管)。中國有領土而其國家之意義反不完全。列強在中國無領土，而他們卻有超越國界的超越主權。

II. 人民

『凡屬於一國家的人總稱爲人民，或『國民』(德文 Staats-volk)』。『人民』有雙重的意義，——人民是國家政權之主體，亦是國家政權之客體(所謂『臣屬』)。這種所謂『人民』之意義亦僅僅是近代的。古代各國之中有所謂自由人及奴隸之分，國家政治上的參與，祇有自由市民有分。——『自由市民』(Cives)之集合名詞便是『市民階級』(Civitas)。奴隸不算是人民，而祇是那些市民的附屬品。至於古時所謂『臣屬』，不過是收租稅或徵力役的對象。中國古時(直到清朝)的臣民便是這一種『東西』。歐洲中世紀時的農牧也是如此，他們的多寡便是測量諸侯財富的標準。(附註：『階級』有兩義，——一爲普通集合名詞，如智識階級；一爲社會學上的範疇，如無產階級資產階級。)

由此可以得一當然的結論：——近代的所謂『人民』必定要在已經消滅了『身分』『閥閱』『界限』的地方方才能有。(梁啓超等往往喜歡說中國向來沒有『階級』，其實是沒有印度之四『界』(Cast)；至於現代社會學中所謂『階級』，本無『身分』之分；假使此種階級在中國古代沒有十分清楚，也不過因爲中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所以各種人對於出產工具之關係，沒有現代社會這般懸殊；并非中國民族性裏有什麼特別的平民主義或『社會主義』。何況中國人民之間雖無嚴格的『界限』，而門第之分，則在秦兼併後固然破除貴族之名號，而實際上至今——

民國十二年——還有些痕跡呢。）歐洲古代社會裏，『人民』有兩個意義：一、僅限於自由市民（希臘）二、以『人民』與『官界』或『統治閥』相對待（中古）。至於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裏明明分着階級，而『人民』兩字却是各階級之總和的意思，甚至於有否認階級的意思。這亦是資本主義科學的幻想之一，——自欺欺人的手段。

III. 主權

『主權』或『最高權』的意義，就是一種權力，一方面在一定的土地範圍之內一切人都對於他服從，而別一方面他對於其他權力『在法律上』（"de jure"）絕不服從。此處所謂『在法律上』其實就與『在事實上』（"de facto"）相對待而言。『古代向來就沒有以國家權力與其他權力相對待；現代國家的存在是由於極困重的鬬爭得來的——什麽是主權？主權不是學者發見他的，不是！——而無劇激的各種權力之鬬爭。延長了幾世紀，方才爭出這個主權的意義來。』『主權這個意義是帶有辯論性的：先是防禦的主權，後來便進而成爲攻取的主權。』（埃黎納克）埃黎納克在資產階級的國法學者中算一個很有貢獻的他說到主權是『鬬爭』之結果，這是很對的。然而他沒有看見這鬬爭的實質是階級鬬爭，而僅僅以爲是國家政權反對過去的時代之其他權力，如教會，羅馬帝國，大田主，基爾特等等的鬬爭。

國家反對教會的鬬爭早就開始了。最原始的『世間』權力其實還是教會（羅馬）。很慢的國家從教會權力之下解放出來，所謂國家的『世間化』（secularisation）。然而基督教興起之後，這一政權又變成教會的，又經過了很長的時期，國家才完全的解放出來。我們可以看見這種發展的三個階段：一、國家政權服從教會；二、國家與教會並行；三、教會服從國家政權，變成剝削之工具。對於教會，國家也就不必再爭什麽主權了。

第二個鬬爭就是爭『獨立』，如反對羅馬帝國而爭『民族自決』等等。同時也就行一種爭取消『自決』的鬬爭，就是取消『諸侯自決』。——其實這都是貴族與貴族及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鬬爭罷了。

結果乃得一最高的絕對的國家權力，那時已經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時期了。從資產階級革命以來，主權的性質又漸漸的變相。雖然我們對內說『人民』的主權，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獨裁制。雖然我們對外也說國際間的國家之主權，而實際上許多

小國弱國各方面都受束縛，即使國際聯盟一萬次的宣言承認，也是無用，弄來弄去還不過是一個"de jure"的拉丁文謎子！

資本主義社會最初一期的發展，就已經暴露其傾向於統一國家的趨勢，初則一民族的集中，成就所謂『民族國家』；更進而逕傾向於帝國主義的集中，要想造成新的世界帝國。此種傾向實際上是要消滅一切弱小國的主權。

二

法律上分析國家之結果，我們看見：一、土地與人民僅祇是事實上的材料，而並沒有確切不移的意義，亦沒有很穩固的性質。二、主權則僅僅屬於治者階級，而且僅僅屬於強國。現在我們再來分析國家之經濟上的政治上的作用。

『國家是全社會的正式代表，全社會集中於一「體」的中心；然而他能如此，也祇靠他是當時正能代表全社會的一階級之國家：古代是市民奴隸主的國家，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而現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昂格士之反對圖陵。)

國家之階級性質變更，自然跟着就變更國家之目的，職務及結構，整個兒的國家制度。古代社會裏是城市國家，是各『奴隸經濟』之聯合，——"Sinoikie"。封建制度之下是閥閱的國家，最高者便是第一名的貴族，超等諸侯。——至資產階級的社會裏是所謂民族的國家，民主主義股分公司式的國家，最高者便是『集合的資本家』(Gesammtkapitalist)——以至於財政資本。人照着自己的樣子想出個上帝來；治者階級也就照着自己的樣子想出個國家政權的形式來。國家固然是管理並占有『人』的機關，然而他並不能不是管理和占有『物』的機關，他既有政治的職務，又有經濟的職務。凡一社會階級實質上自然有他在『生產』中的作用；他若得到政權，必定先創造那征取，鞏固，發展，保存『他在生產中的作用』之機關(國家)。所以馬克思要說一切階級鬭爭都是政治的。每一次政權之『階級的』移轉，亦就使經濟學理上及實際的經濟政策上發生新的觀點，對於國家在經濟方面的作用，也就有新的解釋。

我們從封建時代說起：

I. 封建地主的政權

貴族——封建的地主執政的時期，國家形式當然亦適合那閥閱制的社會組織。這種國家，實際上說來，僅祇是諸侯式的聯

邦，而且在最初一期這種聯邦之關係是很不固定的。一切的權力都屬於地主的貴族。貴族階級的經濟利益便是占有田地，徵收當地的賦稅，使用當地的丁役，——尤其是田賦的享用。那時的聯邦組織，就是許多等第的諸侯系統：——小諸侯服從大諸侯(宗主)，小諸侯之下有附庸，有家臣，僕隸；大諸侯之上還有國王。這是一種層層壓榨『貢賦』的機器。

農奴制度隨封建形式之確定而普遍各地，——農民等於諸侯地主的牲口。因此從諸侯以至於家臣都是地主，各有各的經濟機關，宗主的諸侯及國王的經濟機關便是宮廷。他們享用積蓄起來的貢賦，經營自己的田地，並辦理自己的衛隊儀仗。此種機關可以算得是『國家經濟』或『國有企業之』濫觴，——國家管理『物的世界』之開始。

貴族階級，——確言之，貴族閥的目的在於占有田地及農民。他們的『閥閱國家』便應當保證他們這種利益。然而在貴族階級之間內部的利益自相衝突，——高級貴族與低級貴族之間的利益往往互相對抗。高級貴族竭力想擴張他的經濟範圍：掠奪別人已經掠奪來的東西。因此，『中央政府』的國王亦漸漸的想壟斷全國。

II. 封建政府與資本家政府之間的過渡

封建時代除貴族經濟的發展外，同時就有城市興起。城市的資本主義漸漸生長發達，就搖動了農業經濟，——搖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經濟基礎。城市的經濟組織漸成偉大的勢力，他的新式生產之中早就築下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因此，在國家之中漸見兩階級間的均勢暫時確立，(不一定各國都是如此)然而既有貴族階級與『第三階級』(小商小工等，包含工匠師傅及藝徒)之間的均勢，往往便能造成比較的更集權的中央政府，暫時有『超階級』的君主政體成就。“L' etat c' est moi,”——『朕即國家』，便是當時的政治和國家的概念。

此種君主政體確是自成其為一種的國家制度。國家機關仍舊是貴族閥的等第系統之組織，然而已經不是諸侯自封，羣相推舉，以成就國王政權的舊制；而是貴族受國王之任命，服侍國王，像中國『世家』所用的家人所謂『奴才』的一樣，已經成了『官僚』，而不成其為純粹的貴族了。至於經濟方面，一切政策設施恰和當時『城市』裏工商組織相彷彿。這是新舊交替時代經濟制度的傾向大致偏於所謂『儲金主義』(mercantilisme)；

——閉關自守，儲蓄金錢，節制輸出等等。此期國家的經濟政策的特徵便是干涉主義；加以國家放債借欵以及租稅政策都是對待城市的手段，往往因此而干涉主義更加厲害。

此種形式，可以算是第一種的國家資本主義。然而他是以宮廷做主體的，——做生意時髦了，皇帝和政府也不得不做做生意；——可是往往盤剝得非常之重，甚至於一部分貴族也很不能滿意。再則貴族日益衰落，變成普通的胥吏式的智識階級，他們和資產階級都漸漸想反抗君主及宮廷。此等份子或者竟敢行『小革命』，尤其反抗君主或宮廷的財政政策。然而受壓最甚的農民工人，不期然而然要參加此種『總反抗運動』，依他們的要求，決不能僅僅限於財政改革，（如中國今日之所謂『理財』『裁厘』）竟激而暴動，成就偉大的革命，——於是封建制度及君主制度才澈底推翻。然而政權却還不能歸農工平民，竟入資產階級之手。

III. 資產階級的政權

資產階級自然的傾向於消滅貴族階級及其經濟。譬如英國『人』的反對食糧條例，爭着廢止封建制度的特權；廢止丁役農奴，以及沒收地主田地等等。然而在歷史上英國資產階級畢竟妥協了，地租的利益仍舊保留在一部分地主的手裏，僅僅廢止了丁役制度。

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放任主義），實際上是繼續君主制度時代的經濟政策。表面上看來，自由主義僅僅破壞了舊的，幷沒創造。然而他既毀了封建制度及中世紀城市的行會經濟，就已經盡了清道的職任，成就了所謂『國民經濟』的新形式。這種新制度最確切的說明，就是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保證私人財產，反抗封建制度。農奴時代是強制的『人剝削人』的制度；資本時代却容不了這種『強制』，應當要『自由』。農奴是附屬於田地的『會說話的牲口』，他做工耕田固然有利於人，然而做工做得不好，却仍舊要養着他，未免虧本。因此，必須一種制度：——今天要二十個工人，明天要十個工人，都得『自由』僱用；後天祇要五個工人，多了五個也得『自由』辭退。如此方能適宜於資本制度的工業的生產，所以必須創造新的自由的『人剝削人』的制度。於是剝削制度變成各人的『私事』了(Privatsache, private)。這樣的經濟組織是一種榨取『利潤』的機器。

資產階級方說起『國民經濟』——"The wealth of nations"

(國民財富——原富)斯密亞丹第一部古典派經濟學的書就出現於一七五一年。而政治方面也是資產階級開始說『民族國家』。經濟與政治互相爲用的經濟政策就是 "laisser faire, laisser passer" 這種新形式的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在最初一期實在是『經濟的無政府』其中祇有『自由的競爭』客觀上表顯些『規律性』一如自然界的現象。然而照一七九三年的人權宣言所說『各人有自由處置使用其私產之權』亦就必須有一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以保存此種無政府狀態，并保證此種『剝削自由』。

此種國家的形式又怎樣呢? 斯賓塞爾說得好:『國家實在開始成立於工業時代各個人以互利爲目的而結合成國家，成一極大的工商企業的股分公司。』——誠然不錯! 不但國家與公司可以比擬，而有時公司就是國家。譬如許多殖民地上，荷屬印度，英屬印度，加拿大，最近的將來之中國確有私人公司或財團，如東印度公司之類，如新銀行團之類，曾經或將要直接的行使政府的職權。此種工業時代的國家剛好叫做民族國家，整個兒的民族公司。『民族』固然形式上成就於封建時代，然而那時只是閉關自守的一個自給的政治經濟單位。祇有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治』時代，方才把他代表各階級聯合的總體，立足於國際之間；最早即運動成立那所謂民族的文學民族的文化言語的統一。在那一期，這些民族運動確是革命的，進步的，適應新社會組織的原動力資產階級的國家的開始便建築於這公司式的民族上面。——政府便是公司的經理，而各個人(各階級)便是股東，自由的各自進行『公共的』事業。然而小股東始終吃虧，大股東漸漸收買獨占；於是這個公司便漸漸的不是『民族的』了，漸漸的代表不得全民族了，所謂『民族』漸漸的變成勉強遮蓋階級矛盾的空名詞，模糊階級意識的空概念。

於經濟政策上，此種國家也漸成直接管理經濟的機關，如關稅，租稅，內外債等。實在是一個爲着要有計畫的剝削下層階級而設的組織。資本主義發展，各國國內資本集中，大資本家都想借國家政權作『自由競爭』的後盾，於是發生侵略殖民地，爭奪勢力範圍，爭造軍港，籌備大戰等等帝國主義的政策。直到歐洲大戰，居然顯現最大限度的集權政府，一切生產力暫時收歸國有，專爲軍用；——於是這『軍事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獨裁制的國家之發展乃登峯造極，而所謂『民族國家』之資產階級性亦就顯露得絲毫無隱了。

IV. 資本家政府與無產者政府之間的過渡

資產階級革命的民治主義本來就非賴農工平民的實力參與不能成功。然而資產階級得到自己的利益之後，立刻背叛民治，反對革命，——一七九三年後的法國革命，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沒有一次不是如此。雖然如此，資產階級的革命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確在掃除封建制度；掃除了那妨礙羣衆集中團結的物質條件（自給經濟小生產制）其勢不得不順流直進於無產階級的革命。

資產階級的國家成立之後，一直到無產階級的政權，其間是否有過渡期的政治制度呢？這一問題却比較的複雜了。要令過渡期的政治制度成就，必須資產與無產階級之間能維持相當的均勢，而這種均勢却不比封建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均勢，實在是不可能的。

資產階級，經濟上幷非受貴族剝削的階級，僅祇政治上受他的壓迫；他的經濟在封建制度之下就能獨立生長，造就自己階級的管理人才；他與貴族曾經是並立的兩個經濟單位。所以他們之間，可以有均勢。無產階級，却就生長於資產階級經濟之中；他並不能在資本制度之下造就自己階級的管理生產之人才，決不能在革命之前便占有生產工具，指揮生產組織。他和資產階級同在一經濟單位之內受資產階級直接的經濟剝削。誠然不錯，工人發達的過程裏，有政黨，有工會，——但是政黨是政治鬭爭的機關，工會是經濟鬭爭的機關；決非如資產階級的城市能和舊階級的經濟相並立。工會若能成一經濟單位（une economie）那便已經沒有資本主義了。（蒲哈陵 Bu Rharin 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標幟雜誌第七八期，一九二二年八月，莫斯科）既然如此，可見勞資之間決不能存在相當的均勢以形成過渡期的國家制度。

至於施行社會改良政策，甚至於實行普選的資產階級政府，實際上亦非此等過渡，——並不能引舊制度向新制度，在經濟方面尤其不能引資本主義進於社會主義。——這和君主制度時之經濟政策客觀上發展資本主義而消滅封建制度的形勢，大不相同。社會改良政策乃是想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稍微緩和緩和階級的矛盾的辦法，——實際上是維持資本制度，遏抑

社會主義的革命。再則，此種社會改良政策，即使能算是勞資均勢的表現，也只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而並不是『非資產階級的』，自成其爲一種的國家制度或政體。此種『均勢』僅祇是兩階級政治能力的衡比，而不是兩階級經濟範圍的消長（如中世紀之城市經濟與地主經濟）。原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生產之中的『作用』，比資產階級在封建階級時代所有的生產中之『作用』大得多而且不同。他這種生產作用，正因爲就生在資產階級生產之中，所以在經濟上祇能以推翻資產階級的勢力爲手段，來生長他的勢力；而且要是政治上的勢力，（非如商人和諸侯可以行經濟的競爭）——所以在政治上無產階級勢力長一分，資產階級勢力便弱一分，在經濟上絕對不能有暫時的平行生長各不相妨的形勢。這是因爲勞資勢力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同在一『生產』中增長發達，以與封建階級及王權相對抗；那時資產階級的勢力往往要依賴無產階級而造成；等到資產階級利用之而成功革命，就不得不趕緊遏抑；否則無產階級既已養成政治勢力，便將長驅直下，達他自己階級的目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之成熟於資本主義的內心，祇有物質方面，祇在於生產方法之物質的條件，而決不能如資本主義之完全成熟於封建時代；況且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根本（私有財產制度）絕不相容。所以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兩方面的勢力，因社會的突變關係，其勢不能互相容忍，遂不得不立刻開始絕對的矛盾現象。況且此處所言『勢力』，實際上僅是政治的勢力，因爲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無產階級的鬭爭祇能是政治的，——英國的純粹工會主義尚且不期然而然造成所謂勞動黨。無產階級在此種鬭爭之中所能得到的，僅祇是部分的生活狀況改善，政治意識的磨礪及政治能力的鍛鍊，而決不是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總之，在資本主義之下，無產階級得以其經濟的及政治的鬭爭增長自己的政治勢力，做社會革命積極的預備；決不能因此而與資產階級維繫各方面的均勢，使第三者得以乘機造成過渡期的國家制度，至於經濟政策方面無論如何千變萬化，既在資本制度之下，便不能跳出以保存私有生產資料爲原則的圈套；自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若不經一次革命，無論何等和平的過渡，決不可能。

既如此，可見資產階級政權與無產階級政權之間的過渡，祇能是最劇烈的階級鬭爭——革命及國內戰爭的時期。即使在

此一時期中因某種外緣而能暫時成立過渡式的政府，（僅僅是政府，而不是國家制度）——造成『非社會主義的』社會黨或勞動黨之類的政府爲時亦決不能久。那直心直肚腸的瀟湘妃子說得好：『不是東風壓倒了西風便是西風壓倒了東風。』——這種過渡政府既不撲滅反革命勢力便容易右傾而回到純粹的資本主義，（如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之結果：石丁納等大資本家不但要求軍事時代暫時沒收的工廠發還私人，而且要求久已國有的鐵路發賣與私人）或者此等政府受眞正無產羣衆之自下而上的壓迫而左傾，以至於顛覆，造成純粹的無產階級政權，（如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V. 無產階級的政權

無產階級在生產中之作用，乃是被剝削的階級。他的階級鬭爭之內容便是力求消滅一切社會階級。既得政權之後，他便向此進行。第一步他就沒收土地，消滅地主階級；這是他完成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事業。然而掌握政權的既是無產階級，國有土地便成勞動者總體的財產。第二步他更進而行普遍的『社會化』——沒收一切資本主義式的企業，運輸機關，並獨占對外商業。即此與大資產階級以致命的打擊，——社會革命的勝利的第一步驟。

社會革命的勝利，成就了無產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憑藉此政權，方能向社會主義進行，——方能有自己的經濟。要保證這種經濟的安全，就是行向共產主義的可能，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就是剝奪資產階級的一切政權，實現眞正的民衆政治，使選舉及行政一概不受資產階級的輿論及賄賂等等的影響。無產階級國家的形式依其階級內部自然的民治性，必定是最平權最自由而且最集中的組織，——他以全體勞動者代表大會做一國家的最高機關，所謂『主權在於大多數平民』乃眞正實現；凡是勞動者，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人，不論民族，宗教及男女性別，一概有參政權。此種勞農國家的國境絕不能固定，因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必須是世界的。其次，勞農國家——蘇維埃制度的勞動法典是節制那經濟上未能驟滅的資產階級的規律，與刑法有同等的效力。有如此的國家制度，方能達到無產階級的目的。

於是勞農國家享有一切大生產的資料及機關，而且運輸，財政，通商等等亦都歸他獨占，再加以政權的運用，則雖有舊社會

遺留的小資產經濟，如小農小商業等，他始終必能得最後的勝利，——就是完全消滅階級。因爲已經集中的大生產歸全國勞動者公有，尙未集中的生產也因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而漸漸集中，——所謂集中便是農工業之純粹機器化，——所以能漸漸解放其他階級（小農小商）使他們脫離私產之束縛；其結果要使全體民衆都成無產階級，共同享有生產資料。因此勞農國家建立之後，經濟才成眞正的民衆經濟；而生產力之增高才能是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同時，亦祇有這樣的國家經營實業，方才是眞正以生產的勞動者爲主體。——一切經濟事業的管理，以及行政司法等，都是勞動平民輪選的人才擔任，又可以用國家的經濟費廣泛的舉辦職業教育，造就專門人才。不但如此，蘇維埃制的國家更有統一的國家經濟計畫委員會，凡是與經濟事業有關係的國務委員會（各部）都應當遵守這統一的計畫進行。這又是漸求跳出那『經濟的無政府』之第一步。全社會的『有規畫的經濟』依生產制度之漸集中而能日益擴充其範圍；同時全社會的各階級亦依生產制度之漸集中而能日益混一；於是國家管理『人的世界』者日少而管理『物的世界』者日多；——漸漸不成其爲治人的機關而是治事的機關。於是國家不但是解放勞工階級的組織，而且是解放人類的組織。

勞農國家之意義乃在於：（一）國家之國際化，因爲經濟是世界的，而勞農國家的職任乃在於改造社會的經濟；（二）政治之眞正民治化，因爲有獨裁制，可以消滅那少數人利用其超越的經濟能力以操縱政治之假民治主義的現象；（三）經濟政策之社會主義化，因爲無產階級大機器生產中之工人並無私有生產工具及資料之可能，他要解放自己，祇有共同協作以治理生產而增高生產力之一法，決不能像小手工業者及小農——祇知道窮極造反均分一下子別人的財產，——而且他還要解放其他一切勞動平民，否則他的解放仍不穩固。

無產獨裁制存在之時，——無產者爲治者階級，節制並管理一切社會關係，使成一系統，以便達到他的目的，——當然還是一種『國家』。『國家』本來是『強制』的機關。然而無產階級在生產中之『作用』不容他不以消滅階級爲目的；他的經濟利益又不容他的經濟政策不行向社會主義，所以勞農國家發現之時，便是『社會之非階級化』開始的第一天。既然如此，等到社會階級消滅，國家之中僅餘無產階級，於是也不用獨裁，更不用政府，純粹變成治事機關，——那時國家當然消滅，因爲對於『人』已

無所用其強制，一切法律監獄刑罰等等都無所用，——即有所謂主權也是大家都是主權者，究竟誰服從誰？誰是最高主權者？那時全體人類是最高主權者，自然界是受治者。

總上所述，可見所謂『國家』——爲歷史上各時期所共同的意義，乃是：每一新階級的實力發展而取得政權，（從革命的手段顛覆舊階級，即使是立憲運動也非有羣衆的革命行爲，如英國之憲章黨 Chartists 來證實此新階級的力量不可。）既得政權之後，他方能開始整頓社會秩序，支配社會中一切政治經濟關係，使成一系統；此種系統（或制度）便是新階級的國家。但是所謂『秩序』，乃是合於這一新階級的利益的秩序。所以合於資產階級利益的便是民族國家，經濟競爭要國界（土地）；要用國籍束縛其他階級，使爲之用（人民）；要利用政權爲經濟競爭的後盾（主權）。至於合於無產階級利益的，卻是世界的國家，有規畫的經濟協作，要民族的解放和互助（聯邦）；要世界勞動平民的大聯合（普遍的參政權）；要利用政權以消滅階級，實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獨裁制）。因此可以說：『資產階級社會之發展，成就現代之國家；無產階級國家之成立，開始將來之無國家。』

一九二三年八月七日

今年法國得文藝獎品的作家

今年法國的拉拿散士獎 (Renaissance Prize)，得之者是一個壯年的新進作家——保爾毛蘭 (Paul Morand)。他最近的著作有 Ouvert la Nuit 及 Fermè la Nuit 兩種，都是描寫法人現代生活的作品。前一種已譯爲英文，名曰 Open All Night，至其後的則亦不久可以出版了。據巴黎 Figaro 報上的一個作家說，他實是一個診察歐洲男女們的詩人。

他今年三十五歲。在十五歲時，就從事著述事業，到現在已是二十年了。他嘗游歷各處，而以居意大利及德國的日子爲最多，計居於奧克斯福者一年，羅馬者一年，馬得里地者二年，倫敦者四年。他自今年據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的評判得拉拿散士獎以後，聞尚有得福祿倍爾獎 (Flaubert Prize) 的希望云。（雲）

世界燃料問題

謝冠生

人類文明與燃料

世界之有人類，不知始於何時。或謂至今已五十萬年，或謂止十萬年。無論爲五十萬年或十萬年，以之比例人類有史之期。（至今約七千年）固已遞乎遠甚。顧一方面與地球最初生物之年齡相較，（約十萬萬年）則又甚短也。由此下推，吾圓顱方趾之人，究竟尙有若干時代可以君長斯世？此實一至有趣味之問題。據一般科學家之觀察，以爲太陽之光與熱，有日就衰弱之傾向，若年復一年長此遞減不已，必有一日地表上所被之日光，不足以維持動植各物之生存，於是世界之末日至，而人類當然與之俱盡矣。使此說而信，人世之有窮期，雖若無可倖免，但計其時日，當必在百億萬年以後，以今日二十世紀之人而鰓鰓計慮至此，殆無以異於杞人之憂天墜也。

就已往之歷史觀察，人類之在世界，大體上總可謂由野蠻而進於文明；繼今以往，吾人必仍望其日進無已，至少亦必求保持其固有之文化，使毋失墜。世界末日之禍，雖非迫於眉睫，如上所述，但使最近之將來，吾人或吾人之子孫，有必不得已之一日，拋棄此眼前燦爛之文明，率由舊途，還入於草莽獉狉之域，或竟效吾石器時代太祖之所爲，茹毛飲血，穴居野處，則必非現代人心之所甘。吾論至此，蓋已由人類有無窮期期在何時一問題，而轉入於人類之文化有無窮期，期在何時之別一問題。

問人類之文明何以有今日之燦爛？此固未易以片言解答，若就最顯著之事實觀之，則汽機之發明，實予人文以莫大之賜。自人類知利用蒸汽，於是征服自然之力乃日大，其影響所及，直接間接，自物質享樂以至經濟社會精神思想，無不起有絕大之變動，故一七六四年瓦特之第一次試用汽機，實世界文明史上至

可紀念之歲也。易言之，則人類今日之文明，實基於石炭石油等燃料之應用。使此等蘊蓄地層之燃料，因旦旦而伐之結果，一朝告罄，則汽機雖巧，將無所施其技，一切工商交通諸機關，皆將由是窒息，而所謂近代文明者，亦必隨之破產矣。推論至此，於是復轉出如下之二問題：

（一）地下之燃料，究竟尚可供吾人若干年之消費乎？

（二）設不幸而燃料告罄，吾人爲保持人類文明計，將用何術以圖救濟乎？

石炭之現在與將來

燃料消費之量，視機器發達之程度爲正比例，尤以本世紀來二十年間，爲有特殊之進步。考大戰以前之十年，世界消費石炭，約等於過去數千年人類所消費之石炭之總額，其浪費實爲可驚。至於今日，世界年需煤約十二萬萬噸，就全人類平均分配，每人年用煤達〇·六噸強，若專就實業發達諸國估計，每人年用費至二噸以上。自今以往，機械應用之擴張，一日不息，即石炭消額之增加，一日不止，地雖不愛其寶，而苦於人之誅求無厭，終必有山窮水盡之一日，觀往知來，蓋不難計日而待也。

一九一〇年，世界地質學會（Congrés géologigue international）開會於瑞典都城 Stockholm，估計世界鐵產之總額，當時曾發出警告，謂列強各國用鐵太奢，若長此不變，地下鐵鑛之破產，行不在遠。其後三年（一九一三年）繼續開會於加拿大，估計世界煤產之總額，結果謂在一八〇〇米突深度以內，地球僅含煤七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其各地分配比例，約如下表：

歐洲			一〇·六%
	德國	五·七%	
	英國	二·六%	
	俄國	〇·八%	
	奧匈	〇·八%	
	法國	〇·二%	
	比國	〇·二%	
	其他各國	〇·三%	
亞洲			一七·三%
	中國	一三·五%	
	西伯利亞	二·三%	

印度	一·二%	
其他各國	〇·三%	
美洲		六八·九%
美國	五一·八%	
加拿大	一六·四%	
其他各國	〇·七%	
澳洲		二·四%
非洲		〇·八%
合計		一〇〇·〇%

煤之與鐵，雖同爲物質文明之要需，然兩者恐慌程度，殊不一致，蓋鐵可以經無量次之鍛鍊，即使地下之藏已竭，而地上之所殘存者，猶不失使用之價值；若煤則一經燃燒，便成灰燼。據上述一九一三年之估計，地下含煤之量，在一八〇〇米突以內者，約六千倍於今日世界每年用煤之總額。自常智視之，必且以爲地球現存之煤，尚可供吾人類六千年之需要，但此實過於樂觀之論，事實容有未盡然者：（一）使礦脈之深，達於地下一千八百米突，其地溫度必大高，約當在攝氏七十度左右，其不適工作，可以想見，即使工廠需煤甚亟，其如無人肯採何？（二）就所估計之煤礦審查，有許多煤層，異常稀薄，遠不足償開採費之損失，將必無人過問。（三）地質學家之估計，一以地下之窖藏爲標準，然事實上自煤床運至消費之地，無次不蒙鉅大之損失，其折減之比例，有達百分之五十者。（四）當此物質文明猖獗之時，世界各國，無不[illegible]，煤之消費，自必年有增益，今日十一萬萬噸之數，十年以後，安知其不爲百二十萬萬噸，煤之消費日增，即煤礦之壽命日促，因此有人推論，謂世界石炭告竭之日，實際上當不過一千五百年，雖未敢信爲必然，要亦不能甚遠矣。

若從各國地位，分別觀察：汽機發祥地之不列顛三島，食煤之賜最多，用煤之量最大，其煤礦之宣告破產，必亦最早，計其境內之所有，已不足百年之用，而一方面爲維持海上霸權計，又未能爲絲毫之撙節，他日一有不敷，計惟有倒行逆施，取之於人耳。北美合衆國，就地下之出產言，最爲天之驕子，蓋不獨限於石炭也，即就石炭言，亦足供千五百年之需要而有餘，但正惟如此，近年以來，其國內浪費之程度，亦遠過他邦。德國在大戰以前，亦爲著名之煤產國，足供本國千年之需，自凡爾賽和約定，而形勢頓變，自魯爾被佔，而膏腴盡失。中國產煤之富，僅亞於美利堅加拿大，

且啓發最遲，實藏尙未大興，實足爲世界煤產之後勁，惟慢藏誨盜，眈眈而視者正大有人在，時會所趨，其不能終古棄貨於地蓋斷斷然也。今試取五十年來世界各國逐年產煤之量，列表如左，以資比較。(以百萬噸爲單位)

	美國	英國	德國	奧匈	法國	比國	俄國	日本	其他各國	總計
一八七〇年	三〇	一一二	三四	八	一三	一四	一	,,	一	二一三
一八八〇年	六五	一四九	五九	一五	一九	一七	三	,,	三	三三九
一八九〇年	一四三	一八五	八九	二六	二六	二〇	六	三	一二	五〇九
一九〇〇年	二四五	二二九	一五〇	三九	三三	二四	一六	七	二五	七六八
一九一〇年	四五五	二六九	二二二	四九	三八	二四	二三	一六	六四	一一六〇
一九一三年	五一八	二九二	一七三	五二	四一	二三	二九	一九	一五六	一三〇三
一九一五年	四〇一	二五五	,,	四七	一八	一四	二八	二〇	,,	一一九〇
一九一七年	五九〇	二五二	一六七	三八	二九	一七	二七	二七	一八九	一三三六
一九一九年	四〇四	二三七	一〇九	二九	三	一八	,,	,,	,,	一一七〇

若今茲以往，人類用煤之進步，常以此爲比例，則世界石炭恐慌之呼聲，當不必在千年以後也。

石油之現在與將來

或者以爲地下石炭之藏，雖有時而竭，然吾人不尙有石油乎？其效用無以異於石炭，而取用之簡易，則遠過之。則試一調查世界石油之形勢：

世界各國石油出產之富，以美國居第一，消費之大亦如之，今

世界所產之石油三分之二，皆美人所用也。己所不足，則取資於鄰國，最近如加拿大墨西哥等處，皆年有鉅額之石油輸入，又南美洲所有之石油井，強半亦爲美人所收買。據其專家預計，將來之趨勢，尚不止此。美人要求享用世界石油總產百分之八十二，而以所餘百分之十八供列強各邦之支配，其雄心可以概見。惟列強各國是否甘拾此百分之十八之唾餘而自足，則尚爲不可知之數耳。

考美國境內，紐約本薛文尼諸州，在一八九一年，產石油達三千三百萬桶，(baril) 至一九〇八年，遞減至一千萬桶，在同上期間內，西維爾其尼州石油產額，亦遞減至百分之四四，幸賴Oklahoma及加利福尼亞等處次第有新石油田之開發，足以稍事彌補。當一九〇〇年，俄國之石油產額，尚在美國以上，其後五年，美國之所產，即二倍半於俄國，大戰期內，俄人無暇生產，至一九一九年，俄國所產石油，僅及美國產額十五分之一。其餘交戰諸國，如加里西亞(Galicia)羅馬尼亞德國日本，亦俱遞減有差，而他方面如墨西哥，美索波達米亞，英領及荷領印度等處，則所產轉高過於戰前。今試比較六十年來世界各國逐年出產石油之量，如下表：(以千噸爲單位)

年份	美國	俄國	羅馬尼亞	加里西亞	英領印度	荷領印度	日本	其他各國	總計
一八六〇年	六六	,,	一	,,	,,	,,	,,	,,	六七
一八七〇年	六八九	,,	三	,,	,,	,,	,,	,,	七〇二
一八八〇年	三、四四四	四〇〇	一六	三三	,,	,,	四	二	三、八九八
一八九〇年	六、〇〇三	三、六三一	五三	九二	一六	,,	八	一六	九、八一九
一九〇〇年	三、三三四	九、九二七	二五〇	三二六	一四一	四二六	一一四	五二	一九、五七〇
一九〇五年	一七、六四八	七、三三五	六一五	八〇二	五四二	一、二〇〇	一七六	一六九	二八、四八七

一九一〇年	二七、四五二	九、五五七	一、三五二	一、七六二	八一八	一、四九六	二五七	八二〇	四三、五一四
一九一三年	三三、三二五	九、二四六	一、〇八六	一、〇八七	一、〇〇〇	一、五三五	二五〇	四、二八〇	五〇、七九八
一九一九年	四九、〇〇〇	三、二九〇	八六〇	七六八	一、二九一	二、〇〇六	二八一	一三、八七九	七一、三四五
一九二〇年	六三、二六一	四、二七六	一、〇六九	八七四	一、五六〇	一、一六六	二九二	二四、六七八	九七、一七六

至最近二年間，各國石油產額之趨勢，可更得詳細之比較如下：

國別	一九二一年產額	世界出產總額中之百分數	一九二二年產額	世界出產總額中之百分數
美國	四七二、一八三桶	六一、七三	五五一、一九七桶	六四、七三
墨西哥	一九三、三九八	二五、二八	一八五、〇五七	二一、七三
俄國	二九、一五〇	三、八一	三五、〇九一	四、一三
波斯	一六、六七三	二、一八	二一、一五四	二、四八
荷領印度	一六、九五八	二、二二	一六、〇〇〇	一、八八
羅馬尼亞	[illegible]	[illegible]	九、八八七	[illegible]
印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秘魯	三、六九九	〇、四八	五、三三三	〇、六三
波蘭	五、一六七	〇、六八	五、一一〇	〇、六〇
Sarawak	一、四一一	〇、一八	二、九一五	〇、三四
阿根廷	一、七四七	〇、二三	二、六七四	〇、三一
Trinité	二、三五四	〇、一九	二、四四五	〇、二九
委內瑞拉	一、四三三	〇、一[illegible]		
日本及臺灣	二、四四七	〇、三[illegible]	二、〇〇四	〇、二四
埃及	一、二八五	〇、一六	一、一八八	〇、一四
法國	三九二	〇、〇五	四九四	〇、〇六
哥倫比亞			三二三	〇、〇四
德國	[illegible]	[illegible]	三〇〇	〇、〇三
加拿大	一九〇	〇、〇二	一七九	〇、〇二
意大利	三四		三一	

阿爾及爾	三		九	
其他各國	三		五	
總計	七六五、〇六五	一〇〇	八五一、五四〇	一〇〇

地球所含石油之量本不及石炭之富，揮發之力又遠遜之，(約八倍弱於石炭)而近年世界各國對於石油之消費復有急亟之增加如右列第一表所述，(十年間遞增至二倍又三計一九二〇年份世界共用石油約一萬萬噸)然則石油運命之短促，當更遠不如石炭矣。世界石油之出產與消費皆以美國爲最，試再一論美國之情形：

據著名地質學者 Hise 君之估計，謂美國所餘石油，若依一九〇八年度之消費額比例，約可再支持九十年之需要。九十年之期本已甚短，不幸美人之耗費石油復不能以一九〇八年度之額自畫，十二年間(一九〇八至一九二〇)增加至於三倍，使 Hise 君之估計爲可恃，則美國石油之破產自今以往不過二十餘年間事耳。Lewis 君亦謂一九五〇年以後，美國境內當不復再有石油，當 Lewis 君爲此計算之時，尙未見最近數年來美人浪費石油之程度，否則或當再縮短十年。White 博士者，美國地質學者之領袖也，謂世界所產石油，新舊二大陸約各得百分之五十，惟美洲所藏消耗較速，所餘已不及世界總產百分之十二，故美國爲未雨綢繆計，大有向外發展之必要。由是類推，則全世界石油之告竭亦當不出百年內外，今日大多數之論者，謂石油恐慌之呼聲，約當起於今後六十年至百二十年之間，而此短時期內當必發生若干件關於石油之歷史資料，「如石油之戰」或「國際石油會議」等，要非無稽之談也。

石炭石油等替代物之研究

人本欲以石油濟石炭之窮，而不知石油本身之壽命尙不能及石炭十分之一，勢不得不更端他求，於是乃有人以水濟火之說，進欲利用瀑布急湍等山水之力以發電，而不復取資於地下，時下流行語所謂「白煤問題」(Question de la houille blanche)者也。查世界各地足供發電之水力約計如下表：

洲別	水力總數	每人應得水力
亞洲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力	〇、三七馬力
非洲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
北美洲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

南美洲	九四、000、000	五、三
歐洲	六五、000、000	0、一三
澳洲	三0、000、000	三、七五
總計	七四五、000、000	0、四五
加拿大	二六、000、000	四
美利堅	100、000、000	一
伊斯蘭	二、000、000	二、二
挪威	一三、000、000	五、二
瑞典	六、七00、000	一、二
芬蘭	二、六00、000	0、八
巴爾幹諸國	10、000、000	0、六
瑞士	一、五00、000	0、四
奧匈	二、000、000	0、三三
西班牙	五、二00、000	0、二六
意大利	六、五00、000	0、一八
法蘭西	七、000、000	0、一八
德意志	一、四00、000	0、0二
英吉利	一、000、000	0、0二
歐洲俄羅斯	三、000、000	0、0二

山水之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誠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所惜有山有水之處，世不多見，以是各地分配之額，至不均等，而水力之為物，又不比石炭石油，可以轉輸懋遷，無遠弗屆，若任其自然，則偏枯甚矣。且即使取地上之水力而盡用之，其效力之總和，亦不過足抵今日世界每年所消費石炭之半(約百分之六十弱)故雖在水力應用至為發達之國，石炭石油，仍不能一日無。是則所謂「白煤」者，充其量，不過足為黑煤之補助已耳，未見其可以取而代之也。

Svant Arrhênius 君者，諾貝爾學會會長，瑞典之著名科學家也，去歲六月，應巴黎大學理科之請，講演世界未來之燃料，謂自然中所蓄之力，足供吾人發電之源泉者，實不限於水力，據其所知，約可估計如下表：(以10^{12} Calories 為單位，Calorie 者，溫度單位名，即一瓩之水，由百度表〇度升至一度之熱力。)

太陽體之日射熱	$3,10^{18}$
地球之日射熱	$1330,10^{6}$
地表之日射熱	$670,10^{6}$
地球上水汽之蒸發熱	$340,10^{6}$

懸流之水力(謂雨點等)	2,8,10^9
急流之水力	55,10^8
尋常河流之水力	4,10^3
風力	33,10^6
植物體之蒸發熱	160,10^8
每年燒剩石炭中之燼餘力	10,10^3
每年燒剩石油中之燼餘力	1,0,10^8

右表所記太陽熱力之利用，法國工程師 Mouchot，John Ecricson 美國工程師 Shuman 等，在摩洛哥埃及等處熱帶之地，已先後有所嘗試，惟成績尚少概見。餘如地表蒸發之水汽，天空下降之雨點，應如何收拾應用，亦未聞有若何具體之計畫。是故 Arrhénius 君之所估計，雖極偉大可喜，若在今日視之，尚不過一種懸想而已。

結論

綜上所述，約略可得答案如下方：

(一)地下所蓄之燃料，約尚足供人類千年之消費。(石炭之告竭，當在今後千年至千五百年之間；石油之告竭，當在今後六十年至百二十年之間)。

(二)地下燃料告竭之後，山水之力，足供一部分之救濟，但不敷遠甚；餘如日射熱，水蒸熱，雨力等之利用，雖有人發明提倡，但成效如何，今尚未易逆睹。故人類為未來文明計，尚未可高枕無憂也。

凡物之有大樂利者，患亦如之。石炭石油之於近代文明，厥功偉矣，但使一旦告竭，而無有可以為代，則其貽害於人者，必且遠過於其加惠之數。此譬之浪子之食鴉片，偶然試之，未始不快意，若吸之成癮，則有之不必樂，而無之即大感痛苦矣。不特此也，石油石炭，既與機械文明，結不解之緣，故世之言富國強兵者，皆不能一日無此君。其間稍不如願，即競爭生焉。繼今以往，機械文化之程度日高一日，即石炭石油之命運日促一日。石炭石油之命運日促一日，即人世擾攘之禍亂日甚一日。此不必旁證曲引，但放眼一看今日國際間所謂重大交涉，幾乎俯拾皆是：魯爾之役，法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頓兵數月，勞師糜餉而不恤；洛桑之會，費時半載，竭盡一般專家策士之心思脣舌，而所謂美索波達米亞問題者，仍不得不視為無結果之懸案。其中困苦，可以想見。今後類此之事，方將層見疊出，且在在皆足以為未來世界大戰之

導火線，蓋不必遠待千載以後地下燃料之完全告竭而後始來物質文明末途之慘劫。即此眼前數世紀內人間之伏屍流血，凡以爲石炭石油殉者固已大可哀矣。中國窖藏石炭之富，久爲世所豔稱，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處亂世而擁重貲而復不圖自強，取禍之道也。我國民，我政府，其亦有警於生存競爭之日亟未來世界之大難而一思所以自處乎！

一九二三年七月單子巴黎

引用資料

S. Arrhénius: Les Sources mondiales d'Energie.

T. Pupier: Pour une politique française du Charbon.

F. Maurette: La question du Pétrole.

" : La France et la question de la Houille blanche.

大杉榮略歷

我們若講起日本近代的社會運動來，馬上便會聯想到大杉榮，堺利彥山川均等人；可是其中的主腦，則仍不得不推大杉榮。他原籍愛知縣海邊郡神守村，因其父大杉東是一個軍官，乃移居他鄉。以明治十八年（一八五八年）生於讚岐之丸龜，幼即在該地小學校讀書。畢業後，乃轉至名古屋入陸軍幼年學校，到了將畢業的時候，以事被革。他於是轉赴東京，在神田的外國語學校專習法文，對於社會主義，即感甚深的興味。迨旣畢業，以幸德秋水的紹介，乃入平民新聞社辦事；這實是他思想劇變的時代。此後他遂爲日本社會運動者之一員。自二十歲以至二十六歲，這六年中，他常以「秩序紊亂」「朝憲紊亂」「治安警察法違反」「兇徒聚集罪」「官吏抗拒罪」等，屢次被捕入獄。近年以來，從事於著述生活，刊行近代思想文明批評等報紙，外面的運動似比較的沈靜了。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末以出席於柏林的國際無政府主義者大會，微服赴歐，迨到了巴黎，因參加罷工演說，至被法政府遞解歸國；這是今年六七月間的事。九月十六號夜與其妻伊藤野枝及甥橘宗一，共爲陸軍憲兵大尉甘粕正彥所謀害，年僅三十有九歲。日本——也可說是世界——社會運動的健將，從此遂弱一個了。(雲)

葛林奈爾城市政調查記

馬洗繁

此篇爲馬君洗繁留學美國葛林奈爾時親身調查所得之記載。葛城雖小，政務雖簡，而西洋市政之規模粗具。吾國提倡自治，施行市政之議，亦曾盛倡一時，顧以人民對於自治市政之經驗，殊感缺乏；以致進行遲遲，成績毫無。馬君是篇記錄葛城施行市政之實況，於重要處附以適當之解釋，殊足爲提倡市政者之參攷也。 記者識

一 地理與歷史

本城在美國中西部愛華(Iowa)省普維什克(Poweshiek)郡，自一八六五年開始創設。

二 人口面積與分區

本城人口，據最近調查報告(一九一五年)爲五〇四三。全城面積，爲二零四分之一英方里。城內共分四區。

三 市政府之組織

甲 市政廳

市長一人，由本城人民公舉。市政管理員一人，由市議會委任，管理本市一切工程路政，市有產業，及衛生區內各種行政事務，執行市立一切規章，並有在市議會建議權，有以不投票出席市議會權，有提出財政預算案，提出財政籌措方法，及受市議會關於財政及興革各事務之諮詢之責任，有監察自來水道，穢水道，及公園等權，有任用人員與夫役及規定其薪金權；但永遠受市議會之監察。市書記一人，由人民公舉，掌管一切記錄，文件，捐照，布告，稅册，並兼管飲水賃金之收入事務。書記助手一人，助理市書記一切事務。市會計一人，亦由人民公舉，掌管市財政之出入

及收存事務。市律師一人，贊助市政府解決一切法律問題，贊助市政府規定一切市政規章，及審訂契約等事務。市工程師一人。市醫一人。路政兼衛生區事務委員一人。警察二人。警察助手一人。火防事務長一人。火防隊二人。公園事務委員三人。救濟事務委員三人。夫役工匠無定額。

乙　市議會

市議員六人。城內四區，各舉一人，代表本區。其餘二人，由全城公舉，代表全城。市議長卽市長，因市長雖爲市政府最高官吏，但行政事務，則皆委之市政管理員；市政管理員則受市議會之監察，所以市長並無行政權，祇爲市議會之主席，凡遇投票，雙方票數相同時，有投票取決之權力而已。市議會議員無薪金，祇每次開會時各領雜費一元。市議會常會每月一次。會議內容，要分七事：(一)讀前次開會記錄；(二)提出請願案；(三)各行政股報告；(四)各委員會報告；(五)特別委員會報告；(六)議決事項；(七)前次未決事項及其他事項。

(解釋)　美國城市政府制度現有三種：(一)市長市議會制度。在一九〇〇年之前，全國城市皆採此制。此種制度卽市長與市議會分執行政與立法二權，而可互相牽制，以免不利市政之弊。市長由市民公舉，任期由二年至五年不等。市議會又分一會制與二會制。一會制卽祇設一市議會，二會制則設『參』『議』兩會。兩會制可收立法詳愼之益，可減少一黨專政之機會，而一會制則可促人民愼重選舉，結果議員較高尙，又可免此牽彼制之弊，而收政務積極進行之功。然城市政治本非如國家政治之複雜重大，所以近來盡傾向一會制，而採兩會制者頗少。市議員則有市舉與區舉之分，譬如市會議員定額十五人，而本市共分九區，每區各舉一人，代表本區，其餘六人，則由全城公舉，代表全城，以均衡城與區間種種問題之利害也。(二)委員會制。自一九〇一年起發生一種新制度。此種制度與前者正相反，由本城公舉五人或七人，組織一委員會，兼掌立法行政二權。此制又分二派：一爲委員五人或七人中公推一人爲市長，市長不過爲委員會之一主席，無他權，無專責，惟以調協各行政股爲任務，其餘四人或六人各掌一股政務，各對本股政務負責任，開會時議長亦有投票權，各股辦事人員一律由委員會委任；一爲委員五人或七人各任一股政務，公推市長兼委員會主席一人，並任普通政務股長。此種制

度之下，事有專責，政務靈活，如營商業，免去許多政治習慣；且可拔選幹才，減省政費；但同時指摘其弱點者亦不乏人，如違背立法行政之分權，少數委員不足代表全體民意，無對市政全體負責任之行政首領，且以公舉之人任行政股長，往往無各股專門之行政經驗。(三)市政管理員制。此種制度，於一九一四年新發生，採用者日見其多。此制即由本城公舉市議員五人七人或若干人，其中得票最多者為市長。市議員如不滿人民希望時，可於接任六個月後投票撤銷之。市長即市議會之主席，亦只有投票取決議案權。至一切行政職務，則由市議會以極優薪金公請市政管理專家執掌之；但管理不滿意時，市議會可隨時更換；市民對其服務不滿意時，亦可投票罷免。此種新制度既不背立法行政分權之要義，又不使市政最高權力分離牴牾，且得專家管理市政，責任既一，職務亦專。葛城現時所採即此制也，惟實際上尚未聘請市政管理員，故市政管理之職，暫由市長兼任之。市長仍按市長市議會制度選舉。葛城政府職員多性近義務職，有餘暇可兼管他事，故有職務雖高而薪金極廉者。

四　路政

(甲)馬路　本城有馬路十三零四分之三英里。路之規劃為長方制。

(解釋)　美國城市規劃街道，多以長方制為主。長方制者，即將全城路線全按長方形式劃成，其利：(一)可按次序編定門牌，便於行人尋問；(二)路線直順，可佔最小量之面積；(三)居民房產亦得隨之劃成長方形，彼此易於清晰。其害：(一)交通往來必須盤繞長方形之兩邊，不如走三角形之直線捷近，日積月累，可省無限時間與經濟；(二)路無灣曲無空角，不便點綴美術。因此，近來規劃雖以長方制為主，而交通衝要處則多加對角線路，以兼收其利益。亦有劃成四射形之路線，以集中點為商業要區者。此制歐洲各國多用之，因中古時代人民皆環繞堡壘而居，近來改造四射路線，形式甚便也。然因歷史上之推移，地理上之形勢，路線不能完全劃成一定形制者，亦往往有之。

(乙)路寬　路以主要商區為最寬，南北路三十六英尺，東西路三十五英尺。在居住區則南北路為三十英尺零六寸，東西路

爲二十五英尺零十寸。蓋在居住區之南北路，可容汽車三輛並行而有餘地。

(解釋)　從衛生方面着眼，路寬則兩傍住房可多得空氣日光，似乎愈寬愈妙；但(一)用地不經濟，(二)修路補路及淸掃之費用太大，(三)房之高低與路之寬窄不成比例，有傷美觀。然道路之設以交通關係爲主，所以道路之寬窄，雖連帶衞生問題，然亦不能脫交通情形及交通器具之關係也。

(丙)鋪路材料　本城馬路全用地瀝青合洋灰碎砂所鋪，可經用十八年，每方碼建築費須洋二元五角。

(解釋)　鋪路材料約有五種：(一)木塊，(二)石塊，(三)磚，(四)碎石雜洋灰，(五)地瀝青合灰砂。選用材料問題，亦有五種：(一)費用之多寡(包括修補及淸掃費)(二)經年之多寡，(三)淸掃難易，(四)蹉滑與否，(五)行走時出聲音大小。下表將五種材料及其長短點，列序比較之，每隔以第一層爲最合宜者，迭減至最下層爲最不合宜者。

修築費	修補費	經年之多寡	淸掃難易	行聲大小	蹉滑
砂石雜洋灰	石塊	石塊	地瀝青合灰砂	木塊	石塊
地瀝青合灰砂	甎	木塊	甎	砂石雜灰	砂石雜灰
甎	木塊	甎	木塊	地瀝青合灰砂	甎
木塊	地瀝青合灰砂	地瀝青合灰砂	石塊	甎	木塊
石塊	砂石雜洋灰	砂石雜灰	砂石雜灰	石塊	地瀝青合灰砂

(丁)街段　本城路線，採長方形制，已如上述。每長方街段，南北長三七六英尺，東西寬三〇六英尺，每段住十家或十二家。

(解釋)　各城街段大小，亦不一致。主張小者，謂街段小則道路多，便於交通，民房可多得日光及新鮮空氣，且可減少火災之擴大；主張大者則謂街道太多，於用地及路政費均不經濟，且行人多過橫街，實增加身命危險之機會。雙方均持之有故。但葛城街段，實大小適中。

(戊)巷　每街段中間有長巷一條，爲通車棚，倉庫，及運輸穢土之道。一切電燈電話綫桿亦設巷內，免在街道中有傷美觀。此種小巷寬一六英尺零四寸。

(巳)行人便道　本城有行人便道二十七英里，寬五英尺零一寸，用洋灰合細砂做成。

(庚)交通細則　條例繁瑣，本篇不備述。

(辛)路稅　凡本城二十一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男子，每年每人均服役三日每日工作八小時；有欲以資代役者聽，但須按市議會之規定繳納足數。

(壬)路燈　葛城路燈之布置分兩種：(一)商區路燈，每燈柱裝電燈三盞，光亮甚大；(二)住區每燈柱裝電燈一盞，燈光亦足交通之用。全城路燈費，一九二〇年共用四八七二元。

(解釋)　夜間無路燈，(一)多發生車馬行人之危險，(二)增加犯罪行爲之機會，(三)減少警察之效益，故夜間街中必須有足用之燈光。

(癸)路政委員　路政委員管理本城馬路，便道，小巷，及公有廠地之修補清除等事，並有監督夫役及執行路章之責任。

五　警政

警察有維持及執行本城一切法規，本省法律，及其他委任事務權。現本城有警察二人一人値日，一人値夜，但遇必要時，得臨時添入助理。所有警察及臨時增添之警察(現有助手一八)均受市長之調度。警察薪金由市議會規定之。一九二〇年警費共用二千五百九十八元七角五分。

(解釋)　警察本爲維持社會秩序，人民自由與公私財產之安全而設。故警察之人數須隨城市之大小，城市之性質，及城市內人口之多寡而異。葛城人口不多，地面又小，所以有警察一人司事足矣。然美國警政亦實與他國不同(與英制略相似)，德日法各國警政，包括一切調查，註册，編定戶口種種事務；美國則將此等事務委之特別機關；故美國警察人數比他國均少。下表略比較英美德法四國警察之數目，及與人口之比例。

一九一〇年調查

城名	人口	警察人數	每萬人口佔警察人數
柏林	二、〇七〇、六九五	七、九一四	三八
巴黎	二、八四六、九八六	七、八九〇	二八
倫敦	七、二三一、七〇一	二〇、五四〇	三六
紐約	四、七六六、八三三	一〇、三八三	二一
芝加哥	二、一八五、二八三	四、二五一	一九

至警力之需要，則以夜間爲大，所以稍大之城，警力全分成二

隊制，三隊制及五隊制等。（二隊制者卽以二分之一之警力值夜，以四分之一之警力值日，餘四分之一作永久準備。三隊五隊者較此略有不同。）警力之範圍，惟巡察街市至捕盜等等，則偵緝隊之事務也。

六　火防

甲　火防區

本城有已劃定之火防區，區內建築，須先繪詳圖並說明所用一切建築材料交火防處檢察，以免有不利火防之建築；而對於煙筒，爐竈，瓦斯等等之裝置尤須遵守特別規定。

（解釋）　檢察建築材料，嚴定防火章程，及規定建築的距離等事，皆於火防有重大之功用。然而火災之原因，多係人民自不謹愼；所以社會教育亦防火之重要方法，譬如對於火災之講演，圖畫，戒告及電影等，頗能引起人民之自戒心。

乙　火防隊

本城有火防處，設處長一人，由市長得市議會同意而後委派。有常備火防隊二人日夜輪替防守；此外又置救火隊員四十四人。此種隊員全是本城有職業之人民，平時各事其事，祇遇發生火險時便立隨警號趨救之。此種隊員無薪金，但免納路稅。有救火汽車二輛，裝置救火機器，水龍袋及止火化學藥料等。火防區內街中密布水龍頭共一百十二個。城既極小，器械又精敏，水龍又便利，故每次起火，均不成災，不過小有傷損耳。

（解釋）　對待火災之法有兩種：（一）注重於減少火災之發生，防止火災之擴大；（二）注重於救火力之強大，救火器之精捷。歐洲各國採前一法，美國則用後一法。但美國城市中之火災損失，每人每年平均二元二角，而對於救火力之擔負又平均一元五角而強；歐洲各國城市中人民每人每年對於救火力之擔負平均祇二角，而受火災之損失則每人每年不過平均三角之數。防火政策之孰優孰劣，亦顯然易見矣。大城市內大約均將全城分爲若干防火區，救火力則按各區情形分布各區內；遇小火災，則責成各區自救；大災，則由火防處長調遣他區救火隊協助之。葛城城小，故無劃成多區之必要。

七　衞生行政

（甲）市政府設市醫一人，執行防疫驗疫及檢察種種於公共

生有關係之事項。

（乙）本城所指爲妨害衛生之事項：（一）堆積污穢與腐朽物品，堆積物品於園房空地及街道間，存積水溝地窟中之穢物，污質及氣體之流洩；（二）飲用不潔之井水泉水河水等等；（三）公私建築之不潔淨與擁擠情形；（四）以窟室作寢室（葛城房基皆用洋灰作成地窟內既乾且潔常放置一切家具及食品等）（五）房舍或房舍之一部無透空氣見日光之窗，房舍內無淨水管，或多家住一房舍而兩家以上佔用一淨水管及水管污朽等；（六）肥料，不存放於特制箱中；（七）防火區內水管陰溝之不受強迫連結；（八）馬棚飼圈內之積穢，逾兩星期未曾掃除；（九）凡飲食店商店及經指定之公私房舍之出入門口，每年自四月十五日至十月一日，不遵守規定裝置鐵紗門以防蚊蠅者；（十）不合衛生之廁所裝置；（葛城公私房舍中之廁所，廁器皆係磁器裝置，上通淨水管下通穢水道，盥浴室全與廁所合而爲一。住家廁所，多在樓上，與臥室相連，其潔淨亦與住房等。）（十一）主要區內違犯不准養豬之規定（有詳細規定）者；（十二）生畜買賣場及待運場違犯夏秋季每星期掃除一次冬春季每兩星期掃除一次之規定者；（十三）已死生畜存留二十四小時以上者；（十四）不防止雜草之滋生者；（街道兩傍不許居民亂栽花木，且須防止野草叢生，祇許存養一種細軟之綠草及陰路樹。以葛城論，滿城之內，除去道路及房舍所佔之地外，幾全爲此種綠草所佔領。要一星期餘，便用機器推翦一次，留二寸許高，所以一入城市，便見徧地綠茵如錦。）（十五）發賣不潔之冰；（本城有人造冰公司一。）（十六）不受檢察之牛乳（牛乳不受檢察不准在城內發賣）；（十七）旅館飲食店每季未經檢驗者。

（丙）不檢點妨害衛生之物品及不遵守市醫布告之人，皆爲違犯本城法律。

（解釋）衛生行政所最要者，防止政策也。蓋災疫之來，防之於未然，比救之於已然，其利害不止差千萬倍。試看上述葛城衛生行政用意實純爲防止災害。防止之道愈密，愈有效。檢查飲食品，括清污穢物，其普通者也。復雜聲響（如工場電車等）亦於居民神經大有關係，宜力爲減少。肺癆病喉病鼻病皆與空氣清潔與否有直接關係。空氣潔與不潔，又與道路整潔與否及煙筒之高低有直接關係。學校兒童之檢察身體，醫院之設置，傳染病之隔離，甚至洗衣業之檢查，理髮器之蒸薰，皆有關於人民之健康，故近來城市對之都極注意。

八　處置穢水及廢棄物

(甲)陰溝與穢水道　本城建築均強迫裝置穢水管，以結連城市穢水道。又有陰溝，為排洩雨水及雪化水之道。本城沿街，均裝陰溝。本城有陰溝六又三分之一英里，有穢水道二十九英里。有穢水澄池三，佔地四十畝。

(乙)清除穢物　凡城內一切糞土塵污廢紙及食物之皮毛碎屑等，均有定期以清除之，由路政兼衛生區事務委員負責。

(解釋)　污物之性質不同，所以處置之法亦異。概括分之，約有三種：(一)穢水，近海之城由穢水道與陰溝(亦有穢水道及陰溝合一者，但遇雨水泛漲時，則住家之穢水，往往難以排洩，致礙清潔與衛生。)導入海中。距海較遠之城市，則導入近城之湖中河中。但近城之湖與河，往往為本城及他城飲水之來源，所以處置穢水，亦須用澄池。先將穢水引入澄池，用化學方法，濾去污質，然後放入水中，將來飲水，又經提澄，則無不潔之患矣。歐洲城市則多用潤沃法，即引穢水入距城稍遠之田間溝渠中，同時可收潤沃之利也。)此外尚有新法七種，此處不能詳述。)

(丙)腐朽物及糞土　腐朽物及糞土均為黴菌製造之原料，故於掃除之後，須焚之於郊野，或填之於城外凹地。

(丁)日常廢棄物可分為兩種：(一)有機物如葱鬚蒜皮等；(二)無機物如瓶罐紙屑等。無機物棄之郊外凹地，以火焚之。有機物則傾之田間，以肥土壤。運輸此種穢物，有為市政府辦理者，亦有歸私人包辦，用機器分析此種穢物，得發賣其中有用材料，以償其費用者。

九　自來水

本城自來水為市辦，水道幹線長二十英里零五分之三，有二千三百尺之深井二處，(此種井汲水機器及裝置水管等，每處須六七萬元。)井水較湖水河水清潔，不須提澄；但水性較硬，在水汲上之時，同時須打入化學品，使之化輭，以利衛生；然亦有時帶不潔之質及微生物等，所以管理員須時時檢察，分析之。飲水貲價，每家每半年納洋三元；但每家每半年不得用過六二五〇Gallons(每加倫約合中國四升九)；如用過限度，當按量水表每千加倫加價三角五分。本城平均每人每日用水約六十加倫。美國全國平均每人用水約一百五十加倫。雖因工業發達，亦實美

人好潔淨之故。即以洗澡而論，多是每日一次，揣度其情形，每七日不洗一次者，蓋鮮矣。

（解釋）　飲不潔淨之水，最易危及生命，所以自來水問題，實爲市政之急務。淨水之法，約分三種。

（一）慢澄法　澄水池中上層鋪三四尺深之細砂，砂下鋪碎石，石下裝水管，水入池中，提澄甚慢。穢質微菌，均存積砂上。上層之砂，有須定期以洗晒及移換之。此種水淸淨之至。澄水池面積佔一英方畝者，每日可澄水三百萬加倫。以每人每日用水百加倫計，可供三萬人用。每人每年擔負費用約美金三角。

（二）快澄法　快澄池與慢澄池裝置相同，惟澄水之砂不似慢澄之細，砂層亦不似慢澄之厚，所以澄水甚快。但須接連數個沉澱池，水先入沉澱池，汚質泥土可沉澱池中；微生物可用化學酸化凝壟然後流入快澄池中，澄出之水，方能淸淨。澄水量較慢澄法大，但淸淨稍遜之，不過水源混濁之地，慢澄法則不適用也。用費與慢澄法等。

（三）消毒法　水之害人，以其中常有微生物；故水源淸淨之地，可以不用澄水法，祇時時試驗水中之質分，用化學方法以消其毒可也。其法至經濟，但水中不能完全無汚質，而更不適用於夏秋暴雨之季。深井之水，亦用此法，且可免水中多帶有汚質；然水性太硬，不利工場及居民之用，故必須先存水於池中，或施以化學功用，使水變軟，然後使用也。

十　普通政務

公園委員會

委員三人，由區內公舉，爲無給職，六年一任，每二年改選一人。三人中公舉一人爲委員長，管理一切記錄經費及報告事務。凡城中公園空地及沿街樹木等，委員會均有管理之權。不得委員會之認可，私人不得在公共地方及沿街種植及砍伐樹木；然不得附近居民之同意，委員會亦不得隨意砍伐街中樹木。

本城共有公園地基七十八畝，分設三處。一在城市中心，有音樂亭等；一在城南阿伯湖邊，有涼亭及男女浴場等；一在城北端，有兒童遊戲場，打球場，及露天會餐几案等。

（解釋）　公園爲人民休養之地，兒童遊戲之所，所以有多數大公園分布城中，實於居民健康，有莫大之利益。假如城市經濟不能設多數大公園，則寧設多數小公園分布全城，若以一

二大公園集中中樞，徒增美觀，少收實效，不足取也。

救濟事務委員會

委員三人，由區內公舉，爲無給職，六年一任。三人中公舉委員長一人。委員長，兼任書記。會計則由市會計兼任之。常年救濟費，二萬五千元，由市政府撥取，遇必要時可增加之。救濟事務，以本城居民之窮老病苦爲範圍。此外之救濟機關，有社會服務聯合會，爲獨立組織，非市政府所統轄。（詳後獨立組織中）

本城特許營業公司一覽表

（一）葛林奈爾自來水公司　（市辦）
（二）葛林奈爾電燈公司　（合股公司）
（三）電話公司　（合股公司經營本城與某隣城之電話事業）
（四）瓦斯公司　（合股公司）
（五）葛林奈爾熱汽及磨電公司　（以供給本城商店公事房及公共建築之汽爐之熱汽爲主業）
（六）愛華省鐵路公司及合衆國電信電話分局各一。

（解釋）　自來水，電燈，電話，瓦斯及電車等事業，均於公共便

利有極大關係。此種事業，在歐洲多歸市辦。美國雖已有市辦，然現時仍多係合資事業，實以歐洲市政重在得有經驗之人才，以掌理之；美國市政則多受政黨之影響，在黨勢之下，管理市辦各種營業，必難遇有經驗之人才，所以易使事業腐敗也。但近幾十年來，城市自治之勢成，市政暫脫政黨之勢力，而城市生活又日趨複雜，此種事業，不歸公有，則完滿之服務，低廉之代價，與社會之發達，均減少其可能性，此亦公有運動日盛一日之原因也。但現時此種事業，得市政府一方面特許得佔用公產，（如電車軌電線桿之佔用街道）一方面則受市政府之規定，有一定之營業期間，更須有美滿之服務，取低廉之代價，尤須善遇工人，且納特別捐稅。此種特稅，亦市費入款之大宗，如芝加哥（Chicago）電車餘利，祗以百分之五六成歸股東，餘者則盡充市政費用也。至於特許營業年限一層，近因城市發達甚快，物質文明進步尤速，所以以短爲妙，但爲集資容易起見，年限亦難過短，約以二十年，二十五年，或三十年爲普通期間。近來又有一種無定期特許權，此則按其服務與代價之滿意與否而許其營業之期間，如其服務及代價不能滿意，則隨時皆可取銷其營業權也。允許營業之主權，初歸省

政府，以省政府可聘用有經驗之專人營理之，然終以不如各城自營爲利便本城，此實近時主權市有之由來也。

十一 財政

預算決算表均繁複不能備載，祇將收入支出分項開列如下：

甲 收入

一九二〇年市政府全年入款分項列下：

(一)地方財產稅	九六二五〇·二五元
(二)特捐捐照及罰款等	三七七七·〇五元
(三)城市營業及修造業	二五五二八·四一元
(四)各行政股所入雜項	一〇四六三·七三元
(五)債款	一七〇·八八元
(六)利息	六二五·五九元
(七)以上共入款	一三七二四二·九一元
一九一九年底存現款	六九四四二·四〇元
一九二〇年收入及原存總數	二〇六六八五·三一元

乙 支出

一九二〇年市政府全年支出款項分項列下：

(一)市廳薪金工資及雜費	七三一八·六三元
(二)警政及火防	六二四七·八四元
(三)衛生行政	四八二四·七四元
(四)路政	一一八四三·八三元
(五)公共圖書館	三八一四·一五元
(六)公園及遊戲場	九九三·〇九元
(七)雜費	一一五八·三五元
(八)城市營業及修造費	五三四五二·四三元
(九)債息	一八五八六·二三元
(十)償債	四八一三九·一八元
(十一)醫院	八五〇一·八四元
(十二)以上共出款	一五一五三二·〇三元
一九二〇年底除全年出款仍存	五五一五三·二八元

(解釋) 城市收入來源約分以下四項：

(一)征稅

甲地方直接稅 美國地方直接稅爲財產稅，卽按各個人所有財產價值之多寡，以定各個人之納稅額也。以葛城而論，人口爲五〇六一，而一九二〇年之收入地方直接稅爲九六

二五〇・二五元，每人平均擔負一九・〇一八元，（郡稅省稅在外）所以此種稅款實城市政府收入之大宗也。

乙特稅　城市中某部有改良事務，自可增加該部分人民財產之價值，譬如某街修築馬路，修成後沿路商業自見發達，地價賃金自然增高，此種利益實由修路得來，所以為改良地方事務，而使直接受其利益之人，對於改良經費多少有特別擔負，於理極公平，此種特稅亦城市改良事業之大宗經費，歐美城市均行之。

丙征買之盈餘　譬如新修街道，不但徵買路線所佔之地面，更以未修街道以前之地價，徵買沿路街基，路修成後，地價賃金自然增高，然後城市可獲其盈餘。此種徵買，各國皆行之，而以德國為最，其結果德國許多城市市政府有能畫分工區住區及商區之能力，此亦促進德國市政之一因也。

（二）城市營業之收入

城市自辦之自來水電車等事業之盈餘，亦城市收入之大宗。然此種收入，美國城市實遠遜於歐洲，因美國城市自辦之事業較少也。

（三）省政府之補助

省政府之補助費，在德國可佔市費五分之一，在英國可佔六分之一，而美國市費則多自籌，有得省費之補助者，亦不過區少數之小學經費耳。

其餘若捐照稅，車稅，狗稅等，亦市費之來源，然非重大之款項也。

（四）借債

美國城市幾乎全負大宗債務，因為建築公園，圖書館，學舍，市廳等，既為不可緩之要政，而又往往需十萬百萬之巨款，此種建設不能直接增加人民之財產，所以難征特稅，而常稅又以省法限制及人民擔負能力有限，不能過多。且此種建設有永久性，則建設費自不應全使現代人民負擔，所以借債建設公園圖書館學舍等，現代下代同享幸福，按建設物應用年限之長短，計年攤還本利，使現代下代之人民，平均擔負責任，實理之至公，亦城市財政中之妙法也。

丙　豫算及會計報告

市政府出入經費，須由行政部先預編算表，更附以詳細說明，交市議會通過後，方為有效。市費出入亦不能儘用簿記法，須用科學的會計法，詳備一切情形，印刷公布，每家一份，不但可免弊

籌，市民亦得從而詳知本城財政情形。

其公布條項極爲繁複，以限於篇幅，不及備載。

十二 行政細則一覽

市政府細則一覽表

(一)市政府行政人員之職分薪金細則；
(二)市議會細則；
(三)衛生細則；
(四)罪犯行爲之規定細則；
(五)捐照細則；
(六)交通細則；
(七)佔用街道細則；
(八)行人便道細則；
(九)水道穢水道管理細則；
(十)建築管理細則；
(十一)公園管理細則；
(十二)醫院委托細則；
(十三)衛生區管理細則；
(十四)飼養牲畜細則；
(十五)路稅細則；
(十六)本城分區細則；
(十七)債券發行細則；
(十八)規定各特許營業公司之營業細則。

十三 獨立組織

教育機關

本城教育行政，歸本城教育局掌管之。教育局爲獨立機關，不受市政府之管轄。因本城中小各學校皆本區公立，非本城所立。教育稅亦由教育局在本區徵收，不僅出自本城也。教育局有局長一人，會計一人，書記一人，視學一人，普通局員五人。

(解釋) 城市教育行政，有委之於獨立機關者，(如葛城)亦有屬於市政府職務之一部者。獨立教育機關人員出自公舉，未必盡有教育經驗，且人多意雜，往往效益很小。屬之於市政府，則市政府可精選教育人才執掌之，兩弊可並免也。美國城市教育機關，與省教育機關關係亦極小。

本城有中學一，中學內附設小學一，又有小學三，小學內各附

設幼稚園一，皆公立。（葛林奈爾大學爲私立，不受教育局管轄）常年經費九萬元，凡本區內學生概不繳費，書籍亦由教育費內公備，教育費則由教育局由本區內征財產稅以充之。共有學生一三五四人，女生七百零一人，男生六百三十五人，年齡由五歲至二十一歲不等。

（解釋）　美國小學八年卒業，中學四年卒業，亦有許多城定中學六年卒業而包括三年大學教育者，又有本城自立大學者，約皆爲提高本城人民教育程度也。小學爲強迫教育，亦普通之初級教育也。但近來在小學之前，又有幼稚園教育。據教育成績證明，曾受二三年幼稚園教育之兒童，較未曾受幼稚園教育之兒童，腦力體力均見強壯，故近來立幼稚園作預備教育之運動日盛，而見諸施行者已有多城。公備中小學書籍，及公備中小學兒童飲食，以減輕貧窮家庭之負擔，亦促進教育之一途也。

本城中小學校共有教員五十二人，女教員佔十之九，教員薪金每年自一千元至三千六百元不等。

（解釋）　師資問題亦教育問題中之緊要者也。中小教員往往以薪金太低，有才能者遂規避此途，而不肯就，而一班無才無能之輩，苟捨此途，則幷此太低之薪金亦不能得，所以摩肩接踵而至。然此與兒童才能之發育，有直接之關係，即與將來國家之進步有重大之影響。又以薪金太低之故，美國中小學教席幾爲女子佔滿，但女子婚嫁之後，往往不能久於其職，朝來暮去，焉有教育經驗！所以近來加薪問題，聲浪日高。蓋一可得有材能之男教員；二可汲引女教員延長其職位也。

中小學之設備問題，支配教科及規定課程表，及師資各問題，均爲本城教育局權力內之事務。

（解釋）　師資問題，略如上述。設備問題，含地方事務性質，歸本地教育局管理，亦無處不然。惟城市教育局有支配教科及規定課程表之權力，則各國不無特異之處。然而平民教育，即向人民日常生活上去設施教育之謂也。既向人民日常生活上施教育，則各地各城之情性不同，人民所需之生活知識與才能自不少特異之點。所以除一切根本上必不可少之教科，如數學文學歷史等外，各地教育局，對於本地學校教科等，當然有斟酌損益之能力。所以美國省教育行政機關與地方教育機關關係極小，而聽地方各自管理者也。

社會服務聯合會

本城社會服務聯合會乃本城救濟事務之機關，爲社會服務會，商會，婦女會，教堂及鄉誼會之聯合組織，與市政府救濟委員會，教育局，及郡救濟會，均有合作之功用。

救濟之範圍

(一)補助有兒童三個以上之貧窮婦女；

(二)防止年齡太低之兒童作工；

(三)餽送貧民年禮；

(四)按日分給貧窮學校兒童之牛乳；

(五)失業及災病之貧民借款；

(六)賤賣衣服（由該會收捐新舊衣服以廉價轉賣貧民）；

(七)介紹職業；

(八)其他服務。

救濟費

救濟費由聯合會各團體及商店私人捐助，一九二〇年共出款六二四六元有零。

(解釋) 現今社會上受經濟壓迫之人多，則救濟事業之地位，自然重要，但個人施捨與多數並駕齊驅之慈善組織，亦能成救濟之功，而因布施重複，事無統計，最易引人欺騙，養人惰性，墮人道德，結果對於社會並無積極補救。所以救濟事業不但不容個人施捨，須有有組織之機關，更須於各組織間有合作的功用，或集中的機關。至於救濟組織之目的，亦不以達救濟目的爲止，乃在積極方面括清貧民致貧之原因，培養社會之道德，而使被救濟者日漸超脫需要救濟之景況。即以葛城而論，一九一六年受救濟者七十三家，一九一七年六十二家，一九一八年四十三家，一九一九年三十八家，一九二〇年三十四家，五年之中，待救濟者減少過半，則聯合會之服務與功用甚顯明矣。

科學雜俎

有聲影片的發明

李特福洛斯博士(Dr Lee de Forest)，近發明一種有聲影片，能於在白幕上表演影戲時，發出一種相當的音樂說白，其製法係於影片的末端攝取聲音，做成細如毫毛作橫紋狀的留聲片子；同時復用攝影器將影攝上，所以當影片開演時，一切聲音都能遵着影片人物的動作演唱出來。(雲)

森林與水災

皮作瓊

我國自古至今，費無數人的思想，投無數的資本犧牲，不可思議的人力來治水，結果水災反日重一日；思想，金錢，人力，都只算白白的送了。我想這裏面沒有旁的緣故，歸根結底鬧三四千年，就只怪一個森林與水災的關係沒有弄明白。大家都知道森林是人們的利，水災是人們的害；却并不想到利用森林的利，來鏟除水災的害。他們偏要走些不踏實的路，這眞是所謂『自作孽不可活』『道在邇而求諸遠』了。茲篇所述，特就管見所及，專釋森林與水災的關係。文中如有未妥，還請大家教正，是我所深切盼望而又十分感謝的！

第一　水災一般的害及中國治水失敗的原因

在未講到本問題之先，請單把水災一方面的害及中國治水失敗的原因說一說，大家不要以爲這是閒話。因爲我們先知道水災的爲害，才明白古來治水所犧牲的代價愈大；知道他們治水所犧牲的大，才能明白森林與水災的關係密切。

水災是人類第一奇禍，古今中外都是一樣。每發生一次水災，除直接衝潰隄防，折倒家屋，漂沒一切農作物，席捲家具生畜，甚至戕殺無數的生命外；間接更釀成亂源，發生瘟疫，耗損地力，一面又有形無形的減少國庫的收入。

西人常言：『中國爲世界水災最重之國』。我們初聽了似乎可怪；但仔細一想，覺得這句話并不是故意無加的。第一，請大家就地域上看，試問沿遼河黃河長江珠江流域，有幾處不遭水災？第二，就歷史上看，單從孟子說的『當堯之時』『洪水猶未平』起，到現在四千二百八十年中，若學西洋一樣的造統計表，至少恐怕有一二千次；中國現在並無這一類專記水災的書，旁人定以我

這一二千次的話爲太過；其實我們若在水災史的橫斷面上去看，他似乎有長期的間斷；但時間究竟是成直線累進的；而每一次水災之後，往往數年民力尙未回復，他又繼續來了。如此我們若在水災史的縱斷面上去看，把那似有而無的極細微的間點忽略。說中國有四千年不斷的水災，亦無不可！再在實際上觀察，中國自有明迄今五百年間水災可算與日俱進，到了目前，更成爲不可收拾的現象！在下則人民『流離載道』在上則政府無力拯救，甚至乞賑於人，騰笑中外。然則西人說中國爲世界水災最重之國，我們也不能辯了！

屬文至此，想一定要有人生疑：法奧英美諸國，不是從前都有水災嗎？爲什麼他們的一天天減輕呢？中國不是天天談治水嗎？爲什麼反一天天加重呢？若說是做事的不專心，難道三四千年中治水的都是敷衍嗎？若說是水本來不可治，爲何歐美各國的水災又獨能治呢？大家果欲明白這一層，那就有兩步必要的手續，即：

一，水災的原因是什麼？

二，中國從來治水是用的什麼方法？

知道了水災的原因，又知道他們所用的方法，然後把兩者比較一看，便知道中國治水失敗的原因了。如今且把這兩層來分別研究。

一 水災的原因

水災的原因依我的見解，可分爲兩面來考察。那兩面是：

甲 水量的暴漲

水災就字義上看，一望而知爲是大水造成的災。大水二字作何解釋呢？左傳說：『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可見沒有大水，是決沒有水災的了！但我們欲查水災的原因，這未免太簡單了；應該進一步問這種爲害的大水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記得兒時常聽一般父老們說：『發大水是因爲出蛟。』這種神話，眞不値一笑。但大水的原因，畢竟不難明白，類而分之，可得次之數項：

A，暴雨或久雨　沿河一帶，暴雨連天；或非暴雨而霪雨彙旬不止，因之水量陡增；河川爲水量尾泄之所，便自然暴成大水了。例如法國一八七六年八月之水災，便是這個緣故。不過中國就事實上看，河川氾漲的原因，尤以河源上遊的暴雨關係爲最大。

B，積雪的驟融　驟融是徐徐融解的反面，指河川發源一

帝山巔冬季所積下的冰或雪因感氣候的變化，全部驟然融解的意思。這時融化的水量流入河中，河川也立刻要暴漲起來。例如法國的阿勒伯山的積雪，便是年年爲法國南部諸省造成水災的總因又如中國長江一帶每當春夏之交，卽發生大水，便也是這個原故！

C，逆風，兩河直交等等…… 這一項與水的本身增加無關，不過因雨量及雪化的結果造成大水以後因風勢吹阻水量的流動——尼羅河的大水，這是個極重要的原因——與兩河直交切住流勢——法國的阿里斯河直交於芳利河常發生這種現象——助水面無形中增高，但這都是些局部的關係而又全係間接的原因，我們可不必詳細討論。

乙，河底的淤塞

水災的原因，不僅是水量的關係；因爲單止水量一方面的增加，如果河身能充分容受或能充分流去，水也決不能走到平原上來爲害；可見河底的淤塞，一面因不能受水，一面又使水量的停滯，也是造成大水爲災的一半原因。但我們也應該再進一層欲問河底爲什麼淤塞。河底淤塞的原因，可分爲：

A，沙流的沈澱　沙流的沈澱，就是指河水氾漲時其中所含無數的沙土沈澱河底而言。如中國黃河的黃字，便是人家給這種沙流起的別號了！——（黃河古代簡單祇稱河字，看禹貢便知道）——水中既含有無數的泥沙，——（沙量到底有多少？據法國的學者說：沙量等於水量的二倍半，日本學者說等於三倍。中國漢書溝洫志說『涇水一石，其泥六斗』現在不問沙量與水量的比值誰說的對，總答一句水中所含的泥沙確是不少就是。）——流到水勢稍緩或靜止的時候，便慢慢的沈澱河底，河底便一天天的向上高升了。換言之，就是河底的淤塞。讓我舉兩個例，黃河下游的故道，歷夏，周，東漢，宋，元，明，清以迄現在，凡六變。或北入直隸，或在山東，或南到江蘇，彼淤此決，彼決此淤，變遷不已。其次，我們洞庭湖一帶往往不二十年忽然由湖底長出高於湖面數尺的淤洲，我們那班鄉親叫做『湖心陡長』變和長的原因都只爲沙流的沈澱。沙流不已則河底的淤塞亦不已。

B，河岸的崩壞　這是極容易明白的道理，流水依其自然

侵蝕的作用，假設人們不設法保護，河岸自然一天天崩壞。

表面則河幅加寬河底加高實際就是河底淤塞。

就河道淤塞的兩項原因看，A項是為無限的而B項是為有限的，故前者為河道淤塞的主因，而後者之關係又在其次。

水災的原因，已經在上面劃為甲與乙兩項。但此處有幾句極重要的話申明，望閱者特別留意。其一，水災的發生，若沒有甲項，便沒有乙項，——不漲大水，即流沙也很有限的，——是去其一，并二者皆去。反之因為乙項的年年增加不已，故甲項亦同時增加不已。故甲乙兩項原因在表面上雖然不同，實際上則有互相因果的關係。因此可說兩者皆有無限增加的本能。其二甲乙兩項原因又有個輕重，因為甲項無限增加的本能，是乙項造成的；而乙項的為害，實際就是沙流的為害。反之，有時沙流的為害，反非乙項所能代表。蓋流沙含在水中，不僅沈澱時淤塞河底而且滯阻水量，使之更容易停集為災。故這兩項原因當中，我們不可不側重乙項。

二　中國治水的方法

我們今日欲研究中國治水的方法，有兩層手續是免不了的，一，是考察他們用的什麼方法？二，那方法由誰來實行？現在首先來討論過去治水的方法。

A，築隄　築隄是中國最古的治水方法，書經說「鯀陻洪水，」又說「九載績用勿成，」又說「殛鯀於羽山，」把這三句話連貫起來，便是伯鯀一生治水的略史。他的治水方法，就在一個陻字；陻可寫作堙，古寫作垔，說文訓為塞，塞即築隄防水。伯鯀是中國第一個治水的人物，故築隄是欲算中國最古的方法了。

B，穿渠　穿渠是指穿鑿漕渠分殺水勢的意思！此言是賈讓說出來的。這個方法，我想丹朱已經行之在先，因為孟子駁白圭的話有「以鄰國為壑」幾個字；我探他的口氣，似乎不能與丹朱無關。而丹朱又係伯鯀與大禹治水中間的過渡人。這個方法，既不是鯀的陻，又不同乎禹的疏，那便是穿渠的別號了。不過丹朱治水也是無功，因為係堯的兒子，又係舜自家的內弟，援「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的例，沒有討得封，也沒有宣佈他的罪狀；給了他一個虞賓就把這回事湮沒了，所以後世不知道。不過上面係我個人的臆解，事實上未必全是如此。再史公河渠書上所引的鄭國渠的渠目的是在興水利，與治水無關，請大家不要附會。

C，疏河（淪決排都與疏差不遠）　疏河是利用水向下的性質決開他的障礙把他導入海裏的意思。大禹治水，便完全是用的這個方法；孟子說『禹疏九河，』又說『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又說『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這些都可證明大禹是用的疏濬法子。章太炎先生說，日本有某博士拿後世鑿運河的困難來做比，便疑到大禹治那大的水，何以八年便成了功。固然疏河也是非易易的事；但疏決不同乎鑿，故決不能如此比較，這位日本博士根本錯了！

D，徙民　徙民是遷徙人民當水衝者的簡稱，這也是賈讓說出來的。賈讓的治河三策，除上策中的徙民一條是他獨有的外；其放河入海便是大禹的疏河；其所謂中策下策更完全是人家的了！

中國治水的方法，除了上面四個之外；近世更有『植楊護隄』的方法，防浪很有效力：不過終以築隄爲主，所以不能算獨立的治水方法。現在既有了治水的法子，我們便在下面來討論誰來實行做，換言之卽是治水的組織。這一層說起來很多，有關於經濟上的，有關於管理上的，有關於勞動上的，所以我在此處只能儘我的見解說個大略，而且對與不對，還得望讀者的指教。

大概中國治水的組織，在明以前似乎沒有特設永久的機關，好比元以上列代的司空周禮地官上的川衡澤虞等等都不是專爲治水設的；再就實施上看，鯀禹的治水，漢武帝設瓠子口，漢哀帝時代治水待詔，都是臨時的事。這一類治河的專官，自有明成化以後才出現，——明代有總河侍郎，清朝雖分設河督三處，光復後有所謂河工督辦等等，雖各不同，要皆以治河爲務。——上面是關於官家的組織，以關係自家的痛癢，其嚴密更不必說了！如今再就方法執行的分別來說說，約言之，疏河完全由國家或地方政府擔任，穿渠與疏河相似。築隄或由官辦或由民辦。或民辦而官家與以津貼，這係看工程的大小說話，移民在此不成問題，多半是由於人民的自動了。

* * * * *

水災的原因與中國治水的方法，這兩層我們都已經明白了。現在便開始討論他們治水失敗的原因。中國治水的方法有兩種極大的誤點！

第一，築隄，穿渠，徙民三法的應用，有個共同的總期望點。這點

就是他們認定水量的增加爲有限的。不然他們如果懂得水災甲乙兩項原因有互爲因果的現象，有無限增加的本能，決不會專使用築隄等等有限的物力來防堵！

第二，疏河的方法，僅僅是應用決口已淤塞的河底。與沙流是完全無關的！

中國治水會失敗的原因如下：

一，疏河失敗的原因

疏河的誤點，上面已經說了，是與沙流無關的，在水災乙項有句極重要的話說『沙流不已則河底的淤塞亦不已』；然則欲疏河有效，就是欲問是否年年或在比較短的定期以內，能以人力疏決這種年年或在其定期以內沙流沈澱的淤塞量？我們可以答道理論上或者還對，事實上是做不到的。第一，中國動輒數千里長的河道，既年年月月的淤塞；欲疏從何處下手？讀河渠書大家便知道這層困難。第二，欲全部疏而又在年年或比較短的定期以內，人力財力兩者，都做不到。如是單疏一段，則利在局部，數十百年疏一次，則利在一時。況在實際上說，就是這樣簡單的疏導，都不能辦到！第三，且讓一步說，如果沙流不已，就令人們拚命來疏，對於每次所疏決的程度也發生極大的問題：因爲每年的沙量沈澱未必盡爲同額的層集——如是深疏則可深至無限，人力有時無論如何做不到；淺疏則河底集其年年淤塞之餘，依舊向上增高。不過令時間稍爲延長而已。時間繼續前進，就令疏河也不免失敗。因爲有這三種困難，中國所謂健全疏河的法子，就根於他的誤點送命了！

二，築堤失敗的原因

疏河既不行，換言之，就是河底年年增高不已，如是水量便爲無限的增加。根本上就打破他們的築隄期望點了。在這種時候，堤身如不增高，則水量必高出隄面；是根本消失隄防力！如隄身亦爲同額的年年增高，而隄身愈高，其抵抗力弱；是兩者成反比例。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反過來，水量愈大，其勢愈强；是兩者成正比例。然則以疊減成反比的隄力，防疊加成正比的水勢。雖則一時或可倖免，但亦已爲必敗的原因了！

三，穿渠與徙民失敗的原因

穿渠不惟在無限的水量中所分去的水量有限，反因水量所及，適用隄防失敗的原則，更足以增益水禍。至於徙民一層，更無討論的價值。因爲在實際上說，這只算避水，幷不算治水，也不能說到與治水失敗有什麼關係，所以中國治水失敗的原

因，不在組織不好，也不是做事的不專心；實在只怪他們所使用的法子太錯了。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家看他們治水錯在什麼地方，便該有根本的覺悟，不當再走他們的舊路了！

第二 治水的根本方法與森林治水的論據

中國治水的失敗，表面是因為隄防失效，裏因是沙流的沈澱。所以我在討論水災的原因裏面曾申明過，我們應該側重乙項，就是因為這箇緣故。有人反對說：『水災的原因，顯然是水量直接造成的，如何不根本防止水量增加，定欲灣灣曲曲說到沙流上去呢！』我的答案是：

一，水量只要是有限的增加，不獨不能為害，而且關於灌溉與航行是很有利的。是我們用不着防止水的增加，只要防止水的無限增加與一時過量的暴漲便夠了！

一，我們欲根本完全防止水量增加來救止水災，實際是不可能的。如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實不能不出於第二步的方法。

換言之，即直接防止流沙，間接防止水量的無限增加以求達到我們所同一要求的目的。

我把這兩層理由申明以後，便欲嚴格的說一句：水災的根本原因，就是流沙一字。說到了此地，我們本可馬上來討論根本的治水方法，但我還有兩種根本的限制條件，應該說明一下：

第一，我們談治水，不可把自家立在被動的地位。好比專靠設隄來防水，那就只有隄防水，水決不用防隄。如此便只有治水的一方面失敗。第二應該防患於未然，好比專等河底淤塞以後來疏決，勞而無功，那便不對了！如今根據這兩種限制，與水災的根本原因，我決定可能的根本治水方法應該這樣：

第一，要在根本上防止沙流的構成，

第二，要在可及的範圍以內防止水量的無限增加——即防止暴漲。

在解釋怎樣能使這兩條方法實現之先，請加兩句極重要的總說明。上面所說的治水根本方法不是完全不要隄防，也幷不是完全不用疏濬。目的是要使現在已存在的隄防，與人工在一定範圍以內可能的疏濬。從今以後。有充分抵抗水災的能力，知乎此，然後來問怎樣能使這兩條方法實現。我開頭曾說過，中國

四千年治水失敗的原因，就只怪一個森林與水災的關係沒有弄明白。那麼現在我箇箇單單宣言，我們如果欲使這兩條方法實現，就決非提倡理水防沙保安造林不可。換言之，理水防沙保安造林就是眞正治水的根本方法。森林怎樣能使這兩條方法實現？森林與水災到底在什麼地方發生的關係？我們在下面來分別討論。

一，森林防止沙流的論據

沙流是怎樣解釋的，沙流的害處在什麼地方，這兩層我們在上面已經分別說明了。現在我們欲防止沙流，第一步，須考察沙流的來源；第二步森林與沙流相對的關係。

甲，沙流的來路

河川的水量，係雨量與雪水直接構成，這是決無疑義的；但雨水與雪水，在學理上的考察，不僅是沒含有流沙，並且連礦物質都沒有。爲什麼一流到河中，竟能使河底淤塞，連色彩都完全變了呢？——呵！這箇道理很容易明白，泥沙係地面的表層。因爲河源一帶山地荒廢，地面直接受雨水的擊打及種種風化的作用，使地力——即泥土的固着力漸漸消失。於是豪雨及雪化結果所產生的水，夾其自上至下的衝流勢力。不說這種根本消失團結力的泥沙被他洗刷，就是大塊岩石，有時也欲被其衝動。不過岩石因自身重量的關係，隨卽沈澱在河源附近；而泥沙則夾入中，陸續流到下游。使造成沙流了。質言之：山地崩壞便是造成流沙唯一的原因。不然，天旣不能雨沙，而又不是地面的崩壞，流沙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呢？

乙，森林與沙流相對的關係

大家旣承認沙流係山地的崩壞，故根本防止沙流的方法，就是設法保護這種易受崩壞的地面。現在假設這種荒山有森林存在：一，樹冠——樹木上部枝與葉的總稱——連互能遮斷雨水自太空下垂的直接打擊地面，又能減少種種直接的風化作用，故地面能永久保存其固有的團結力，這是大家一聽便明白的。二，樹根盤根錯節，網布林地，能固結地力，依賴森林存在之種種下草及地皮物，又能依其自然生存的作用，可保護地表，因此森林存在，不惟可以保護地力，並且可以令地力增加，這又是大家一聽便明白的。三，樹幹密布，地皮物蘇閉；前者可以減煞水量自上至下強大的流勢，後者可以迂緩水量流動的速度。這又是大家一聽

便明白的現在根源森林的這三種作用，一面既積極保護地力，而又令地力增加，一面又消極減弱水勢，故森林存在，地面決不至受流水的洗刷發生崩壞的現象。反之，即水量經過這些種種的自然濾過裝置，流入河中，雖不為純粹的天然雨水，亦決不至造成世所謂濁流了！

由上面兩項討論的結果，我們便知道森林與沙流是不能兩立的事實；有沙流便是因為沒有森林，有森林便絕對不至有沙流。這是一種極普通的明顯的，而又是機械的作用，這并不是同大家在這裏談理論，這是法國治水工程師舒赫氏提倡於前，法政府實行於後六十三年所得的教訓，（請參看後面「法國防沙林略史」）——實為唯一不可爭的事實。森林防止沙流的搆成既對而且確，而沙流又為水災的主因，故我便把他定為森林治水的絕對論據。

二，森林在可及的範圍以內防止水量無限增加的論據——即防止暴漲

水量的暴漲，上面說有兩項直接原因，現在欲防止水量過量的增加，就該考察森林與他的直接原因有什麼關係？

甲，森林與雨量

雨量能發生洪水的原因，係暴雨或久雨的關係，與一年的平均雨量無關。把這一層記在心裏，再來看雨量什麼原因？暴雨又是什麼原因？所謂雨，就是係空中的溼氣，感氣溫下降凝結為水而下垂的總稱。至於久雨或暴雨的原因，據近世歐洲各國學者的考察，雖與地位海面距離，溫風方面等有關；而最要的原因則在童山連亙，地面露出。因為地面直接受太陽的蒸化，當氣溫高時，空中溼氣便為無限的增加。一面裸地氣候又易生劇烈的變化，故當氣溫下降時，空中所叢集的溼氣便凝結為雨，有時或更益以他方吹來溼氣，便成為暴雨或久雨。有人反對說，『不雨不盡關於局部問題』，固然，但中國的荒山動輒緜延數千里，這也還可說是部局的關係嗎！反之，如果這種荒山有森林存在，樹冠連亙，枝葉密閉，則一面能遮斷日光直接蒸化地面，因之空中溼氣，便不是為無限制的增加；一面依其種種的自然作用，又能調和氣候，——不致空氣生劇烈的變化。好比吾人夏日走入林中，則覺清爽，冬日走入林中，則覺暖和，便是為的這個道理。由前之說，溼氣既受限制，則暴雨在積極方面當然減少；由後之說，氣候既不劇生烈的變化，便能防止過量暴

雨的構成。本着這兩項原因，就是森林防止暴雨或久雨的能力。或說『森林存在能增加空中比對的溼氣』這原不錯，但森林增加比對溼氣的結果，只影響於一年的平均雨量，且能將其分配於適當之時期。這與水量暴漲無關，我們不必過慮了！

乙，森林與積雪

積雪的原因，大家諒都知道，我不必多說。不過對於山地荒廢的地方有兩宗特異的現象：一，山地荒廢；因氣候不定的關係，冬季較長而冷，故積雪積冰特易而又特多。二，山地荒廢，氣候既易劇變，因之寒暑之界線更易接近，而積雪陡化的情形更易實現。反之，如果森林存在，既能調和氣，故在一面因樹冠鬱閉的關係，又可隔斷積雪與外面熱氣的接觸，能令於不能免的程度以內所積的雪與冰徐徐融解。譬如在較寒地帶，平原積雪已全部融化，而山中尚能保留其一部分者，便是此理。積雪既徐徐融解，就與暴漲無關了。森林存在，怎樣能防止暴雨的發現；又怎樣能防止積雪的陡化，這兩層我們既經明白，那麼，我們對於森林防止水量的暴漲一層自然無疑義了。此外森林又能依其機械的作用，在雨量與雪化於不可免的份量中，一面被樹冠的吸收與地面雜草的攝取，一面因地皮物汙阻水勢沈入地中者亦不少，故水量構成以後，經過森林時，亦必減少全量的成分。──

──總之，森林荒廢，直接影響雨量與雪化；間接影響水災的構成，并非完全是理論。如日本東北甲州地方，自明治維新以來，交通便利，木材大貴，一般私有林業咸乘機濫伐，結果遂引起該地森林荒廢。因此，不雨便成旱災；下雨便是『淫霖不解』。在維新以前，治水方法很粗放，水災反少，維新以後，治水方法日日進步，水災反隨之而進步。這是在同一地面，因森林的有無，而水災的為害相反若是。這是日本治水專家金原明善在他的治水策上所引的證據，斯言當不欺人。其次在法國這一類的例更多，我現在不必一一引證了。

森林怎樣能治水，我們在上面討論，已經得了一個『相對』與『絕對』的兩種論據。本着這兩箇論據，既一方能根本防止沙流的構成，一方與水量以增加的限制。於是河道不至淤塞，水行斯有常地；所以隄防疏導在可及的範圍以內才能收效。這就是我上面說，理水防沙保安造林是真正治水的根本方法的理由。總而言之，所謂水災的原因，無論其為主為副，為表為裏，說來說去

總免不了有三項：一雨量，一雪化，三沙流。這三項表面雖然不同，但是有個公共的出發點，就是『山地荒廢』四個字。惟其山地荒廢，才發生暴雨或久雨，雪化沙流的害；於是才產生不可思議的水災。反過來，惟有趕快提倡造林才能回復山地，然後才能根本除滅暴雨，雪化，與沙流；這才算是眞正治水的根本方法。這就是中國四千年沒有弄明白的森林與水災所發生關係的地方了！

附法國理水防沙保安造林略史

法國南部山脈縱橫，自十九世紀初葉因無限擴張畜牧林與濫伐的關係，結果遂令山地日就荒蕪，人民不知愛惜，政府不之保護，因之每況愈下，遂演成山崩，暴流及巨大的水災。而尤以南部諸省爲害最烈。當日治水方法，普通皆醉心隄防，但暴流所至，隄防家屋，無不立被拆毀。時舒赫氏爲治水工程師，知非另尋根本解決方法不可；乃本其平日考察的經驗，於一八四一年發表以森林救止沙流的計畫。當時歐洲各國學者，亦羣起研究，結果斷定森林確實有防止沙流與暴流等等之能力，同時法國政府亦有感於提倡保安林之必要，一八四三年，因有試辦的命令。行之未久，忽因一八五二年拿破崙第三稱帝等等政潮關係，此項造林事業，不幸因之中止。後四年，——卽一八五六年——法國南部不意發歷史上未有的大水災，蔓延數省，損失計合當時法幣二千萬以上；此外幷有某村全村覆歿，被難至五六十人之多。於是全國輿論鼎沸，同時林學家德孟斯氏更大聲疾呼：『救止水災，非趕快提倡理水防沙保安造林不可。』因此政府感於事實之必要與民情之要求，一八六〇年，卽正式宣布強制保安造林法，政府間接或直接實行保安造林。一八六四年又宣布重芝防沙法律。但這兩項法律，均未十分完善，因此時常惹起人民與人民或人民與政府間的種種轇轕。第三次共和成功後，遂於一八八二根本改造，將舊法廢止，另布新法，且將一般必要的保安林地收歸國有；同時又任德孟斯氏爲全國施業總監，專注重保安造林，政府年給以三百萬以上的經費。一九〇〇年，據法國農務部宣布結果，業經完全造竣的林地爲十六萬業達；待造者爲十七萬業達，——業達等一萬平方米——同時宣布於一九四五年可以完全造林完畢。現在憑實際上觀察，造林事業雖未完全終局，但自一八六〇年正式開辦到今才六十三年，

而所收的效果實在不少。在未着手與初着手保安造林以前，我在法國的水災史上略略計算一下，最大的水災凡一百二十一次，但自在開辦比較的長期以後，而最顯明的，自入二十世紀以來。水災已減輕泰半，且尤以在法國南部的上阿勒伯與下阿勒伯兩省收效最大。在昔這兩省地域，僅四分之一可以安生，其餘四分之三盡直接受水災的侵害；現在因受森林的錫福，已由不毛之地而變爲安樂窩了。再當初着手保安造林強制收買民林時，人民有時尚多反抗，但自邇年以來，在稍覺有必要時，人民反請求政府編入保安造林，這是保安造林成功的鐵證。這便是我上面所說的法國六十三年實行保安造林的教訓了！

千九二三年，四八號草於郎西

盧梭文集整理出版

盧梭文字，在從前本有專集；但其中尙有許多未曾收入。近盧梭學會(Société J. J. Rosseau)特聘日內瓦大學教授法蘭斯華(Professor Alexis François of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將盧氏函牘及懺悔錄(Confessions)等重加整理，付梓出版。全書計分二十五卷，其中二十卷係函牘(Correspondence)。在第一次出版時，所收書函不過千餘通；今則增至二千五百餘通，多爲未公於世之作，係自法國，瑞士各圖書館中收羅而得。其第一卷已定於明年出版，此後則預定每年出版二卷云。(雲)

從西洋音樂上考察中國的音律

豐子愷

中國古來研究音律的人們，以為『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所以往往迷信於數理陰陽五行節候等說，而妨礙了對於音律本身的純正的研究。又中國古來關於音律的書籍，如律曆志，通考，律呂精義等書編制大都是經典式的，沒有像科學書的記述方法。所以未經深究的人們，往往不易明瞭地了解；就把中國音律看做極深奧的，一般人斷不能懂得的專門學問。其實用研究西洋音階的方法來研究中國音律時，所謂五音十二律，並不見得何等困難，何等深奧，也不過是用別種格式組成的一個『音階』罷了。

在研究中國音律之前，先要略敍西洋音樂上的，關於『音階構成』的話。就是(一)音的高低，(二)音程值與音程比，(三)音的協和與中國音階的位置。分述在下面：

(一)音的高低　一般表示音的高低的，是振動數。在音樂上，不能用任意高低的，就是有任何振動數的音來配列，必用其間保有一定的關係的音。這關係便是所謂『音階』(Scale)。世界上音階的種類頗多。其中在歐洲最占勢力的，且在理論上也最合宜的，就是所謂『長音階』(Major Scale)。現在以長音階為代表，簡單地說明音的高低。

(A)比較的高低　兩個音的比較的高低，稱為這兩音的『音程』(Interval)。保有一定的振動數(在後面)比例的八個音所造成的音階名為『長音階』。在歐洲稱長音階的各音為Do，Re，Mi，Fa，Sol，La，Si，Do。

洋琴(Piano)和風琴(Organ)等器樂上的音階，是另外用一種所謂『平均率』的方法來作成的。(在後面說明)所以和這裏所說的各音的振動數比不同，但相差極近。故現在且不說平均率，把各音的正的振動數比列表如下。從Do到高八音的Do，英名Octave德名Octaf下面的表裏是一個Octave。

音程名	振動數比	歐洲名
一度	1	Do
二度	$\frac{9}{8}$	Re
長三度	$\frac{5}{4}$	Mi
四度	$\frac{4}{3}$	Fa
五度	$\frac{3}{2}$	Sol
長六度	$\frac{5}{3}$	La
長七度	$\frac{15}{8}$	Si
八度	2	Do

(B)絕對的高　在音樂上，以定比較的高爲主，定絕對的高爲副。所以比較的高——即音階——定得很精確；絕對的高，仍可時時變動，不是一定不易的。但在音響學方面，定音的絕對的高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必用振動數來精確地表示出。

音的能被聽得的範圍，是從振動數十六直到振動數三萬餘之間的音。現在單把振動數相倍的音寫出來，給與名稱如下：

振動數	英名	德名
16	C,,	C_2
32	C,	C_1
64	C	C
128	c	c
256	c^{I}	c^1
512	c^{II}	c^2
1024	c^{III}	c^3
2048	c^{IV}	c^4
4096	c^{V}	c^5
8192	c^{VI}	c^6
16384	c^{VII}	c^7

英名與德名比較，英名便利。但I II III不便，故改用1，2，3等，各國都採用英名。這表內順次相隣的兩個音的振動數比，都是1與2。故前面述的長音階的Do，倘置在這表中任憑那個c上時，這音階的上面的Do，必當於次的c字上。且在兩Do中間可作起Re，Mi，Fa，Sol，La，Si，的六個音來，順次名之爲d，e，f，g，a，b。列表如下。

do	re	mi	fa	sol	la	si
C_2	D_2	E_2	F_2	G_2	A_2	B_2
C_1	D_1	E_1	F_1	G_1	A_1	B_1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1	d^1	e^1	f^1	g^1	a^1	b^1
c^2	d^2	e^2	f^2	g^2	a^2	b^2
c^3	d^3	e^3	f^3	g^3	a^3	b^3
c^4	d^4	e^4	f^4	g^4	a^4	b^4
c^5	d^5	e^5	f^5	g^5	a^5	b^5
c^6	d^6	e^6	f^6	g^6	a^6	b^6
c^7	d^7	e^7	f^7	g^7	a^7	b^7

表內的名稱，是英國式的名稱。在德國，大致相同，不過德國不同b而用h，此外沒有差別。

(二)音程值與音程比　用振動數表示音程，是客觀的方法，

不是主觀上的音程的值的表示法。在『一音』(卽全音)的音程上重合他『一音』得到二音程。又在『一音』的音程上重合『半音』的音程，得到一音半的音程。例如a，b的音程是『一音』，b，c的音程是『半音』兩個合起來，成為a，c底音程是『一音半』的音程。這樣主觀地表示音程的值，音程的計算就非常容易了。主觀的表示音程的值的方法，就是用一種『音程值』。

先就洋琴或風琴上的Do，Re，Mi，Fa，Sol，La，Si，Do的音階看時，Do與Re，Re與Mi，Fa與Sol，Sol與La，La與Si之間的音程，都是同一的。這等名為『一音』(全音)。Mi與Fa，Si與Do之間的音程，都是一音的半分。這兩個名為『半音』。現在先定『一音』的值為1。則『半音』的值為0.5。二音的音程的值為2　一音半的音程的值為1.5。這樣，一個音階，從Do到上方的Do之間的音程的值共得6。這樣計算的音程的值名為『音程值』。客觀的地用兩音的振動數的比例來表示的，名為『音程比』。

英國人愛理斯(Alexander Ellis)另用一種值來表示音程：以半音的值為一百，以一音全音的值為二百。用這樣的數目表示音程的值，他名為『Cent』。還有像阿伊資(Carl Eits)等一班人，以八度音程(Octave)的值為1，依比例計算表示各音程的值，稱為音程的『八度值』。

音階造成的時候，不是先造一個Do字，再造一個Re字……順次造完的，是先得到一個Do字，再用一定的寸法，在Do字上面找到了個Sol字，再用一定的寸法在Sol字下面找到了個Re字……這樣造完的。這造法當在後面詳述。現在只要曉得；音階是這樣造成的，所以一個音與隣音之間的距離，不是個個一樣的。洋琴和風琴上的音階，Do到Re，Re到Mi，Fa到Sol，Sol到La，La到Si的距離相等；Mi到Fa，Si到Do恰好是前者的半分。所以c調的Re Mi，在D調就是Do Re，但這樣的音階，不是『純正的音階』，是所謂『平均率的音階』。怎樣是純正，怎樣使彼平均，且等後面詳述。簡括說一句，一個八度(Octave)的音程值是6，依照某一定標準而不均等地分配出七音來的，是純正音階。把6平分為十二個(五個全音和兩個半音)半音而造成的音階，是平均率音階。現在用音程值的數目字來標明各音與隣音之間的距離，我們一看數目字就可以明白兩音間的距離。日本田邊尙雄曾集兩只表，(一)洋琴及風琴的音階，(二)純正的音階，錄在下面。

第一表 洋琴及風琴的音階(平均率)

	與do所成的音程			各音間的音階		
	音程值	Cent	八度值	音程	音程值	Cent
do	0	0	0			
				一音	1	200
e	1	200	0·1667			
				一音	1	200
mi	2	400	0·3333			
				半音	0·5	100
fa	2·5	500	0·4167			
				一音	1	200
sol	3·5	700	0·5833			
				一音	1	200
la	4·5	900	0·7500			
				一音	1	200
si	5·5	1100	0·9167			
				半音	0 5	100
do	6	1200	1·0000			

第二表 純正的音階

	與do所成的音程				各音間的音程		
	音程比	音程值	Cent	八度值	音程比	音程值	Cent
do	1	0,00	0	0			
					9/8	1·02	204
re	9/8	1,02	204	0·170			
					10/9	0·91	182
mi	5/4	1,93	386	0·322			
					16/15	0·56	122
fa	4/3	2,49	498	0·415			
					9/8	1·02	104
sol	3/2	3,51	702	0·585			
					10/9	0·91	182
la	5/3	4,42	884	0·737			
					9/8	1·02	204
s	15/8	5,44	1088	0·907			
					16/15	0·56	112
do	2	6,00	1200	1·000			

(說明)純正的音階，全音Do到re，re到mi，fa到sol，sol到la，la到si之間，不是相等的。我們現在相等地歌唱，是依據洋琴及風琴上的平均率的。又半音mi到fa，si到do之間，純正音階上原也相等，但不是do到re等之間的正確的半分。我們把mi到fa唱作do到re底半分，也是依據平均率的。就這兩表看來，從do到高八音的do的音程值都是6，Cent都是千二百，八度值都是1，但八音間的分配法不同。平均率音階上，全音音程值都定為1，全音Cent都定為二百；純正音階則全音音程值有1·02，·91兩種，全音Cent有204，182兩種。平均率音階上，半音100，全音200；純正音階上則半音是·56。對於1·02及·91，都不是正確的半分。純正音階所以這樣分配的根據和理由，在後面說明。

(三)音的協和與中國音階的位置　除未開化人以外，造成音階的各音的關係，都與音的協和有關係。換句話講，音階是以音的協和為基礎而作的。只有未開化的土人等，像犬吠似地用沒有一定關係的音唱歌。如澳洲土人，南美洲土人等，皆是。中國的音階，當然是根據協和音而作的，與西洋同。不過同是用協和音的音階中，也因了協和音的用法而差異。現在想先從西洋音樂上說述音的協和，因之可以明白中國音階在世界的協和音階中的位置。

同時發的兩個音，互相融合，使聽者像一個音地感到，這叫做『協和』。反之，兩音不相融合，使聽者感到噪亂的兩個同奏音，叫做『不協和』。在協和音裏，有十分協和的音，有比較的協和的音，有全不協和的音。故現在的西洋音樂上，分為絕對協和音，完全協和音，中庸協和音，不完全協和音的四種，列表如下：

協和音表

名稱	音程	例	音程比	音程值	八度值
絕對協和音	同音	c與c	1:1	0	0
	八度	c與c^1	1:2	6·00	1·000
完全協和音	五度	c與g	2:3	3·51	0·585
	四度	c與f	3:4	2·49	0·415
中庸協和音	長三度	c與e	4:5	1·93	0·322
	長六度	c與a	3:5	4·42	0·737
不完全協和音	短三度	c與e^b	5:6	1·58	0·263
	短六度	c與a^b	5:8	4·07	0·678

絕對協和音內，有同度及八度兩種音程。同度是指音階上完全同一的音，現在無論述的必要。八度音，是今日半開人以上的人民所用的音階裏所必用的。但今日對於相隔八度的音，用同名稱來稱呼，當作在音階構成上有同樣價值的互相移易，也無不可的。

完全協和音內，有四度及五度兩種。這兩種可說是今日半開人民所用的音階中所必有的。故半開人以上的人民所用的音階，可說是必用八度，四度，五度的。中國，西洋，自不必說；印度，阿拉伯，波斯等也都是如此的。古代希臘的初期，原是用完全協和音的，但八度音却是不用的。希臘的用八度音，是在埃及文明輸入希臘之後，是有名的古代希臘哲學者彼搭各拉斯（Pythagorus）所輸入的。現在對於同時採用絕對協和音和完全協和音一事，有當注意的地方，就是完全協和音有五度，四度兩種；但採用絕對協和音的八度時，在八度上採了五度，自然地生出四度音來。換句話講，採用了八度和五度，自然地生出四度來。因為八度上所去了五度，自然剩下四度。看了下面的圖就明白了。

長音階

Do　Si　La　Sol（四度：Do–Sol）

Sol　Fa　Mi　Re　Do（五度：Sol–Do）

八度：Do–Do

用音程值計算，可以得到更精密的解答。在前面的純正音階的表裏（即第二表）可以查得八度音程底值為6·00，五度音程值為 3·51，四度音程值為 2·49，從八度上取去五度時，就是

$$6{\cdot}00（八度）-3{\cdot}51（五度）=2{\cdot}49（四度）$$

就是得到四度。用振動數計算時，則為

$$2（八度）\div\frac{3}{2}（五度）=\frac{4}{3}（四度）$$

也得到四度。但以後專用音程值計算，不用振動數。

這樣從八度上減去甲音程，而得到乙音程，（例如八度上減五度，得四度）在西洋音樂上稱為『甲「轉回」得乙』。

如上所述，八度音程上減去五度音程，得到四度音程；則五度音程加四度音程，必為八度音程。而從某音取上方五度的音，又取下方四度的音時，所取得的兩音，必互隔八度，且是同名的。如圖：

長音階

Sol ⎫
Fa ⎬ 上五度
Mi ⎪
Re ⎪
Do ⎭ 八度
——
Si ⎫
La ⎬ 下四度
Sol ⎭

所以搆音階時，采用絕對協和音的八度，在八度上取了五度，四度就自然地生出來。所以音階搆成上，對於某音上方五度音，和下方四度音，是看做同樣物的。

中國音階搆成的時候，從某音取上方五度的音，叫做『三分損一』，或曰『下生』。從某音取下方四度的音叫做『三分益一』，或曰『上生』。(理由在後詳述)故中國造音階所用的方法，叫做『三分損益法』，就是單用取上五度，取下四度的方法。這和古代希臘的造音階法完全同樣。古代希臘的音階的造法，叫做『彼搭各拉斯法』也是取上五度，下四度而組成的。就是和中國同是僅用絕對協和音完全協和音的。

至於歐洲的音階，則除絕對協和音和完全協和音之外，中庸協和音和不完全協和音都用的。西洋底音階有『長音階』與『短音階』的二大別。都是以『三和絃』爲基礎的。就是長音階用『長三和絃』，短音階用『短三和絃』。長三和絃是由某音（這音叫做『基音』）和他的長三度和五度的三個音成立的。短三和絃是由某音（基音）和他的短三度和五度的三個音成立的。如下：

(長三和絃)　Sol　Mi　Do(基音)　五度　長三度

(短三和絃)　Mi　Do　La(基音)　五度　短三度

長三度及短三度上各加四度，得長六度及短六度。例如

la　sol　fa（長三度）　mi　re　do（四度）　長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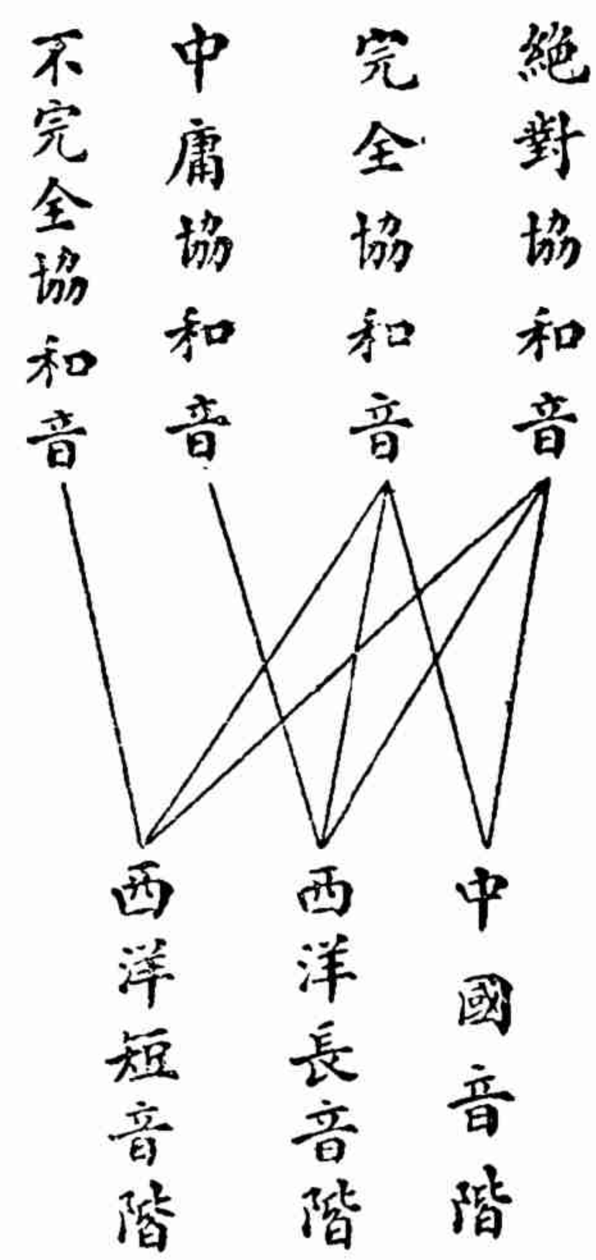
fa　mi　re（短三度）　do　si　la（四度）　短六度

用音程值計算時得如下。（參考前第二表）

2·49(四度)+1·93(長三度)=4·42(長六度)

2·49(四度)+1·58(短三度)=4·07(短六度)

所以西洋音階是並用四種協和音的，中國音階則祇用前兩種。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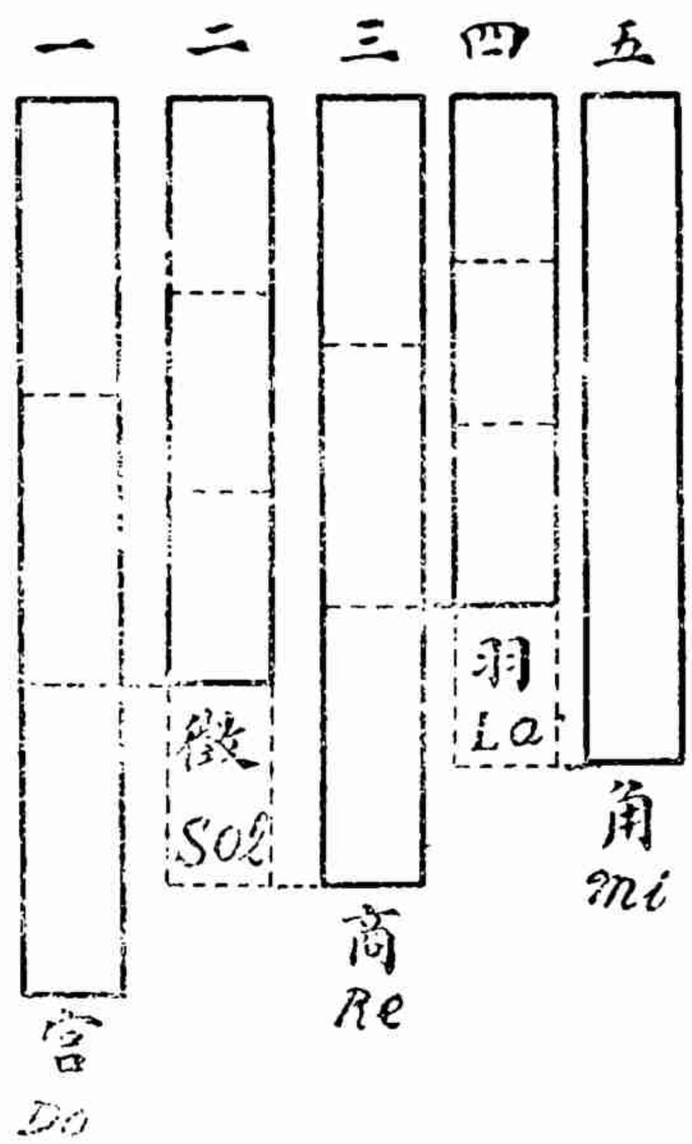


以下論中國音律分為七章：(一)五音及七音，(二)十二律，(三)朱載堉平均律，(四)蔡元定十八律，(五)京房六十律，(六)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七)陰陽五行節候等迷信。

五音及七音

五音就是『宮商角徵羽』這是中國古代的音階。宮，商，角，徵，羽，大致相當於西洋的Do, Re, Me, Sol, La。可名之為五段音階。後來添了『變宮』和『變徵』兩聲成為七段音階。變宮，變徵，相當於西洋的Si, Fa。(但略有不同在後面說明)

宮是基音，當西洋的Do字。由宮生出其他的四音來。宮字的來據，說是『黃帝使泠綸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黃鐘是律名，猶之西洋底CDEF……等調名。宮商則猶之西洋底Do, Re, 等音階名。所以『黃鐘之宮』猶之『C調的Do』的意思。宮音生出其他四音來的順序，不是宮，商，角，徵，羽，是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的。生的方法就是所謂『三分損益法』。從宮字取上方五度的音名曰『三分損一』又曰『下生』。從宮字取下方四度的音名曰『三分益一』又曰『上生』。由宮三分損一，下生徵；由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由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由羽三分益一，上生角。就是由Do(宮)取上五度音，得Sol(徵)；由Sol取下四度音，得Re(商)；由Re取上五度音得La(羽)；由La取下四度音，得Mi(角)。所謂三分損益，是指笛管而言。中國古時，各律有律管，恰好比西洋的管風琴(Pipeorgan)。三分損益者，是指說管的長短。凡管，短的聲高，長的聲低。三分損一，就是分管為三份，割去一份。三分益一就是分管為三份；下面再添一份的長。看上面的圖裏，把宮分為三，徵



長得其兩份。徵管短，故發Sol音，高於Do音。再把徵分爲三，商長得其四份，以下類推。要之三分損一就是以 $\frac{2}{3}$ 乘，三分益一就是以 $\frac{4}{3}$ 乘。圖裏各管底長短是照Do, Re, Mi, Fa, Sol的順序次第短下去的。

古時定宮商角徵羽，是按律管長而定數目的。史記裏說：『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就是

$$81(\text{宮})\times\frac{2}{3}=54(\text{徵})$$

$$54(\text{徵})\times\frac{4}{3}=72(\text{商})$$

$$72(\text{商})\times\frac{2}{3}=48(\text{羽})$$

$$48(\text{羽})\times\frac{4}{3}=64(\text{角})$$

八十一，五十四等數目，是用9乘各音底律管(卽黃鐘等)的長而得的。以黃鐘爲宮，就是以C爲Do。就是以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爲宮商角徵羽。後漢書裏鄭玄說：『宮數八十一，黃鐘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鐘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簡明地列成算式，就是

(寸)

$$(\text{宮數})81=9(\text{黃鐘長})\times 9$$

$$(\text{徵數})54=6(\text{林鐘長})\times 9$$

$$(\text{商數})72=8(\text{太簇長})\times 9$$

$$(\text{羽數})48=5\frac{1}{3}(\text{南呂長})\times 9$$

$$(\text{角數})64=7\frac{1}{9}(\text{姑洗長})\times 9$$

『三分損益』的三字，在他們是很有意思的：像晉書律曆志所說，『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定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管底三分之二處出五度音，原有科學的原理存在；『莫不函三』等話，大概是附會的。現在以——表示三分損一，卽上五度，以═表示三分益一，卽下四度，把五音相生圖寫在下面：

宮——徵═商——羽═角

依照了這圖，用音程值法求五音的值時，可先向第二表裏一查。五度值是 3·51，四度值是 2·49，八度值是 6·00，用這三

數目就可以運算了。

0(宮值)+3·51(上五度)=3·51(徵值)

3·51(徵值)−2·49(下四度)=1·02(商值)

但前面說過，某音的上五度音，必與下四度音同名，不過是高八度的。在律管上原是定要上生，下生，三分損一，三分益一的；但用西洋音樂的音程值計算時，可以不分上下，三分損一當作取上五度，三分益一也可當作取上五度，不過所求得的音是高八度的罷了。所以求商值時，不用下四度，而再用上五度，求得後除去一個八度，也可得同樣的結果。

3·51(徵值)+3·51(上五度)=7·02(超過八度)

7·02−6·00(降八度)=1·02(商值)

此後再由商求羽，求角。

1·02(商值)+3·51(上五度)=4·53(羽值)

4·53(羽值)−2·49(下四度)=2·04(角值)

或，4·53(羽值)+3·51(上五度)−6·00(降八度)=2·04(角值)

以上是用音程值計算的。用振動數(卽音程比)也可照算。就是取上五度音時，只要用 $3/2$ 來乘，取下四度音時，只要用 $4/3$ 來除。要降低八度時，只要減去2。用這方法求得五音的音程比如下：

$$宮=1 \quad 徵=1\times\frac{3}{2}=\frac{3}{2}$$

$$商=\frac{3}{2}\div\frac{4}{3}=\frac{9}{8} \quad 羽=\frac{9}{8}\times\frac{3}{2}=\frac{27}{16}$$

$$角=\frac{27}{16}\div\frac{4}{3}=\frac{81}{64}$$

列成第三表如下。

第三表

五聲底名稱	與宮所成的音程 音程值	與宮所成的音程 音程比	順次各音間的音程 音程值	順次各音間的音程 音程比
宮	0	1		
商	1·02	$\frac{9}{8}$	1·02	$\frac{9}{8}$
角	2·04	$\frac{81}{64}$	1·02	$\frac{9}{8}$
徵	3·51	$\frac{3}{2}$	1·47	$\frac{32}{27}$
羽	4·53	$\frac{27}{16}$	1·02	$\frac{9}{8}$
宮	6·00	2	1·47	$\frac{32}{27}$

就第三表裏看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之間都等於約一音。又角與徵之間及羽與宮之間，都等於約一音半。這五音與西洋的Do, Re, Mi, Sol, La相近似，不過Mi與La的位置比角與羽的位置稍低。角與徵，羽與宮之間，有約一音半的距離，所以後來又添兩音，成爲『七音』。據說五音是黃帝時代所定的。七音則始於周代。據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註：『周有七音，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周代所加的就是角與徵間的『變徵』和羽與宮間的『變宮』。

舊說『變宮之數四十二又九分之六。變徵之數五十六又九分之八』又『三分角去一，得變宮。三分變宮益一得變徵』。故七音相生圖如下：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變宮，變徵的數的計法是：

$64(角)\times\frac{2}{3}(損一)=42\frac{2}{3}$……(變宮)

$42\frac{2}{3}(變宮)\times\frac{4}{3}(益一)=56\frac{8}{9}$……(變徵)

這兩數目的來由，也是以9乘律管長而得的。

(寸)

$(變宮數)42\frac{2}{3}=4\frac{20}{27}(應鍾長)\times 9$

$(變徵數)56\frac{8}{9}=6\frac{26}{81}(蕤賓長)\times 9$

用音程值求時，從角取上五度得變宮，從變宮取下四度音得變徵。

$2.04(角值)+3.51(上五度)=5.55(變宮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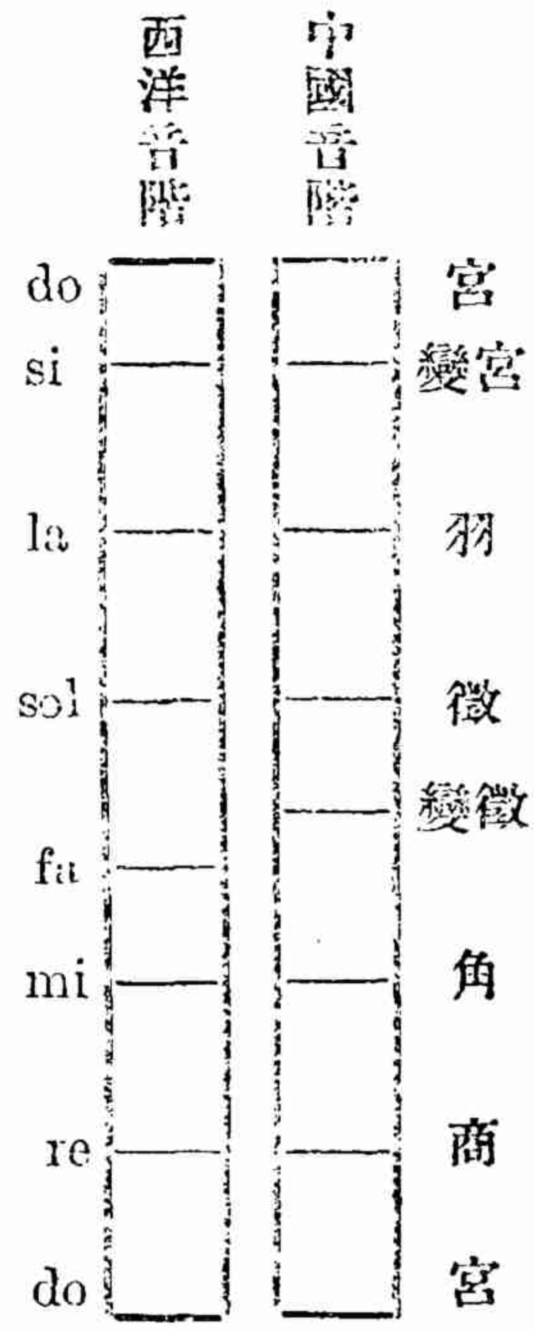
$5.55(變宮值)-2.49(下四度)=3.06(變徵值)$

再列第四表如下。

第四表

七音底名稱	與宮所成的音程		各音間的音程	
	值	比	值	比
宮	0	1		
商	1·02	$\frac{8}{9}$	1·02	$\frac{9}{8}$
角	2·04	$\frac{81}{64}$	1·02	$\frac{9}{8}$
變徵	3·06	$\frac{729}{512}$	1·02	$\frac{9}{8}$
徵	3·51	$\frac{3}{2}$	0·45	$\frac{256}{243}$
羽	4·53	$\frac{27}{16}$	1·02	$\frac{9}{8}$
變宮	5·55	$\frac{243}{282}$	1·02	$\frac{9}{8}$
宮	6·00	1	0·45	$\frac{256}{243}$

變是降低半音的意思。故變宮比宮低半音，變徵比徵低半音。變宮，變徵，大致像西洋的Si Fa，但實際上變徵在西洋七段音階中無相當的音；比Fa高半音。比較圖如下。



十二律

七音相當於西洋音樂上的Do, Re……等，十二律相當於西洋音樂上的c，#c，d，#d，e，f，#f，g，#g，a，#a，b的十二調。故律是一定的，聲是不定的。定了十二律中的某一音爲宮，其餘的商，角，變徵，徵，羽，變宮的六音都可關係於宮而定位了。在西洋音樂上，保有一定的高度的音，如c，d等，叫做『音名』隨基音的位置而變更的，如Do, Re,等，叫做『階名』。故宮商等是中國音律上的階名；十二律是中國音律上的『音名』。就是：黃鐘，太簇，姑洗，蕤賓，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

〜史記：『黃鐘長九寸，圍九分。』故黃鐘，就是長九寸，圍九分的律管所發的音。故始定黃鐘音，就是取一個有一定振動數的音來，名之爲『黃鐘』的意思。十二律最先有的是七律。黃鐘爲宮音時，各音與各律相對照如下

(階名)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音名)	黃鐘	太簇	姑洗	蕤賓	林鐘	南呂	應鐘

律的構成，和七音同樣，也是用三分損益法的。今以——表示三分損一，卽上五度；以‖表示三分益一，卽下四度。七律相生圖如下：

(階名)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音名)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

以上只有七律。其餘五律，是把宮移上三次而求得的。其法如下：

先把宮移上一步，置於太簇上，則缺少了變宮變徵兩音，必須另造新音。這關係如下表：(律名但記首字。)

(階名)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音名)　太—南‖姑—應‖蕤—〇‖◉

這〇與◉是新音。其中〇是表示由蕤賓三分損一（卽取蕤賓

上五度音)所得的音，◉是表示由新得的音三分益一(卽取新音下四度音)所得的音。

這○名爲『大呂』◉名爲『夷則』然後再算彼等與黃鐘所成的音程的值。蕤賓與黃鐘所成的音程值，就是變徵與宮所成的音程值，就是3·06(參看前第四表)故

3·06(蕤)+3·51(五度)=6·57

這數目大於八度(6·00)。故降低八度，卽

6·57—600=0·57(大呂)

這就是黃鐘與大呂的音程值。次求夷則與黃鐘的音程值；夷則是由蕤賓三分損一，再三分益一而得的。故

3·06(蕤)+3·51(升五度)—2·49(再降四度)=4·08(夷則)

這與黃鐘大呂的音程值上加五度相同。卽

0·57(大)+3·51(五度)=4·08

所以夷則，也可說是從大呂三分損一(升五度)所得的。再把姑洗置於宮位，則又生出兩個新音來。

(階名)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音名)　姑—應‖蕤—大‖夷—○‖◉

這○名爲『夾鐘』，◉名爲『無射』。得與前同樣計算。

4·08(夷)+3·51(五度)=7·59

這大於八度(6·00)了。使降低八度。

7·59—6·00(八度)=1·59(夾鐘)

這是夾鐘與黃鐘所成的音程值。又

408(夷)+3·51(損一)—2·49(益一)=5·10(無射)

這是無射與黃鐘所成的音程值。但這也可說是由夾鐘三分損一而得的。

1·59(夾)+3·51(五度)=5·10

照這樣辦法而求新音，要求到甚麼地步爲止，或應當求到甚麼地步，這等議論且讓在後面。現在只要在無射下面取四度音，再作一個新音名爲『仲呂』仲呂與黃鐘的音程值如下：

5·10(無)—2·49(下四度)=2·61(仲呂)

這樣，已得到了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的十二音。這稱爲『十二律』今把順次構成的方法寫在下面。

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又依各音的音程值的大小順次排列時，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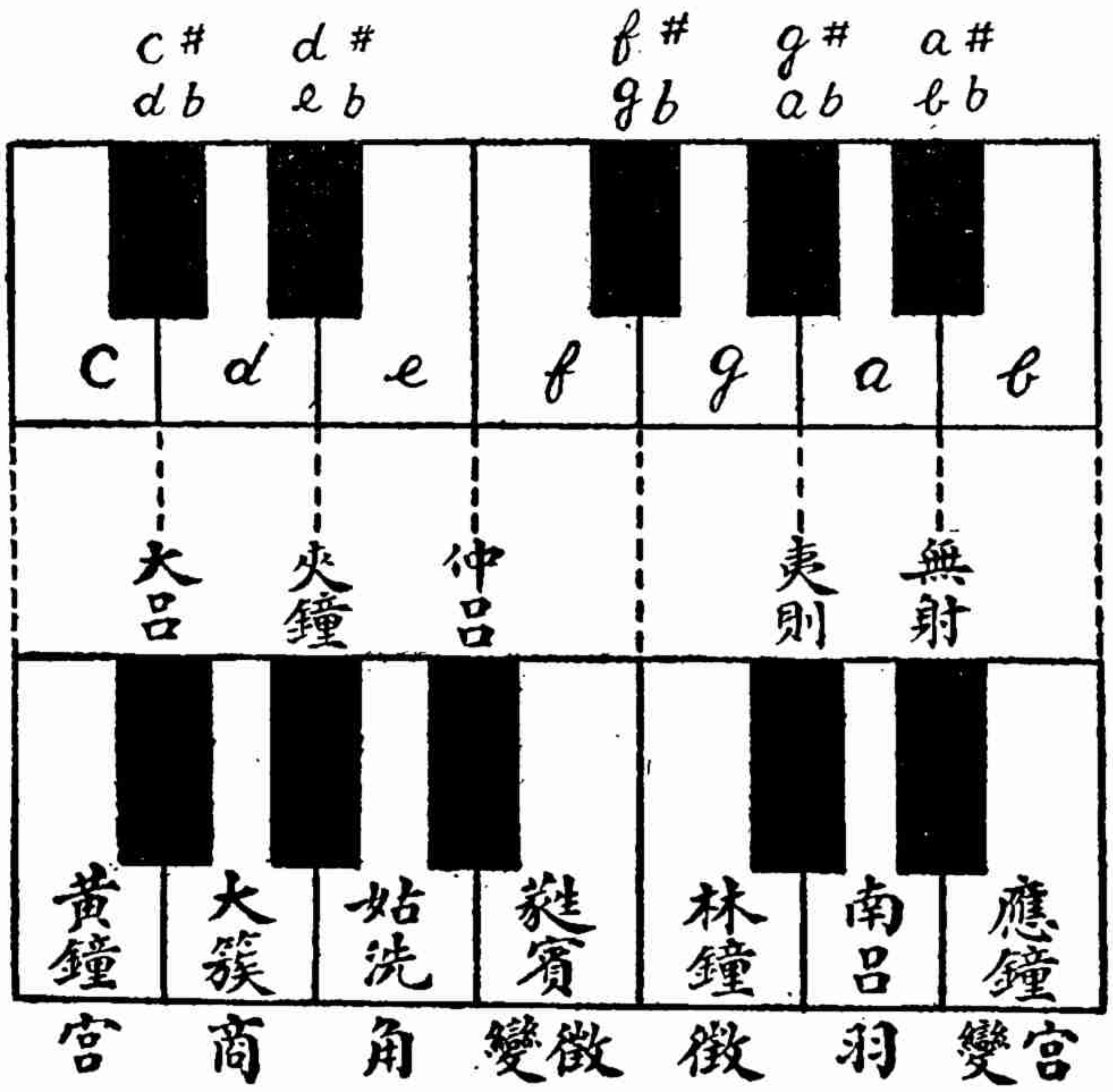
第五表

律名	與黃鐘所成的音程	各音間的音程
黃	0	
大	0·57	0·57
太	1·02	0·45
夾	1·59	0·57
姑	2·04	0·45
仲	2·61	0·57
蕤	3·06	0·45
林	3·51	0·45
夷	4·08	0·57
南	4·53	0·45
無	5·10	0·57
應	5·55	0·45
黃	6·00	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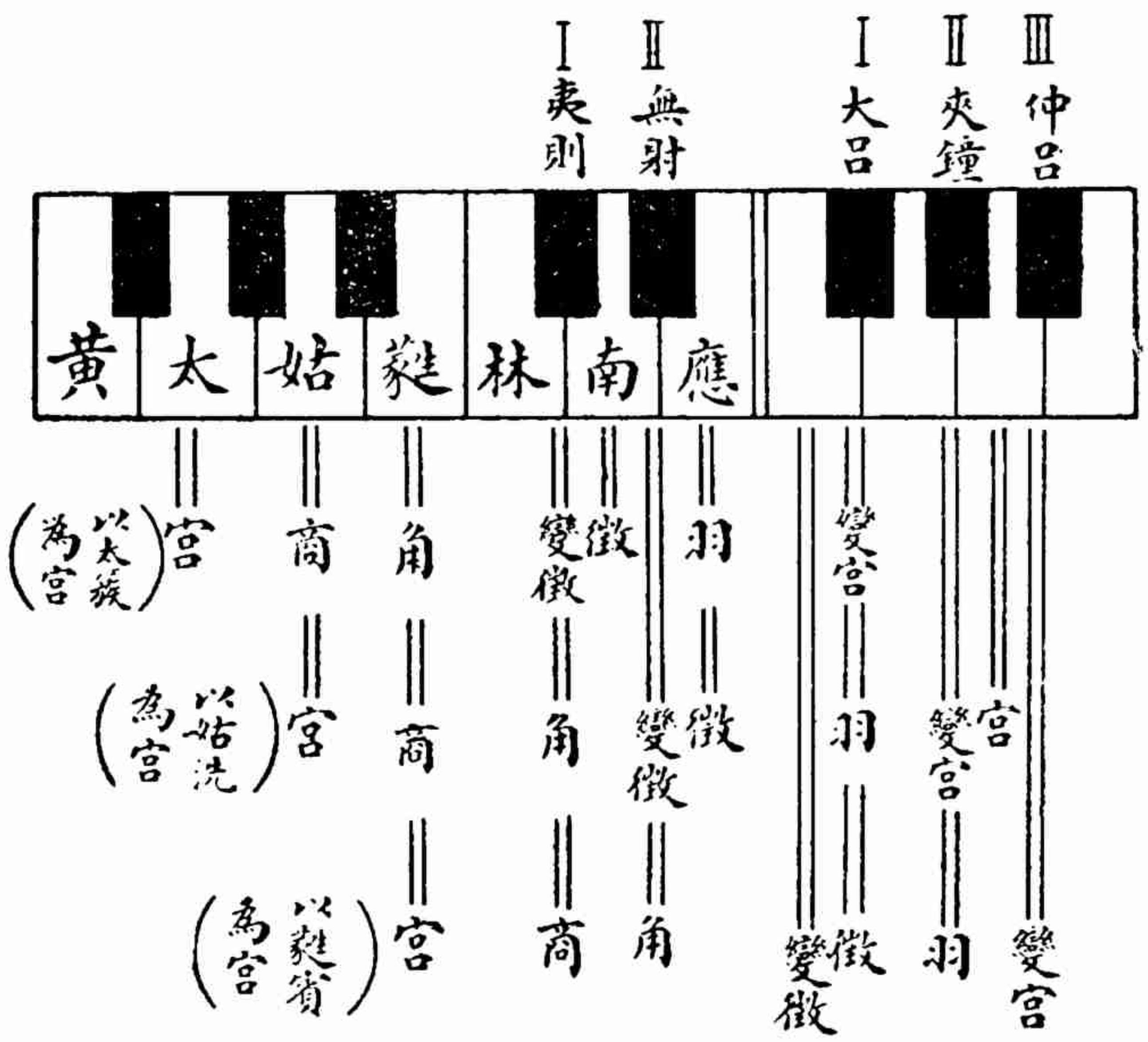
表內各音間的音程值，有0·57與0·45的兩種。前者曰『大一律』，後者曰『小一律』。大一律或名『嬰律』，小一律或名『變律』。這兩律都近似於半音。所以十二律是互隔着半音的十二個音，這十二音合成八度。現在再借洋琴底鍵盤來說明十二律：

前面曾經說過，西洋音階與中國音階的各音的位置，只有第四度音（fa，變徵）不同。西洋音階半音在三度與四度之間；中國音階則在四度與五度之間。假定作一個中國音階的鍵盤，就是A圖。五個黑鍵底求得的方法，再用鍵盤圖表明如B圖。

A 圖



B 圖



(說明)黃,太,姑,蕤,林,南,應是已有的七音。夷則,大呂是第一次以太族為宮時所生的新音。(上方I,II,III是表明次數)無射,夾鐘是第二次以姑洗為宮時所生的新音。仲呂是第三次以蕤賓為宮時所生的新音。

十二律每律有管名為『律管』。律管的長有一定,發一定振動的聲音。但中國古代尺度代代變更,所以研究律管,很不易得正確的結果。黃帝時所用的尺曰『縱黍尺』。九黍為一寸,九寸為一尺。故古尺以九寸為一尺。夏代則曰『橫黍尺』。一黍幅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故夏一尺,等於縱黍尺一尺(即九寸)。商代的一尺,等於夏代一尺二寸。周代一尺,等於夏代八寸。漢代一尺,等於縱黍尺十寸(即一尺一寸)。唐代與商代同。宋代一尺,等於縱黍尺十一寸一分。明代用曲尺,等於商代的尺。——尺度的變更,大致這樣。今姑且不問尺寸的實長如何,採錄歷代所記述的關於律管的話如下:

按後漢鄭康成(即鄭玄)說:『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鐘。管圍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

所謂下生即三分損一,即上五度。所謂上生即三分益一,即下四度。

又前漢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這就是下生者以$\frac{2}{3}$乘,上生者以$\frac{4}{3}$乘。便是律管長的三分損益法。今以黃鐘長為九寸,按此法求之,得如下。

第六表

黃……9寸

林……$9\times\frac{2}{3}=6$寸

太……$6\times\frac{4}{3}=8$寸

南……$8\times\frac{2}{3}=5\frac{1}{3}$寸＝五寸三分三釐三毫餘

姑……$5\frac{1}{3}\times\frac{4}{3}=7\frac{1}{9}$寸＝七寸一分一釐一毫餘

應……$7\frac{1}{9}\times\frac{2}{3}=4\frac{20}{27}$寸＝四寸七分四釐餘

蕤……$4\frac{20}{27}\times\frac{4}{3}=6\frac{26}{81}$寸＝六寸三分二釐餘

大……$6\frac{26}{81}\times\frac{4}{3}=8\frac{104}{243}$寸＝八寸四分二釐七毫餘

夷……$8\frac{104}{243}\times\frac{2}{3}=5\frac{451}{729}$=五寸六分一釐八毫餘

夾……$5\frac{451}{729}\times\frac{4}{3}=7\frac{1075}{2187}$寸=七寸四分九釐一毫餘

無……$7\frac{1075}{2187}\times\frac{2}{3}=4\frac{6540}{6561}$寸=四寸九分九釐四毫餘

仲……$4\frac{6540}{6561}\times\frac{4}{3}=6\frac{12974}{19683}$寸=六寸六分五釐九毫餘

這是單憑理論的。決不是純正的尺寸。因爲上面的尺寸，是由黃鐘以下依音的高低遞減管的長短而得的。到高八度的黃鐘音時（卽半律）管長爲四寸半，適爲黃鐘的半分。順次的管長如下。

	(寸)
黃	9·000
大	8·427
太	8·000
夾	7·491
姑	7·111
仲	6·659
蕤	6·320
林	6·000
夷	5·618
南	5·333
無	4·994
應	4·740
黃(半律)	4·500

這樣辦法，在實際上說來，口的大小，與音的高低關係很大。用竹爲管，決不能精密地適合，所以漢的京房也承認這點，不用竹管，另造一個器具叫做『準』。像晉書律歷志裏所說，『京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準究竟是否正確，雖不得而知，但竹聲的不可以度調，在那時已見到。京房論律較詳。據後漢書所載，每律用『算數』『律管長』『準絃長』三種數來標明。所謂算數，原是司馬遷所定的。鄭康成所定爲『十二律分寸釐毫絲數』，司馬遷則因要便於三分損益，故另創『算數』。故文獻通考裏說；『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今皆取之。且鄭先於馬者，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公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蓋律管之長，以九寸爲本。上下相生，以三爲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爲十分，而其下破分爲釐，破釐爲毫，破毫爲絲，破絲爲忽，皆必以十爲數。則其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歷，終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歷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爲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略可得而記焉。然亦苦於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爲得其要而易考也』。他的計算法是：『參一於丑，得三。因而九三之。與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爲黃鐘之法。又參之，律終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爲黃鐘之實。實如法而一，得黃鐘之律長九寸。』照樣計算，得各律的算數如下。

(黃鐘 177147 算
((林鐘 118098 算
(太簇 157464 算
((南呂 104976 算
(姑洗 139968 算
((應鐘 93312 算
((蕤賓 124416 算
(大呂 165888 算
((夷則 110592 算
(夾鐘 147456 算
((無射 98304 算
仲呂 131072 算

以上是用三分損益法的。（表示三分損一，（（表示三分益一，又照『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的算法，得算出各律管長的比例，與鄭氏同。（實是分子，法是分母。）

子· 黃鐘長九寸爲1

丑· 林$=1\times\frac{2}{3}$

寅· 太$=\frac{2}{3}\times\frac{4}{3}=\frac{8}{9}$

卯· 南$=\frac{8}{9}\times\frac{2}{3}=\frac{16}{27}$

辰· 姑$=\frac{16}{27}\times\frac{4}{3}=\frac{64}{81}$

巳· 應$=\frac{64}{81}\times\frac{2}{3}=\frac{128}{243}$

午· 蕤$=\frac{128}{243}\times\frac{4}{3}=\frac{512}{729}$

未· 大$=\frac{512}{729}\times\frac{2}{3}=\frac{1024}{2187}$

申· 夷$=\frac{1024}{2187}\times\frac{4}{3}=\frac{4096}{6561}$

酉· 夾$=\frac{4096}{6561}\times\frac{2}{3}=\frac{8192}{19683}$

戌· 無$=\frac{8192}{19683}\times\frac{4}{3}=\frac{32768}{59049}$

亥· 仲$=\frac{33768}{59049}\times\frac{2}{3}=\frac{65536}{177147}$

最後的仲呂長爲九寸的一七七一四七分之六五五三六。故曰：『鄭氏以一寸分爲一萬九千餘份。』因爲九寸分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份，就是一寸分爲一萬九千餘份。司馬遷單用算數表示律的高低，鄭康成用『十二律分釐毫絲法』其實兩人都是單憑理論，不能純正地實施的。

京房的準，在當時恐是比竹聲爲純正的。然究竟準是怎樣製成的，不易考察，據後漢書所載，京房所定準的絃長，和各律的算數和律管長對照如下。（準絃長尺寸數下面的數字，是準上所定的一種數目，使餘分更加精密的）

第七表

律名	算	律	準
黃鐘	177147	九寸	九尺
林鐘	118098	六寸	六尺
太簇	157464	八寸	八尺
南呂	104976	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五尺三寸 6561
姑洗	139968	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七尺一寸 2187
應鐘	93312	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四尺七寸 8019
蕤賓	124416	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六尺三寸 4131
大呂	165888	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八尺四寸 5508
夷則	110592	六寸六分、小分二弱	五尺六寸 3672
夾鐘	147456	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七尺四寸 18018
無射	98304	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四尺九寸 18573
仲呂	131072	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六尺六寸 11642

以上都是以黃鐘爲九寸，以半律黃鐘(即高八度黃鐘)爲四寸五分的。但實際上出黃鐘音的管長九寸時，出半律黃鐘音的管的長非四寸半而是三寸九分。『所謂竹聲十三律』便是竹聲十三律各律管長如下：

黃九寸　　大八寸三分五釐一毫強
太七寸八分六釐六毫強　　夾七寸二分九釐四毫強
姑六寸八分五釐九毫強　　仲六寸三分五釐強
蕤五寸九分六釐三毫強　　林五寸六分
夷五寸一分七釐一毫強　　南四寸八分四釐四毫強
無四寸四分六釐三毫強　　應四寸一分七釐二毫強
黃三寸九分　　(半律)

這計算法，據田邊尙雄所述如下：

凡管口大比管長爲小的時候，管口的影響必比例於管的半徑，今定管長爲 l，管口的半徑爲 r，其中所生原音的波長爲 L，實驗上得式如下．

$$\frac{L}{2}=l+ar$$

a 是一定數。故 r 一定時，ar (卽管口補正)也是一定的。各律管的直徑，三分三釐八毫強是一定的 (黃鐘長九寸，圍九分，然這圍字很難解說。有的說圍是周圍；有的說，圍是管口斷面積的意思。從前說，『圓周 = 圓周率 × 直徑』圓周率的值作爲 22/7 計算時，管口直徑得二分八釐六毫強。但中國古代以圓周率爲 3，故得管口直徑三分。這是不正確的。從後說，『面積 = 圓周率 × (直徑)^2 ÷ 4』圓周率作爲 22/7 時，得管口三分三釐八毫強。但胡安定用三爲圓周率，得直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是誤的。現在姑從後說，定管口直徑爲三分三釐八毫。) 今以黃鐘的波長爲 L，則半律黃鐘的波長爲 L/2. 故

$$\frac{L}{2}=9+ar \qquad \frac{1}{4}=3\cdot 9+ar$$

由這兩式求ar的値，得一寸二分。這是管口補正的値。故

$\frac{L}{2}=9+1\cdot2=10\cdot2$

這是黃鐘底波長的半分。就此行三分損益法，得到純正的十二律的波長的半分，再各減去管口補正一寸二分，就得到純正的十二律管的長。所得各律管長就是前表，

明代的朱載堉發明『律管平均率』。他的方法是求黃鐘管長九寸和半律黃鐘管長四寸五分的比 1:2 的十二乘根，用以分定各律管底長短。即自黃鐘長九寸起，順次以 1/2 之十二乘根乘之，以求律管的長。但這在絃上是可行的，在竹聲不能實施。故清代的陳澧在黃鐘九寸和半律黃鐘三寸九分之間應用連比例，造出『連比例十三律』但所求得的値也不是正確的。因爲律管必須施用像前述的一樣的管口補正，所以倘要求正確的十二平均律管，須得在黃鐘的波長的半分10·2寸和他的半律的波長的半分5·1之間應用連比例，求相應於『十二平均律』(見後)的波長的半分，再各減一寸二分，然後可得正確的十二平均律管。據日本東洋學藝雜誌中村清二曾用這樣的方法求得正確的竹聲平均律。今集朱載堉，陳澧，中村淸二所求得的平均律管長如下。

第八表

律名	朱載堉	陳澧	中村清二
黃	9·000寸	9·000寸	9·000寸
大	8·494	8·394	8·428
太	8·018	7·829	7·887
夾	7·568	7·302	7·377
姑	7·143	6·812	6·896
仲	6·742	6·353	6·441
蕤	9·363	5·925	6·012
林	6·006	5·526	5·608
夷	5·669	5·154	5·226
南	5·331	4·807	4·865
無	5·001	4·182	4·203
應	4·767	4·182	4·203
黃	4·500	3·900	3·900

律管，有以玉製的，有以銅製的，古來傳說頗多。後世要求眞確的定法，十分困難。據說『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又，『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又，『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大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玉律』。據這等話，古時律管又是玉製的。而漢章帝時王莽又以銅爲律管，說道可以『同』天下，齊風俗的。總之，中國古來的記錄，大都是經典式的；中國古來的尺度，又是代代變更的；而治音律者又大都是迷信於陰陽，五行，節候，曆數的；所以失傳以後便不易探得眞確的情形了。（未完）

人權論之眞諦

吳品今

一　盧梭與法蘭西革命

人類政治的發展，不外分化作用之一現象，而思想實爲其根據。思想者蓋足以支配世界之一切者也。雖然，思想之有勢力，固多在適宜之環境中；蓋精神界亦與物質界相同，二者均適用適者生存之法則。例如關於社會契約說，霍布士之思想，在擁護君權之時代則有價值；反之盧梭之思想，在直接民治之時代，則有價值。

盧梭果爲何如人乎？彼乃打破法蘭西君主政體之專制主義，而唱導關於主權之嶄新的學說者也。盧梭嘗着手於政治哲學之研究時，其精神已浸潤於霍布士洛克之教訓。其著名之作，則有民約論。民約論之要旨，大抵謂根據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人人均自由與平等，惟人類因不能孤立自存，乃相聚而謀組成團體，藉公共勢力以保持各人之生命財產，勿使蒙他方而之侵害。相聚之後，人人皆從屬於其他之衆人，而實毫不損其固有之自由權，與未聚以前無異。若此者，即邦國所由立之本旨也，而民約者，即所以達此本旨之具也。

盧梭曰：『吾儕各將自身及一切權能，放置於最高的國民總意（General will）指揮之下。吾儕認各份子爲全體不可分之一部。』又曰：『各個自奉於全體，而非給與一人。』

盧梭之意，稱此自奉於全體之各份子曰 Citizen 者，乃各有主權之一股份，稱此自奉於全體之各份子曰 Subject 者，乃服從國家所制定之法律。是故有違反總意者，全體得強迫其服從。彼其服從總意，固仍不失其自有之權利。蓋所謂總意者，原爲各個人們所自造，而被強迫云者，亦正爲自由而受強迫也。

盧梭之意，以國民總意即爲法律，即爲國家的主權，政府乃個

人與個人結立契約而生者。人民服從現存政府，本爲其所自願，苟如不願，則可不服從之。但國民總意，須由人民直接集會發表，若代議政體則不能發表國民總意。

民約論之旨略具於此。自歷史派視之，則覺盧氏之說，毫無歷史事實之根據。然追溯關於主權嶄新之思想者，莫不首數民約論。

Lecky 氏曰。『法國革命所以異於他之政治運動者，在以宗教信仰之狂信與熱情及以臆說與政權之概念指導人們耳。而此新教之經典，則盧梭之民約論是也。』

盧梭之民約論，其政治思想最適合於當時社會之境遇，故爲法蘭西全社會所歡迎。而此種流行的政治教義，且傳播於亞美利加，以促成十三州之離英運動。盧梭如夢之理想，忽焉實現於彼新鮮之天地。或謂盧梭契約說到底難於實現者，誠不免過於武斷。

又H. T. Tozar氏曾論及民約論曰『在革命時代，民約論被認爲立法者之標幟，法律家及公法學者，始終引用之。』Camille Desmolins 曰『民約論普遍的感化人心。』Taine 氏曰。『一七八四年某官吏之子初習法理學，即以民約論爲教科書。』

由此以觀，民約論之普偏於社會者爲如何？就事實察之，當法國革命時代，人民於葡萄月（Vendemaire）二十日之讚美歌，曾有曰『盧梭者乃眞正之市民，而自然與眞理之朋友也。』義勇兵歌曰『烏乎公乃革命之證人也，公乃先鋒！……公之書，啓發吾人。』

又 Mallot du Pan 曰。『盧梭之書受社會中下兩階級之歡迎，蓋百倍於福祿特爾。以主權在民主義播種於法蘭西人民，最生極端之結果者，僅盧梭而已。』甚至拿破崙亦謂『苟盧梭不生於斯世，則法蘭西革命決不發生。』噫，盧梭之思想，其影響於政治者，又何如哉？

讀盧梭之書最應注意者，約有兩點，析述如下：

(一)國民總意（Volonté Générale）——彼所謂國民總意，必由多數人民直接集會發表，是名 assemby（註一）若代議政治，固不能發表國民總意。例如英國國民，雖尙自由，然其自由僅在於選舉議員之一時，迨選舉既竟，仍不免爲代議政治之奴隸。

(二)政府之性質（The nature of Government）——政治團體與主權，蓋出於契約，政府乃國民與主權者間之存在物，

國民總意所形成之契約，端賴政府以執行之，是名『公力』(The Public force)。其次則國民集會由法律承認一國所具之成憲，尚不足以表此公力，必有非常集會，(註二)處議一切特定事件。此種集會，既爲特定的，又爲定期的，則無能廢止之，亦無能使之延期。屆指定之日，人民自有正當權力召集此會，不必經過形式的召集。苟當政府崩壞，政權失託，則人民合法集會，一如主權者。凡市民爲神聖，一如最初之有司。職此之故，人民服從政府，概根據於自身之意願，苟與意願相違，則國民不必服從之。

(註一)法蘭西革命時代第一次國會稱爲 National assemby

(註二) Gettel-Read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P. 123

論者稱盧梭之說爲極端民權主義之源泉，蓋有可徵。而盧梭之思想與霍布士洛克不同者亦在此。霍布士與盧梭雖同主張主權絕對無限，然霍布士爲擁護君權者，彼所謂主權絕對無限，乃君權無限耳。主權苟經人民轉讓於一人或一團體之後，則人民永無主權。故一人的主權者，得超出於社會契約之上，而不受其拘束，此與盧梭之說，正相反對。蓋盧梭認主權永屬於人民，人民同定契約，政府之權力，不過受此種契約之委任，因之政府與主權者，亦必受其限制。又洛克與盧梭雖均主張社會契約爲人民所同定，政府權力，乃屬有限，然洛克認人民有最高的主權，僅在於政治發生變態之時期。盧梭則認最高的主權，無論何時均屬於人民，此諸家思想之異點。Sir F Pollock 評盧梭之說較洛克爲平易，較霍布士爲武斷，可稱確適。(註三)

(註三) Rousseau was more popular than Locke and more dogmatic than Hobbes.

盧梭因唱自然權利，各國新政治的組織及法律觀念，幾無不被其影響者。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之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首節即云。『人類權利，生而自由平等，且永保自由平等。』又如一七七六年美國有名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其文有曰。『(一)人類於其出生即爲平等。(二)一切人類均有天賦不可讓之權利。(三)生命自由及幸福之追求，均屬於此種之權利中。(四)政府爲確保人類此等之權利而組織者。(五)政府正當之權力，惟僅因其被治者之同意而成立，』云云。原文爲哲佛生(Jefferson)起草。蓋受盧梭思想之播植者不少。當時美儒有謂吾人之自由平等，非憲法所給與者，憲法不過權利之宣言耳。今則此成語漸及東方矣。革命思想，實人生眞理之總和，亦如權利焉，自然而有者也。

二　多瑪斯潘之人權論

於英美之政治家中，最初發見法蘭西革命之眞性者。有布克(Burke)氏主張擁君主與貴族，頌讚英吉利憲法之光榮。然痛斥君主政治及教會專橫者則惟多瑪斯潘(Thomas Paine)耳。彼所著之人權論(Rights of man)。不啻與布克格鬭於戰場。以此掊擊君政固猶未足，更著理性之時代(Age of Reason)；直向教會挑戰。

當法蘭西革命，走於極端，布克尊王之著述，大得進步派之讚賞，革命派之主義因之全然失墜其信用。潘氏認社會之人心所以激生如此之反動者，厥在布克，乃毫不躊躇而草人權論等書。潘氏以爲苟人類如不掃去世襲的立君政治與國立僧侶之二大專制，則社會決無希望。於是唱社會原則與人民組合之說以補救之。其言曰。

『人類支配階級之大部分，非政府建立之結果，而其起源，乃在社會之原則與人類天然之性質也。若此者本存在於政府以前，政府之形體，縱歸廢滅，亦不能不存在也。人對人相互之依賴，與交互之利益，及開化社會全般的相互之關係，結合之遂成爲一大連鎖。……政府者，不外根據於社會原則而行動之人民組合也。』

由氏之說，則又與盧梭契約說相異。換言之，盧梭之說，以政府爲社會契約所創造，而潘氏之說則以政府由社會原則自然而產生，此其歧也。

潘氏認個人有專制君主不可與奪之之權利。其言曰。『自然權利云者，始終附隨於人之生存權之謂也。於其中包有智的權利(Intellectual Rights)及於不侵害他人之權利範圍內，爲求自己快樂與幸福，而個人行動之諸權利』

氏認人與人以生、以思、以動、而有保護動作所得之自然權利。或爲君主的政府，或爲貴族的政府，或爲民主的政府，卽由一人支配或多數支配之政治，概不必問。苟不侵害他人之權利，則於肉體智能及產業之領域內，無干涉他人自由之權利。國民之權利，蓋由天賦之權利自然而生者也。

* * * * *

予讀二氏之書，慨焉有感於道理與時代。今當政權失託，而多數不甚了解國民總意與自然權利之云何，故略述之，望有繼予作而發揮者焉。

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波跋雷太

南斯拉夫 Simo Matavulya 作
胡伯懇譯

在那鎮和島的中間，平靜的海，在已經西沈的熱的太陽的反照裏，顯得玻璃一般的光滑。一隻小船向島駛來，帶着兩個男子在裏面，一個划槳，一個靠舵旁坐着。雖然還是在四月的初上，可是太陽的燃燒直衝到他們的眼睛；他們掉轉頭來，對着小山，那較遠的幾個山頂上，還被積雪覆罩着。船身沈重。那划槳的，一個中年的男子，生得不很像一個舟子，却像一個擠夫；而那坐在舵旁的是年青，焦褐色而且精壯，著着海軍的制服。當他們駛船離鎮時候，那年長的便糾纏着問他，問他是誰，從那裏來的，認識什麼人，服務多久了；可是一聲兒回答都沒有，便重復歸於寂靜了。因為那年青的島民，克拉本的尤賴魯克昔，和他同島的居民相像，是沈默而且不大喜歡講話。他只是靜靜的坐着抽煙，看着在他週圍的偉大的世界，便是海和天。

漸漸的，那島的邊際看得清楚了。他們最先認出一株樹和一個高的鐘塔，那是在島的一端，在別的一端便是村莊了。有一個寺院的古老的松林，顯出這克拉本島和所有其餘的島的不同。在克拉本島後面的紅光突然的更加明亮了；羣鷗更加頻頻的向水面裏鑽；成隊的海豚掠過船舷，這便把正在幻想着的少年驚醒轉來了。

『上帝保佑！』他囁嚅着，從老人手裏拿起一枝右舷的槳。

不久，船底擦在埠頭的沙石上！同時寺院裏喚集晚會的鐘聲響起來了。尤賴跳上岸，光着頭站了片刻，禱告着。那老人在重又駛開之前，舉起他的帽子，以示敬於『天使之主』。

那水手迅速的踱到街上，這街可以叫做一條大街，因為旁的還有兩條，但都是偏街而且短得許多，房子是用一色或多色的

石造成的，因陳舊而變黝黑，有着普通樣式的窗子和綠色的百葉窗。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個院子，爲着養驢子和堆積作燃料用的葡萄桿。要是那少年是一個偶然來島上的生客，他必然覺察到那村莊的荒涼了；瞧不見一個人影，聽不到一點人聲，彷彿瘟疫已經把所有的居民捲去一般，只有煙霧從荒廢的爐灶騰着。但是尤賴並不注意到這一點；他知道他的同伴差不多都在他們的園子裏，在那隔水的賴席那和洽特妥滑次兩個村莊裏。

他的家是在大街的盡頭。他走到屋子的後面，靜靜的踱轉去，便瞧見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站在葡萄桿的高堆上，靠着院子的牆頭。當他朝着她走去時候，彷彿他從天上落下來似的，那小孩幾乎要呼叫起來了。他把手指放在唇邊輕輕的叫一聲『夏伊』，便張開兩臂說道：

『來，跳下來，一，二，三。』

小女孩便跳入他的臂膀裏，當她吻着他的時候，尤賴插嘴問道：

『你在柴堆上面幹什麼？媽媽在那裏呢？』

『媽媽在廚房裏，』夏伊回答說，牽着他的手，歡樂的跳躍，『你回到家裏了！我跳得下來，密許却說我不敢呢。』

尤賴把她帶進院子裏，說道：

『你切不要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來，這於一個小女孩是不大好的。密許是作弄你的一個小滑頭呵！跟我來罷，放輕些，讓我們使媽媽喫一驚。』『讓我們跳到她面前，』夏伊低語道。

尤賴站在那研光的地板的屋子後面的門旁，那屋子占有全所房子的長度；對方向的兩扇窗門全開着，放進充分的光線。什麼東西吸收到他的眼裏，一切仍然在各自的原位放着，恰恰和他別離的時候一般，幾乎和他的祖先訣別他們的光景也是一般；放着壺和盆的架子，兩口大的胡桃箱，和一張長的橡樹桌，上面放着一個耶穌釘十字架的像框，一條長櫈和幾把三脚的椅子。他的眼光終於停留在一個婦人的影子上面；她在爐子的近旁轉面朝着火的一邊。尤賴輕輕的咳嗽一聲，那婦人掉轉身子，站了片刻，他們便在窗子間會見了。

他們一齊的喊起來：

『上帝保佑尤賴。』

『媽媽，親愛的媽媽。』

在第一回擁抱之後他們相互的注視各人的眼睛，那些小的明澈的藍眼睛，在我們島上，是由一代一代的忠實的傳下來的；

而且同樣的傳下來的，還有短的頭和圓的臉，生命的歡樂，堅強的信仰，想像的缺乏，和有限制的字彙。尤賴的母親勒賽看去頗像他的阿姊，不過長了十歲的樣子，實在不過如此。他們都有稍微粗笨的鼻子，短而圓的頰，白而帶玫瑰色的頰；眞的，幾乎他們唯一的區別只在耳環上面罷了，那母親兩隻耳朵都帶着，而那孩子只帶在右面的一隻。

他們起頭成串的問答起來，劈頭都用着『怎麽，』這是島民的習慣如此。

『怎麽你好嗎，媽媽？』

『怎麽，我很好，尤賴，你呢？』

『怎麽，我是安適而且好，爹爹怎麽樣呢？』

『怎麽，爹爹也很好。』

『怎麽，密許呢？』

『密許也好而且十分長成了。』

停了片晌，母親拿了最大的一把三脚椅，那是幾百年來特別給家長坐的一把，拖到火的近傍，童子便坐下來，捲起一支雪茄；他的母親在一隻盆子裏把魚洗擦起來。

勒賽低低的俯着工作。她再說時，她的聲音顫顫的，似乎很倦的樣子。

『可是你信裏說，在以後的十年中間你不回來哩。』

『是的，我騙你……要給你小小的喫一驚。』

『你已經環繞了地球嗎？』

『沒有環繞遍，但路程很遠，直到亞美利加。』

『你可看過各樣的百姓嗎？』

『各樣的都看過。』

『還有黑人呢？』

『是，還有黃的，……收成可好嗎？』

『不，雹子把葡萄傷害了，我們只有三十桶的酒和六桶的油。』

又停了片晌，尤賴說道：

『怎麽，有什麽新聞沒有？』

母親一時沒有回答，他再說道：

『瑪麗賽的消息怎麽樣，好嗎，媽媽？』

『消息不好，我的兒，』母親囁嚅着回答。

尤賴跳起來嚷道：

『天使之主呀！什麽事啦？』

『不是好消息，不——不——，』那婦人搖着頭重複的說，深深

的嘆了一口氣。

『基督的苦難呀！媽媽，什麼事啦，你爲什麼不說她可是病了．嗎？』

『她已經……』。

『什麼——死了麼——』？

『是……』。

尤賴倒在他的椅子裏，發青黑色的眼睛，喫驚地注視着他的母親半晌纔說道：

『這是當眞的嗎？』

『是的』母親確定的說，從她的眼眶裏搭去一點眼淚。很久的，那童子儘坐着啜泣，喊着：

『阿媽媽！阿媽媽』

他終於問道：

『耶穌的傷痛呀究竟什麼事啦？』

『她的右臂下而長起一個腫瘤來了。老瑪替耶帶她到鎮裏的醫生那裏，但是他說「這是不中用的了」。瑪替耶又帶她到女巫那裏，她也說「這是不中用的了」。於是瑪替耶許了一個願，亦着脚跑到天使之主那裏，可是什麼都不中用呀！她那又可愛又年青的身軀橫在祝福的地上朽腐着到今已經八天了』。

『她的——阿媽媽，你可曾到過那可憐的少女的葬地嗎？』

『上帝佑你可憐的兒呀！除我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你已經看中了她，連她自己可憐的孩子，都不知道哩』。

『波跋雷太，波跋雷太』，尤賴手掩着面叫道，『我可憐的小姑娘呀！她永不知道我已經把我的靈魂許給了她，在海上，在亞美利加，甚至在我值班的當兒。看呀！昨天我在鎮裏還爲她買了一個指環呢』。

他站起來，從他的褲子裏，掏出一隻匣子和一枚金指環，他把這遞給他的母親，重又坐下來啜泣。

『媽媽，媽媽，我也要死了』。

『上帝佑你癡孩子！』勒賽囔着，把指環放進她裙子的深深的一個袋子裏，『你可是一個耶教徒，或者你已經變了一個猶太人嗎？你打算違背上帝的意志嗎？來罷，我們的家人從那邊來了。這是可恥的，要是你不去會見他們；而且這是更加可恥的，倘然給他們知道你爲什麼悲悼，因爲你不曾向她求過婚，人家又不知道你回來打算怎麼幹。爲她的靈魂禱告一遍，便候船去罷』。

她給他一盆水，他洗了手，洗了眼，帶點羞愧的神氣，帶着他的

小妹妹向他來的一條路上走出去。

小小的埠頭已經擠滿了船隻，響着人的嚷聲和驢子的叫聲；因為每隻克拉本的 Gayeta（是一隻大於一噸，船頭裝甲板的小船）是帶着一匹馱柴草的驢子的。這是禮拜六的一天，所以他們回來得更加遲些。

他的心冰結了，當他最先看見瑪替耶，戴着一頂黑色小帽子，和他的兩個女兒，著着黑色的罩衫。他覺得心房緊張了，當那時候他們的一個認識了他，喊起來：

『看那個水手，怎麼這是勒賽姑母的尤賴哩。』

那是配華坦灰賴，是瑪麗賽的妹子，而且很像她。

大家因為忙着收拾他們的工具，趕着他們的驢子上岸去，所以都沒有注意到他；可是他立刻把他們全都瞧到了，那及姆魯克昔尤闌坦灰賴，柏來朋達，尤搿和他們所有的家人，以及少年們。他於是覺着必須喊道：『你在那裏呀，克拉本的可愛的花，瑪麗賽坦灰賴，你在那裏呀？從你的園子裏來罷，那我可以聽到你那輕微的銀一般的聲調，而且注視你那柔軟的身材，那白的臉和那些可愛的黑的眼睛哪！』

瑪可魯克昔當他的兒子從後面走向他來的時候，正在縛住他的小船。那清瘦而結實，約莫在四十五歲年紀的『老人』，把韁繩牽着驢子立罕，而密許推着他的兩隻後腿，夏伊繼續的喊着：『尤賴回來了！他在這裏！』他們沒有一個掉轉頭來，直到立罕帶着荷負跳到岸上。於是密許，一個十六歲的活潑的童子，擁抱着他的哥哥，不讓他離開。瑪可只不過伸出一隻齷齪的拳頭，握一握尤賴的手，說道：

『喂！怪呵！你好嗎？』

『我很好呢，爹爹』尤賴握着他父親的手回答說：『密許長得好快呵！』

『像一株野草』，父親說，他拿了一支燃着的火柴，還沒有點起煙管，先把兒子的臉上照看一回。他噴了一兩口煙，便把手放在尤賴的肩膊上，說道：

『好，究竟有什麼心事呀？』

『怎麼爹爹？』

『因為你的臉顯出青白色，你的眼睛也紅着哩。怎麼，年青的尤來搿在六星期之前從海軍裏回來，還告訴我們說你像玫瑰一般的紅呢。』

『我從昨天起有點不大舒服呀。』

村人起頭打他們面前經過。雖在黑暗裏，他的制服究竟惹起人家的注意；聽得到的聲音這麼說着『那可是年青的尤賴嗎？』

『怎麼，是的，這是尤賴』『喂，尤賴，你好嗎？』

實在的，瑪可不是一個性急的人，連老驢子立罕也知道。一羣一羣的人走完了，他才獨自走上去。夏伊和密許拉着尤賴的臂膊；而父親呢，他踏着腳下的石子作響，起頭告訴他的兒子過去的夏季的事，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消費，和他們日常生活的零碎小事，在他出門二十五個月中間發生的。

勒賽在屋前等候他們；長櫈上放着一瓦盆的水和面巾。孩子們把立罕揹着的東西卸下來，讓他躺在一邊，瑪可快快的脫下了他的短衫，背心和襯衫；棕黑色的身軀俯在盆子上面，露出全副肋骨和脊柱。他先洗了手，隨後把清水洗面，再換清水洗他的肩膊；待到他的妻給他擦背而且揩乾了，他奔入屋子裏，著上清潔的衣服。密許照樣的洗了一回；夏伊只擦一擦她的肩膊。

晚餐的桌上放着一碗青菜，一碟油煎魚，大麥麪包的碎片和一瓶 Bavanda 便是摻水的酒。

勒賽從耶穌釘十字架的像框底下，拿起兩串念珠，把一串交給她的丈夫。他們五個人都轉向聖像。那父親高聲的說道：『依賴聖父聖子和神的名字，阿們；』於是他們一同唸『主的祈禱』『福哉瑪利，』以及別的念珠禱。這樣，大約經過了一刻鐘。

晚餐經歷了兩倍的時間。誰都不說話。勒賽用肘節撞尤賴，他勉強的嚥下幾口。瑪可每口鄭重的咀嚼，他的手掌支着他疲倦的頭。只當他們第一次傾酒出來時候，他迅速的瞧着尤賴，又瞧着他的妻，於是拿起一杯酒來，說道：

『怎麼，賴上帝的名字，我們這個孩子真是一個好人兒呀！真是一個偉大的年青紳士！等一會兒，等我們將鋤頭放在他手裏。』

大家喝着同一瓶裏的酒。母親裝起一個手勢，兩個小孩子便走上步梯睡覺去了。勒賽拿出小一些的一隻瓶和一隻玻璃杯，她傾出來時，這顯然是黑而厚的純酒呀。瑪可舉杯祝賀他的兒子道：『歡迎你回家！』便把杯子裏的酒喝乾了。勒賽照樣的喝了半杯，便把瓶和玻璃杯子放在她兒子的面前。同時他的父親把一枝煙管放在他前面，又裝了煙，說道：

『你在柴達過了好快活的一夜呵，我知道呢；今天你又在鎮上暢喝了一回酒；誰都知道呢，嗳？』

『怎麼？』少年問道，勉強的微笑着。

『還有你在亞美利加見過什麼樣的魔鬼呢？』

『我怎麼知道呢，爹爹？一個命令出來了便做去在我們的眼前，只是一艘巡洋艦，瑪利兌來賽駛向澳大利亞去的，足足五個月的一回旅行。』

『他也看見過黃的和黑的人呢，』母親插嘴說，她的手指敲着桌。

『你當真相信水手們告訴你的一切話嗎？』瑪可問着，掉轉頭對着天花板打了一個呵欠，『他們很會說誑的告訴我，你積蓄得幾多了？』

『五十個泰斐爹爹，』尤賴回答。

『這不算多；勞可坦灰賴有二十個帶回來，其餘的交給我，那麼你睡覺去罷。明天禱告之後，訪候你的叔父夏賽和叔母瑪麗去。』

『自然，』母親插嘴說。

父親喝乾了一杯酒便站起來，懶洋洋的出去了。勒賽點起一盞小油燈，跟着他的丈夫。尤賴把頭支在肘上，一動也不動。從樓上的屋子裏，透出他雙親的深而合拍的鼾聲，這便把一幅日常家庭生活的圖畫完成了。尤賴他的頭部完全被一種恐怖的癡情占住了，起頭注意的聽着那鼾聲。這每日常有的事情，似乎於他是一種神秘的東西了；這個顯示着夜的過程，和一切東西的過去而永不再來。於是他起頭把鼾聲數起來：他數了一百，二百，直到重且粗的一聲驚醒了他的幻想。雄鷄首先在那裏決意的打破村裏的寂靜，其餘的便聯合的競勝起來了。

在重復寂靜的一刹那，尤賴被一個恐佈捉住，而且記起兒時的一切故事來了。怎樣的在天使之主週圍的那些坟墓破開來，死人們都走出來，尤其是那些新葬的不慣寂寞的。在那裏，可憐的瑪麗賽，她從來不知道他的愛而只在這晚上新知道的，正在奔向他來要他的指環。桌子上，一縷火燄舞動着，火花裏颯颯的有什麼東西響着；尤賴嚇得跳起來了。但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他的眞實的性質，他的務農和航海的氣力，把片時間的懦弱制伏了。他俯着頭爲她的靈魂背誦了一回禱告，又坐下來，疲倦的頭伏在相疊的臂膊上睡着了。

勒賽照常第一個起來，看見兒子這麼睡着。她把火點起，煮好了咖啡放在兒子面前，輕輕的推了他一下。少年站起來，昏沈沈的，惘然的看着他的母親。他終於取出一隻又雅緻又新的金屬的菸盒子，拿些菸葉放在一張紙上，捲起一支雪茄，吸着。他的母

親在對面眼向下的坐着手指敲着桌。

『媽媽，我今天不要出去了。』

『連禮拜堂裏都不去嗎？』她問，沒有抬起她的眼。

『什麼地方都不去。我要躺在小屋子裏，你可以告訴他們說我病了。』

『這是一件罪辜哩。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恰在黎明我還沒有醒時，正是上帝給夢的當兒。』

她實在要兒子問她做的是怎樣的一個夢；可是他一點都不做聲，她便用低低的聲調的聲音接下去，眼向着下。

『我夢見那可憐的姑娘，那波跋雷太。黃昏時候，我一個人在屋子裏，她走了進來，臉色蒼白，啜泣着，一隻苦惱的臂膊縛着繃帶。她引我到窗口，伸出全臂指着那海，指着那海上的一隻大船，你便在這上面。她可憐的姑娘嗚咽着說道：「他在那裏！他來了，但是我不能夠……」這苦惱的臂膊把我拖下去直拖到底去了。教他娶了配華罷！』

勒賽停住了，袖子揩着眼淚。

他們沈默了好一會；母親抬起眼來，看看兒子的臉；在這上面，喜悅的生氣漸漸兒回復過來了。

臨了，他低聲問道：

『這是眞的嗎，媽媽？』

『是，我的兒，而且我的發，八是那祝福的天使之主哪。』

『好，媽媽，照上帝的意旨做罷。……波跋雷太，……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小姑娘……。』

* * *

麥台胡爾耶(Simo Matavulya)爲近代南斯拉夫第一流小說作家。一八五二年生，一九〇八年死。亞得里亞海濱的重要海口達馬西亞(Dalmatia)是他的故鄉。達馬西亞爲塞爾維亞民族的居住地，風景明媚，居民多以漁爲業。這篇就以描寫作者故鄉達馬西亞的漁民生活爲目的，地方色彩非常濃厚，麥氏的作品大半可拿這短篇來作代表。

譯者附誌

幸福童子（續）

挪威般生著　王希和譯

第十章

夏季有一天下午，時候不早了，伊文的母親和一少女正在耙草，父親正將所耙的草帶到家裏去，這時有一個跣足不戴帽子的小童由山上跳躍而下，橫過田地來伊文身邊，給他一封短簡。

伊文說：『你跑得好快咧！』

『我得了錢哩』小童答應。又說：不必回信，他就又跳上崖石回去了；據他說有人在路上，他不願意遇見。伊文拆開信時，有些困難，因信是用紙條束住——又疊一重，才加火漆封口。

信的內容說『他正由山上來了；但他走得很慢。速即逃入樹林中，藏匿，爲要。名渾。』

『不，我寧可被絞，萬無藏匿之理，』伊文心中想，眼光向山上望。

不久，那位老人已走上山頂了；他休息，又走了一些路，又休息；曹爾和他的妻子停了工作對他看。曹爾立刻笑了；他的妻子不但不笑，且臉色變了。

『你認得他嗎？』

『是的，沒有人會看錯他。』

父親和伊文又繼續將乾草帶家去，但伊文整理草堆，所以他們不能同時出入，往往互相前後。那老人在山上越走得近了，極像一個笨重的怪物。他身材極高又肥碩；他的兩腿是軟弱不良於行，每舉步都要靠重手杖。他不久更走近了，他們看見他很清楚；他停步，脫下他的帽子，用手巾擦去額汗。他的頭是光禿的；他的臉又圓又縐；有小而且閃耀欲閉的眼睛和長垂的睫毛；他沒有丟去一個牙齒。當他說話時，他的聲音又尖又大，好像石頭相

磨擦；但時時他十分注意念R字，這一個字母由他口內滾出來，似要衝過好幾碼遠，同時由R字逗入別的字母，也極像由這一音符跳過別的音符。在他少年的時代，他是有名的一個歡暢的人，但癖氣太壞；在他老年時代，各種的不如意事使他更激烈而且猜疑。

曹爾和伊文來往草地上有好幾次，老阿爾才走近；他們父子倆都很知道他來不是爲好事，所以老人越走得蹣跚，他們越覺得好笑。他們故意裝做很莊嚴的樣子，說話的聲音也低了；但這種造作是十分勉強的，這時情境愈含有滑稽的意味。在這情狀之下，就是稍可笑的單詞隻語，都發使他們捧腹；尤其在欲笑不得笑且笑了有危險的時候。最後老人只距離數十步遠，好像不能再接近了。伊文低低地，淡淡地說：

『他好像背上放了很重的擔負似的！』這一句話已彀發笑了。

『你眞是失了知覺，』他的父親低聲說，自己不禁也笑了。

『哼哼！』阿爾在山邊這樣咳嗽着。

『他正在調和聲音！』曹爾小聲說。

伊文即跪在草堆上，埋頭草裏大笑。他的父親也俯身於草裏。

『我們到倉裏去罷，』他低聲說，就負了一堆草，動身走了；伊文接着也拿起一束，跟後面跑，俯了腰大笑；一進了匝倉，他率性倒地笑個不停。伊文的父親是一個莊嚴的人，但有人令他笑，他就不容易停，這時兩人都繼續地笑着，等到兩種笑聲混合爲一。他的兒子臥在地上，他自己在旁站立，兩人不禁又笑一陣。他們都好像被一種不自覺的感觸所鼓動；但這時他的父親說：『這一次恐怕不是好事罷。』笑後他們不知道會遇什麼事，因爲老人此時必定至倉裏找他們。

父親說：『我不必出去，我和他沒有交涉。』

伊文答道：『那末，我也不出去。』

『哼哼！』這聲音由牆邊聽得見了。父親指着伊文說：

『想跑出去嗎？』

『是的，倘若你先走。』

『不，你走罷！』

『你先走！』由是他們互相擠着，很嚴肅地走出來。他們剛渡過吊橋，就看見阿爾的臉向廚房，站在那裏像想念什麼事；他用扶手杖的那隻手拿帽子，另一手握住手巾拭汗。同時他也擦耳後和頸子上的硬毛，遂鬆起來像麥穗一般。伊文在他的父親背後，父親就不得不向前行禮；他於是很尊敬地說：

『路遠得很，像你這樣年紀的人走來很不便。』

阿爾轉過頭來，凝視他，把帽子立刻戴上，答道：

『哼，你在這裏了！』

『你應走得疲乏了；請進來，好嗎？』

『不，我能站在這裏休息，我的事情很簡單。』

有一個人在廚房門內偷看；老人正站在廚房門外和曹爾之間，帽子的尖銳處恰好臨於他的眼睛上；因他沒頭髮，帽子便覺得太寬了。他將頭部仰向後面，使他能夠看清人物；他把手杖緊靠在身旁，半伸一手，動也不動，表示他的尊貴態度。

他很決定地說：『站在你背後是你的兒子嗎？』

『是的。』

『他名叫伊文，是嗎？』

『是的，他們叫他伊文。』

『他曾在南邊農家私塾念過書嗎？』

『是的，我不會說他不曾在那裏念書。』

『好了，我的女孩就是我孫女美梨，她現在變狂了。』

『我聽這事，心很不安。』

『她不肯出嫁。』

『眞的嗎？』

『凡農家子弟來求婚，她都謝絕。』

『原來這樣！』

『這都是他的錯，他的——站在你背後那一個的錯。』

『眞的！』

『他們都說他蒙昏了她的頭腦；是的，那個人，你的兒子伊文。』

『他眞壞！』

『你曉得，當我放馬到牧場去時，我不願有人隨意騎他；當我令我的女孩赴跳舞會時，更不願有人向她調戲；我實在不願。』

『是的，自然不願意。』

『我不能同她一道去；他是年紀大了，我不能照顧她。』

『不——不能，不——不能照顧！』

『我願意每事都要整齊，你曉得——鐮刀放在這裏，斧要安在那裏，小刀也放在那裏；要他們打掃這裏，把雜物堆放清楚，不是門口，是要堆牆角，一定要堆那裏；不許別的地方，所以我也要囑咐她不可愛他，她定要愛他！你叫她一定嫁給他，她却不願嫁他！』

『自然要這樣。』

『但是事情幷不這樣。經過了三年，她還不肯答應我，在這三年之中什麼事都誤了。這是太不好的事；應受責備的就是他；我現在當他的父親面前責問他，是沒有用的，你應該勸止這事。』

『可以，可以。』

阿爾對伊文的父親看了一會，便說：『你答應得很爽快。我沒有話說了。』

這時伊文雖在不該笑的時候，他禁不住笑了。對於好笑的人，恐怖與笑是連接的，現在他覺得有一種使他發笑的衝動。

阿爾的聲音又尖又短，問道：『你笑什麼？』

『我——？』

『你對我笑嗎？』

『我的上帝！』他這一句話使他更好笑。

阿爾看這形狀，大怒了。曹爾與伊文都扳起嚴靜的臉孔，來敷衍他，幷請他到屋裏坐；但阿爾的三年積怒要尋機發洩，是不容易停止的。

他起始駡道：『你別想當我是傻子；我來這裏是行我的本分；我是爲保護我的孫女將來的幸福起見，一個少年輕薄子的譏笑絕不能阻止我。我豈肯把好好的女孩投入窮鬼的家中；豈願意把四十年所經營的田地都給欺騙弱女子的壞東西。我的女孩難道嫁給你這流氓，將來沒有飯吃，我還來幫助；若使我的孫女走這一條路，我一定不答應！我是山上的阿爾，我告訴你，牧師不久就要先代我發結婚請客單，不許你和美梨在聖壇上行禮，你這輕薄兒！你要把正當求婚的人都趕走嗎？你敢露你的臉，你就要跌入山下，不能起來。你這猴子，你！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和她怎樣設想嗎？你是不是希望老阿爾不久要到禮拜堂的墳墓中去，那時你好和她結婚！不要想，我現在已活了六十六歲了，我要給你看，小孩子，我要活到你們等得不耐煩哩！不但這樣，使你看不到她的脚背，因我要送她到別地方去；我送她到安穩的地方去，使你跳躍，焦急，像麻雀一般，只能對雨和北風說愛情。現在我沒有話對你說了；但是你，他的父親，你曉得我的意思；倘若你希望你的兒子不做錯事，你應使他順從，不要執拗；我勸告你了。』

阿爾轉身走了，步履又短又急促，舉起右足比左足更用力，自己一路喃喃自語着。

阿爾走後，伊文和他的父親都肅靜着，不說一句話；他們起先笑謔，現在却懷着惡感，驚動的刺激過後，只是沉寂。他的母親在廚房門口已聽見一切，很憂愁地對伊文望，眼淚滿了她的眼睛；

但她不敢再說一句話，使伊文難過。他們默默地走入屋裏，父親在窗門邊坐，現出極莊嚴的面孔看阿爾在那裏蹣跚行動。伊文凝視他的父親臉上的顏色有沒有細微的變化；因爲這位少年人的將來全靠在他父親的第一句話。倘若曹爾也反對這事，他們婚姻就無望了。伊文的思慮正在打轉，像經過阻礙，又有阻礙；他眼前所見的只有窮苦，反對，誤會，和自尊心的消失，而且他所想的，每事都是失敗的。因他的母親站着廚門口，一手按在門閂上，不知怎樣做才好，他的不寧更加增了，最後她終於失望，出去了。伊文目不轉瞬地看他的父親，他（父親）不回頭，也不說話，好像正在想念。不久，伊文便屏除不寧，勉爲鎭靜。他想：『總之，只有上帝才能拆散我們。』他說時，還望着父親愁綢的眉峯。就在這個時候事情發現了，曹爾嘆了一口長氣，站起來向屋裏望，正好碰着伊文的眼光。他對伊文儘看。

『若使你能捨了她，我更喜歡極了，因爲一個人在世界上不應有所不安。但是你如果做不到，告訴我，在什麼時候你有這決心，或者我能夠幫助你。』

曹爾工作去了，伊文和他一路去。

到了晚上，伊文的計劃已經定了：他要謀鄉中農業調查員的職務，他請求學校校長和老教師給他幫忙。他想：『若使她能堅持，我得到差事，和上帝的幫助，總要娶她。』

這一天晚上他不見美梨出來了，但當他等待時，他唱了他所愛的小歌：

抬起頭罷，勇敢的小孩，
從前雖失望，
會有新希望跟着來，
上帝的靈光永遠照臨不息。

抬起頭來罷，環顧四周，
新鮮的希望自來不用求；
萬彙的喧聲，
能使你的心長是無憂。

抬起頭罷，聽聽鳴琴，
跳舞不停，歌聲幽清，
蔚藍的天空不染一塵，
你的靈魂同天一樣潔淨。

抬起頭罷，且舞且歌，
春起風，嚴寒逃；
生意濃，盤根固，
到了來年，自然綠葉婆娑。

抬起頭罷，永遠受洗禮，
希望的泉流，光明無底，
流過錦繡的世界，
像一條長虹映入人眼裏。

第十一章

這時是午膳的時候。山上大田莊的人正在睡午覺；自他們去後，乾草擲在草場上，一些沒有變動，爬草的器具插在土地中。近田莊的小橋邊，有一輛運草的車架，馬的用具堆置一旁，幾匹馬繫着距離稍遠的地方。除馬外，只有幾隻迷路闖入田地的母雞，此外全曠野中看不見一個人。

離田莊不遠的山中，有一個山凹。經過此處能達到位於大草地上的大田莊（即美梨之所居）。在這時候有一個人立在這山凹中，注視對面的草地，好像他正等待什麼人。在他背後是一個小湖，湖水洋溢各處成為小溪流。湖之四周，都有牛羊踐成的小徑，他遠遠地看見這小徑可以直達大田莊。忽有叫喊聲，狗吠聲，發於他的背後，又有小鈴聲沿着山邊響個不停；因為羣牛奔馳尋水，狗和牧童在後追趕不及。羣牛沿山邊奔着，遇有土坡便跳越過，奔走時作狂叫，尾巴向空中豎起，一直奔到水中，才停在那裏。小鈴在水面上響動，當羣牛每次震動他們的頭時。狗飲些水，蹲在湖邊乾土上。牧童來時，他們就坐在光滑帶有熱氣的山石。在這裏他們各拿出食物，互相交換，一邊食，一邊誇張他們的狗，牛，和家中人。食後，他們脫了衣服，躍入牛旁的水中，那些狗不能走入水，只用低垂的頭，紅燒的眼睛懶懶地在水邊盤旋，他們的長舌由口裏斜吐出來，好像懸着。四圍的草地上，看不見一隻鳥，也聽不到別的聲音，只有牧童的談笑和羣牛身上繫着的小鈴聲。豐茂的野草被日光爍炙，都枯萎了。太陽像火球一般照在崖石的廣面，自然界中每物都灼熱得欲燃了。

坐在中午的陽光下等望的人便是伊文。他用襯衣鋪地坐着，身旁就是由湖中流出的小溪。在山上大田莊前面的平地，他還

未見一個人，忽然一隻大狗由美梨的前門跳出來，接着一個穿白衣的女郎也跟出來，他心中開始有些恐怕。他奔過草地，向山邊來。伊文極想招呼她，但是他不敢。他注視着美梨的前門，看看有沒有人偶然走出，注意到她身上；但她避去了。伊文也看不見她，很覺難耐，站立好幾次，盼望她來。

最後她走來了，穿過溪流邊的小路，狗在前面，嗅着空氣；她倚着小樹，步履很疲乏。伊文立刻跑下去；狗嘷起來，但受了撫摩，便停住不叫。美梨一看見了伊文，就坐在大石頭上，她的臉全紅了，因受了熱氣，疲乏得幾乎支持不住。伊文投身於她身旁的石上。

『你來，眞感謝得很！』

『天多麼熱，路多麼難走！你等待很久嗎？』

『不很久。因爲他們在晚上偵察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利用這中午的時候。但是我想以後我們不應這樣祕密，而且受這樣苦惱：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

『沒有祕密？』

『我曉得含有神祕的事情能使你喜悅；但是顯出勇氣，也能使你快樂。今天我有許多事要對你說，你應傾聽。』

『聽說你謀農業調查員的職務，眞的嗎？』

『眞的；不久我就要得到這職務。我謀這事有兩種目的：第一，我自己要得一個位置，得了之後，最緊要的，應幹些使你祖父能稱頌的事。山上田地的主人大半都是少年人，而且都喜歡把田地改良，他們正在求人幫助，這是很可喜的事；他們又有錢。所以我要在這裏開始我的工作。我要考察各種事，不論他們的牛棚，和水道。我也要講演使每事都順意。總之，我要工作使老人（美梨祖父）沒有話說。』

『這眞是好事。說下去，伊文。』

『好了，其餘的事就是關於我們兩人的。你千萬不要遠去。』

『但是倘若他命令我去？』

『關於我們兩人的事也不要守祕密？』

『但是若使他威逼我呢？』

『若使每事都坦白公開，我們能更有效力，而且我們的處境也能更好些。我們應該在大衆的眼光下相會，使他們不得不說我們是互相愛戀；那末，他們就更要希望我們的前途幸福。你千萬不要遠去。當兩人離開時，往往有人說危險的閒話，因爲在第一年我們不會相信什麼，但到了第二年，我們就漸漸地相信這閒話了。我們最好每星期相見一次，將他們所加於我們身上的

醜話，一笑置之。我們能在跳舞場中相遇，不管他們的譏笑和凝望。我們要在禮拜堂中相遇，在那些要拆散我們的人的眼前，互相問好。若使有人編山歌來諷刺我們，那時我們更要幷着頭和他們抗拒；倘若兩心如一，我們定能打勝。倘若我們死守不離，使一般人知道，沒有人敢來傷害。不幸的戀愛者，大半是心志薄弱，身體不健的人，或者是空想的人，他們只曉得等待機會；或者是奸滑的人，到底弄巧成拙，或者是愛情不堅的人，他們還不忘記財產與地位。他們偸偸地通信，講一句話，都怕得身顫，這樣的恐怕，這樣不斷的不安在血管中衝動，最後他們把這恐怕與不安當做愛情；他們是不幸的，像糖一樣容易化去。唉！倘若他們眞互相愛悅，他們不應怕，他們應該笑；在每次微笑裏和每種工作裏，一般人都能看出前途的幸福。我在書中念過這一類的事，我也親眼看見過不勇敢前進，愛情是會失敗的。愛情起始要祕密，因爲愛情以驚怯爲起點，但以後應公開，因爲公開才有歡樂。這好像樹葉的變色要萌芽生長的樹葉，不能隱而不現，你曉得掛在樹上的枯葉，當新葉一生，就立刻墜落。所以有人愛情到他身上時，他就把一切陳腐的和死舊的習慣都打破；當愛情在心中跳鼓，躍動時，你想別人看不出嗎？唷，一般女郎們一看我們是幸福的，他們也幸福了！兩個戀愛人能互相堅守着去抵禦全世界，代人們竭力做事，一般人就要作一首詩贈給他們，且使兒童們念熟在心裏去羞那一般拘執的父母。在書中我念過這一類的事實很多，有些書中人物，這地方的人還記念不衰；他們的後人一談起這些軼事，大家都非常感嘆。是的，美梨我們兩人應互相握手——像這樣是的——而且互相堅守，你就知道前途是光明的。好咧！』他要以臂環她的頸子，但她轉過頭，由石旁溜去了。

他還坐着，她便走回來，以兩臂置伊文的膝上，立在那裏和他談笑，臉向着他望。

『現在告訴我，伊文，倘若他決意要遣我遠去，怎麼辦？』

『到那時你應說「不」直說。』

『至愛的，這能做得到嗎？』

『他不能够趕你去，且硬把你放在車子上。』

『若使他不這樣做，他能夠用許多方法來威逼我。』

『我不這樣想。自然你要服從他，這樣才沒有罪過；但是你也應該使他明白這種事也要你服從是怎樣困難。我想他總會明白，而且知道這種事是不能勉強的；現在他想——也和許多人一樣——我們的戀愛是小孩子的游戲。你應該使他知道的更

深一層』

『他這個人是不容易對付的，我實在告訴你。他看待我像繫住的小山羊一樣。

『但是你一天脫了束縛好幾次。』

『不，我不敢。』

『是的；每次你暗中牽念我，你就脫了束縛出來。』

『是的是這樣。但是你很自信我時常牽念你嗎？』

『不然，你不會到這裏來。』

『我的愛，你有送信給我嗎？』

『但是你來，是因爲你的思想驅使你。』

『最好說是因爲天氣這樣晴美，』

『你剛剛說天氣是太熱。』

『走上山，自然熱；但是又走下山來！』

『那末你爲什麼上山？』

『只因爲要下山。』

『你爲什麼不直走下來？』

『因爲我要休息。』

『而且和我談戀愛。』

『這是沒有理由，爲什麼我應傾聽你的說話，使你快樂。』

『當鳥兒唱歌時』——『田夫酣睡時』——『鈴聲響動時』——『環繞於樹林四週』。

他們倆看見美梨的祖父蹣跚地走出院中，牽動鈴聲令田夫都起來。那一般田夫一齊由倉舍中或由涼棚下踯躅而出，昏沉沉地走到繫馬的地方，拿起草耙，有的散於田野，不過數分鐘內，各處又有了生活和工作。

祖父一人獨留，由這一間屋子巡至那一間，最後立在田倉的吊橋上放眼四望。有一個童子奔向他，也許他招這童子來前。那童子立卽向勃拉德生（伊文住的地方）奔去，同時祖父便在屋裏四處搜尋；因當他向前望時，看見大石頭上的黑點，就疑惑這必定是美梨和伊文。這時美梨的鬆毛大狗又作怪了。他看見一個奇形的馬向田莊前進，他便想執行看守的職務，於是用盡氣力大叫。他們想噓他，但這狗已發狂，不易壓抑；祖父站在吊橋下，向空中凝望。這時的情境愈變愈壞，所有牧童的狗聽見了奇異的吠聲，都一齊驚動，奔向這地方來。這些狗看見是一隻長毛四蹄，像狼一般的巨物，他們便向他打起架。美梨恐怕得很，不對伊文言別，就奔回去；伊文跑到羣狗爭打的地方，用足亂蹴，但是這

些狗只移徙他們的戰場，又打在一處，發出怕人的吠聲。他在後面驅逐，直到他們移至水邊。伊文還是趕着，結果便是羣狗都滾下水的最深處。這樣他們才散了。伊文穿過樹林，一直走到邊路；但美梨在籬笆旁却遇了她的祖父；因此她很感謝她的狗。

『你由什麼地方來？』

『由樹林那邊。』

『你在那裏幹什麼？』

『摘楊梅。』

『這是假的。』

『不；這不是假的。』

『你到底幹什麼？』

『和一個人談話。』

『是伊文嗎？』

『是的。』

『你應該曉得，美梨，明天你定要離開這地方。』

『不。』

『我告訴你，美梨，你應決心，——你應該去。』

『你不能硬把我放在車裏。』

『不能？我不能嗎？』

『是的，因為你不肯。』

『我不肯嗎？美梨，譬如我把你所愛的乞丐的兒子（指伊文）弄得半死。』

『不，你不敢。』

『我不敢嗎？你說我不敢嗎？誰能夠向我理論？誰？』

『教師。』

『教——教師嗎？你想他肯為伊文自己煩惱嗎？』

『是的；送伊文到農業學校去讀書就是他。』

『教師嗎？』

『教師。』

『注意，美梨，我不願意事情這樣繼續下去；你應該離開此地，你不給我別的，只有煩惱與苦痛；你的母親從前也這樣，沒有別的，只有煩惱與苦痛。我是老年人了；我希望你好好地；我不願死後因你的緣故，做這地方人的笑柄。我只想你一身的好處；你應感謝我，美梨。我不久就要死了，那時只剩你一個。從前倘若我不幫助你的母親，不曉得她怎樣流落？聰明些，美梨，聽我的話。我只是為你一身的好處。』

『不，你不是爲我的好處。』

『眞的？那末，我爲那一個人？』

『你只爲你自己，這就是你所希望的；你永遠不關心我所希望的。』

『那末，你自己有思想了，是嗎？女士？自然你曉得你自己以爲是最好的，你這傻子！我要給嘗嘗我手杖的滋味；這是我所要行的，因你這麽大，這樣倔強。美梨，讓我再對你說。你到底不是這樣愚鈍，但是你偶然被人騙了。你應該聽我的話。我是一個老年人，而且知道事理。我要你別昏迷。我并不是像他人所說的那樣畸有；窮困不久就要來吸取我的資產；你的父親已在這小小的資產上掘了一個大洞了。我們應謹慎過活才是；此外沒有別的方法。教師是有錢的；牧師也是有錢的；他們能傳道，他們能夠。但是我們以工作謀生的人，又是一樣說法。我是老了，我閱歷很多，我看見許多事。愛情，你曉得，愛情不過是供人談論和粉飾之物，是的，但沒有一些的眞價值；對於牧師等類的人，愛情是有用的，農人就不應跟他們。第一是糧食，你曉得，其次是上帝的訓誡，再次宜有一些書算的學識，最終，如果可遇到得，有一點愛情也是好的；但是先談愛情後顧麵包，若有好處，可以駡我。你還有話說嗎，美梨？』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你所宜答應的話？』

『是的，我曉得。』

『那末，說出來。』

『要我說嗎？』

『是的，自然要你說。』

『我的全心都沉浸在這愛情裏。』

他站着過了一歇像昏迷似的，記起從前同樣的談話，就搖了頭背着美梨走去。

他走到工人們前，駡許多女子，蹴那隻大狗，幾乎把散在田裏的小鷄的靈魂嚇跑了。

那一天夜裏當美梨入睡時，她覺得心中極愉快，她打開窗門，靠在窗門限上向外望，且唱着戀愛的歌：

你愛我嗎？

我要愛你，

我們要歡合到永世。

長夏渺然去，

百草日枯萎，
但是美好的春天游戲我們永不會忘記。

你去年所說的話，
猶縈繞在我的耳裏，
像一隻籠中鳥飛翔在我的心裏：
棲止着，振動兩翼，
一會兒叫一會兒唱歌不止，
等待日光來使心花開得美麗。

美啊，美啊！
你聽見嗎，
匿在綠楊樹後的童子？
樹木成陰，
白日易暮，
愛人呵，你能否爲我尋覓前路？

我闢了衖門廣大，

你還有何種要求在？
萬彙的喧聲，穿過夜色自成清籟；
笑樂聲，招呼聲，
似一片音樂飄過來，使我心魂泰。
愛人呵，你尙有何求？這樣的夜景正好遨遊不怠。

第十二章

從此不覺過了幾年。

這時已是暮秋了；教師走到山上田莊，打開外門不見一個人；再打開別處門又不見一個人；就直走入這所長方形的屋宇的內室去，在這裏阿爾獨坐在牀沿，俯視他的兩手。

他們互相致意；教師端了一張木櫈子，在阿爾對面坐着。

教師說：『你請我到這裏來。』

『是的，我請你來。』

教師吃一口煙，向室內環顧，由櫈子上隨手拿一冊書，翻過數頁。

『你有什麼事要對我說。』

『我剛剛想。』

教師的舉動極雍容，拿出他的眼鏡想看書，把眼鏡擦潔淨，就戴上。

『你現在漸漸老弱了，——阿爾。』

『是的，我剛想對你說這話。我覺得十分虛弱；我不久想怕不能走路了。』

『那末你應該打算使你無憂思地臥在牀上才對，——阿爾。』教師閉了書看皮面的裝訂。

『你手裏這一本是好書。』

『這本書還不錯；你看過嗎，——阿爾？』

『剛看過，我有——』

教師放下書本，并脫了眼鏡。

『現在一切事情都不如你的意嗎？——阿爾？』

『不甚如我的意。』

『唉，我從前也這樣經歷不如意的事。我和一個朋友不睦，他一來到我身旁，我就苦悶不堪。以後我勉強去尋他，什麼事就都如意了。』

阿爾凝望着，默不作聲。

教師：『你的田地情形如何，——阿爾？』

『像我老人一樣，也漸漸地壞了。』

『倘若你死後，誰管理這田地？』

『這就是我所不知道的事；使我心憂也是這事。』

『你的隣人的田地都很好呢，——阿爾。』

『是的，他們都有農業調查員的幫助。』

教師淡淡地轉首向窗門說：『你也應該有人幫助，——阿爾。你的田地自然不會好，你不用新法。』

阿爾說：『沒有一個人肯幫助我。』

『你有請求過人嗎？』

阿爾默然。

教師說：『我也像你這樣拘執，且對上帝說「你待我不仁愛。」他答道「你請求過我嗎？」自然我沒有請求過；所以我對他禱告，以後各事就如意了。』

阿爾不響，教師此時也不語。

最後阿爾說：

『我有一個孫女；她曉得在我生前什麼事可使我快樂，但她不肯做。』

教師微笑。

『也許這事不能使她也快樂？』

阿爾又默然。

教師說：『有許多事使你煩惱，但是我曉得所有的事都與田地有關係。』

阿爾低聲說：『這田地由父傳子已過了好幾代，而且又是一所肥田。我前代的先人一個一個的努力都在這地方；但現在情形變了。我死後，不曉得何人來接替。家中沒有一個人。』

『你的孫女能繼承這家業。』

『但是要她的人怎樣承受這田產？這是我未死以前要知道的事。事情應該速辦，巴德，我和田地都宜有歸宿。』

他們兩人都不響；以後教師說：『天氣這樣好我們可以走出看看田地嗎？』

『可以，讓我們出去罷；我的工人都在山坡上，他們聚集於樹蔭之下；他們不肯做事，除非我親眼督率。』

他顛擺地走着，拿了大帽和手杖，一邊說：『他們不肯替我做工；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他們走出屋外剛要轉灣時，他停步且說：

『這裏你看見嗎？沒有次序，木頭散落遍地；伐樹的斧也不插入原處。』他一步一步顛擺。『這裏你看捕獸的網已落下來，沒有人拾起。』他自己拾起了網。『這裏是貯藏室。你看台階不是已移動嗎？』他把台階安置好，他停了步，望着教師說：『每天一切的事情都是這樣的散亂。』

當他們向上走時，他們聽見有人在上面唱很歡樂的歌。

教師說：『來，他們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哩。』

『唱這歌的是小拉德；他正在那裏採樹葉給他的父親。我的工人也在那裏做工；你相信他們不會唱歌。』

『這種歌詞不是屬這地方的，是嗎？』

『不是。』

『伊文在上邊住過好久；也許這首歌是他帶來的；他到了一處，總有許多歌詞發現。』

對這話沒有一個回答。

他們所走過的田地是沒灌溉耘耨好的，差不多荒廢了。教師指點着，阿爾就停步。

『我沒有精力多做事了，』他說時，眼淚差不多要滴下來。『一般可惡的工人，也沒一個人來看管他們，都是很費錢的田地變了這情狀眞是難恢復。』

於是他們就談到田地的寬大和那一處應墾種，他們決意走上山坡向四方一望。待到達了高地他們看遍全景，老人便受了感動。

「我眞心憂田地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們都在田裏工作，我和我的先人，但這田地顯不出我們的努力。」

歌聲正在他們頭上，是小孩子用力唱時，發出的極尖銳的聲音。他們站的地方，離樹林不遠，小拉德坐在樹頂爲他的父親採樹葉，他們傾聽他的歌聲：

當你走上山路，
帶了小囊緩步，
減輕你的囊中物，
使你容易負。
不要帶了塵世憂思，
只要昂頭登上前途；
更要唱着歡歌，
歌聲衝入塵霧。
枝上鳥兒，將對你表示歡迎，
塵世的喧聲在眼前消滅，
空氣愈甜密鮮清，
你愈登上高岑。
胸襟要開曠，歌聲要幽清，
你的老年從此停；
每朵思想之花，
將向你點首，露出笑臉盈盈。
倘若你停步，你傾聽，
須將兩耳傾聽宇宙的諧音，
靜寂的洪歌，
將無孔不入，有如雷聲；
溪水長流，
小石翻轉，
萬物的微響，
莫不和宇宙的琴絃共鳴。
祈禱罷，你懦怯的靈魂，

勿令已往的記憶使你神昏；
向上去，走到最高處，
最高的山巔將開你的心門。
在那裏有耶穌，
伊利亞和摩西也憧憧來往。
在這樣燦爛的靈光中，
你辛苦的人生旅程就停止了。

阿爾坐下，以兩手掩住臉。

『我要在這裏對你說話』，教師說後，便坐他身旁。

* * * * *

伊文剛由長途旅行回家；郵車還停在門外，馬已卸去了。伊文現在雖得了農業調査員的職務，進款很豐，他還是在家中小屋居住，且有時帮着工作。伯拉德生這地方全都墾植了，但地方太小，伊文稱這田地爲 Mother's Doll Farm；因他的母親於耕種時特別留意。

他剛換了衣服；他的父親滿身蒙着白色麵粉，由磨房裏出來，也換上服式。他們正想未吃夜飯以前，出外散步，這時伊文的母親忽然進來，面色都白了。

『有兩個生客，向這裏來了，看罷！』

兩個人走向窗門，伊文先喊道：『那個是教師，不錯，眞的是他！』

『是的，那一個不是老阿爾嗎？』曹爾由窗門轉過頭來，不使他們看得見，那兩位已經走入屋裏來了。

伊文離開窗門時，已遇見教師的眼光。巴德微微一笑，回頭看阿爾正倚着手杖蹣跚而走，步履甚短，往往舉起右腿高過左腿。這時教師在外邊說話，可以聽見：

『他剛剛回家哩。』

阿爾說了兩次：『好了，好了！』

他們一齊站立外廊，沉默不響。伊文的母親偷偷避至屋角牛乳架邊；伊文坐在很好的地位，以背抵住大桌子，面向前門；他的父親坐在他身旁。最後有敲門聲，教師進來，卽脫了帽子；阿爾跟進來，也脫了帽，便回身關上門。他慢慢轉身過來，分明有些跼促不安的樣子。曹爾站起來，并請他們坐下。他們并肩坐在近窗門的板凳上，曹爾也坐下。

談話就開始了：

教師『秋來天氣極佳。』

曹爾『秋收已完結了。』

『我不久也可以完結，因爲風信不佳。』

『你已了結收成的事嗎？』

『還沒有，阿爾在這裏，我敢說，他希望你能幫助他，伊文，若使你得便。』

伊文：『倘若他願意，我無不盡力。』

『你應知道，他的意不是暫時的幫助，他想山上的田地不好的原因是缺乏方法和管理。』

伊文：『我不在家的時候很多。』

教師望了阿爾一眼。阿爾想這時應該說話了，他就咳嗽一兩聲，很急迫地起始說了：

『我的意——是——是——我的意是你若在家時，可以到我家裏和我們一塊居住。』

『感謝得很，但我喜歡住我現在所住的地方。』

阿爾望着教師，教師便說：『你知道阿爾今天有些不安。因從前他曾來過這裏一次，已往的記憶使他說話不能暢快。』

阿爾忙着說：『不錯，是的。我的行爲眞像老傻子。我反對我的孫女，所以我們的生活就破裂了。但是往事不必重提；大風能吹折稻穗，微風就不能；雨點也不能衝動大石頭；五月的雪花不久就要消滅；能擊殺人的幷不是雷聲。』

他們四個人都笑了。

教師說：『阿爾的意是求你不要再記已往的事；你也不必，曹爾。』

阿爾望着他們，不知道再說什麼才好。這時曹爾說：『小荆棘刺人有痕，但不是深傷。我自然不介意。』

阿爾：『那時我不知道伊文現在我曉得他的結果了；春種秋收；他手邊有了錢，我不肯捨他了。』

伊文看他的父親又看他的母親；她看着教師，由是他們也都向教師望了。

『阿爾意謂他有大田地——』

阿爾接着說：『大的田地，但管理不得法。我不能工作了。我年紀老，幷且我的兩腿不聽腦的號令。但是有人擔當這工作，實在是最好的事。』

教師說：『算是村中最大的田地。』

『最大的田地，也最困難；好像鞋子太大，就會脫落；最好有人管理，你一定能擔當得起。』轉首向伊文『你能夠幫我的忙，你肯答應嗎？』

『你要我當經理人嗎？』

『對，是的；你可以繼承這田產。』

『我可以繼承這田產？』

『對，是的；那末你就可以任意管理。』

『但是——』

『你肯嗎？』

『自然我肯。』

『好了，好了，事情妥了。』

『但是——』

阿爾很驚異地望了教師一眼。

『伊文要知道他能否娶美梨？』

阿爾急說：『美梨也加入條件之內，美梨也加入條件之內！』

伊文不禁大笑，跳起來，他們三人也笑了。伊文擦着兩手，往來徘徊，不停地說：

『美梨也加入條件之內，美梨也加入條件之內！』

曹爾也笑個不住，伊文的母親在屋隅兩眼儘望着她的兒子，至於流淚。

阿爾很擔憂地說：『我的田地你以為好嗎？』

『極肥沃的地！』

『極肥沃的地，是嗎？』

『且是極好的牧場！』

『極好的牧場！真的嗎？』

『將來可稱做鄉中最好的田地。』

『最好的田地！你這樣想嗎？你是這樣說嗎？』

『真的，像我站在此地這樣真確！』

『我剛剛不是這樣說嗎？』

他們兩個談話一樣快，而且像一對輪齒那樣投合。

『但是金錢，你知道，金錢呢？我沒有錢。』

『沒有錢就進步不快，但是總能進步。』

『進步！自然會進步！但是如果我們有了錢，就更快發達，是嗎？』

『自然更快。』

『自然更快？如果我們有了錢。好了，好了；一個人雖牙齒未生長，但總會咀嚼。』

伊文的母親很敏速地向曹爾做一個手勢，他此時坐着搖動他的身體，以兩手摩撫膝蓋；教師也向他閃了一個眼色。曹爾張開了口咳嗽兩聲，要開始說話了；但阿爾與伊文不停地互相應

答，有時大聲發笑，沒有一個人能够插嘴。

『請稍停一歇；曹爾有話要說。』教師說時他們便停住，且對曹爾望。曹爾開始慢慢地說：

『我要說的話是這樣：在伯拉德生這裏，我們有一個磨房；近來又添上一個了。這磨房每年都有些出息，我的父親和我向來沒動用一個錢，除伊文在外求學的時候。教師代我的積蓄的欵存放起來，他說現在這筆款連本帶利已經不少；這時正好供你的需要，伊文你可以將這款提出，做改良山上田地的用途。』

伊文的母親站在屋隅，蜷伏像小孩一般，她喜歡得臉上發光，儘向曹爾凝視；他的狀態極嚴肅，差不多像變傻了；阿爾正對他坐着，張開口閉不下來。伊文由驚異中醒過來先喊道：『幸福跟我來了！』他由室內直衝過去，抱着父親的肩膀。

『父親！』他說時，摩擦兩手，在室內徘徊不停。

『一共有多少錢？』阿爾輕輕地問教師。

『不很少。』

『幾百元嗎？』

『還多些。』

『還多些？——多些，伊文！上帝福我，我們可以將田地管理得怎樣好！』他站起來，而且開心大笑。

『我應該同你一道去看美梨，』伊文說；『郵車還在門口，我們可坐郵車去，比較快些。』

『是的，快些，要快些！你也要把事情快些辦好嗎？』

『自然，愈快愈好！』

『愈快愈好！極像我年輕時的癖氣，極像！』

『這裏是你的帽子和手杖；現在我去代你開門！』

『你替我開門，哈哈！但是你也來嗎？你同來嗎？你們也同來嗎？我們今晚當鑪中火未滅時，應該大家團坐談笑；來罷！』

他們答應了，伊文扶阿爾上了車，立刻向山上去。既至田舍，運大的狗很驚詫，忽然伊文和阿爾同坐一車來。伊文又扶阿爾下了車，一般僕人和田夫都站着注視他們，美梨也走至外廊來看狗為什麼這樣狂吠，但她立刻停步，像中了魔術一般，臉上泛紅，又向屋裏跑去。老阿爾在後呼她，她又走出。

『快些去修飾，女孩子：他來這裏了，將來管理這田地的就是他！』

『真的嗎？』她尖聲說，幾不自知她所說的是什麼話。

『是的，這是真的，』伊文答應後，又鼓掌；這時她用了鞋尖在地

上打幾個旋轉，將她手中所拿的東西都擲去了，且向外跑——伊文就追上去。

過了一歇，教師和曹爾夫婦都到了；老阿爾把桌上的蠟燭都點亮了，桌子上蓋了白布，酒和皮酒也預備好了，他自已不停地走着，舉起兩腿比平常更高一倍，但往往右腿總高過左腿。

這篇小小的故事未完結以前，還應添補幾句：五星期後伊文和美梨就在村中禮拜堂中結婚。教師領導他們唱頌歌，因這一天他的助手病了。他的聲音現在破散了，這是他年老的原因；但伊文覺得很好聽。當伊文向美梨挽着手同到聖壇時，教師向他點首，正像伊文當年悶坐看美梨同他人跳舞時那樣幻想的情狀。伊文也點首回答，兩顆淚便湧上眼簾了。

當年看跳舞時所流的淚就是今天這兩顆眼淚的先兆；在這前後兩次的流淚中間却存着他的忠誠和努力。

幸福童子的故事就從此結束了。

十二年八月一日譯完。

科學雜俎

觸電致死的原因和治法

德國柏林大學教授鮑魯道(Boirutau)，近據精密的考察，謂電震致死的原因，實由於當電流通身體時所起的顫動致心臟麻木的緣故。所以在一般小的動物，只要能夠在他的身上再通以電流將那顫動的應響除去，那末便可復生；不過在大的動物或人類等便不可能了。因是如要使他們復生，則所謂人工呼吸等法，對於曾受着電流起極大顫動的心臟，實完全沒有什麼効驗。他可能的救治方法，是只有剜開他的胸部，用兩手按摩其心，使再起跳動；或者用比較手續簡單的方法，剜開腹部，用兩手同時撫摩他的心臟和橫隔膜。自然這方法在實行起來，有許多不當的地方，因爲這是一定非用防腐手術的全副器具不可，而且有許多時候，以太遲的緣故，不能施用這種手續。(雲)

選錄

太戈兒的思想及其詩

瞿菊農
在濟南一中演講

今天講的題目是太戈兒(R. Tagore)的思想及其詩。我講這個題有兩層意思要先聲明：(一)我不敢說我講的是眞太戈兒，我只敢說是我自己對於太戈兒的解釋；(二)去年梁漱溟先生在這裏曾講東西洋文化及其哲學，太戈兒是東洋文化的代表；我所講的東洋文化有和梁先生不同的地方。

我們現在先看一看太戈兒的爲人。他有名的著作很多。他今年六十三歲，是一八一三年降生於印度的彭加爾(Bengal)。他小時就能作詩。十九歲已經作的很好了。二十五歲時作了一本著名的劇本Chitra，很受歐洲人士的歡迎。他們非常的驚奇；因爲他雖住在印度，但他的著作已足以代表當時歐洲的思想了。

至一九一三年他得了諾貝爾的文學獎金，一九一四年到過日本，歐洲大戰以後又到過歐洲一次。他雖是詩人，但對於印度很熱心，他曾辦了一個學校，名Shantiniketan，現正籌畫擴充爲國際大學。他現在要到中國，大概八月底就可以來到了。

他的著作多是關於詩的，我不懂梵文，看的只是英文的譯本。他的著作譯爲各國文的很多，中國翻譯的也不少。我們爲研究便利起見，可以把他的著作分爲五類：

(1)論文　重要的可以分爲四：(一)在美國的講演錄(這是他的思想的全部)如Sadhana；(二)他對於藝術的意見的書籍，如The Creature Unity；(三)他對於國家主義的意見，如國家主義(Nationalism)等書；(四)人格論(Personality)。

(2)詩　他的詩有：(一)園丁集(Gardener)(二)偈檀迦利(Jitangali)(三)飛鳥集(Stray Birds)(四)新月集(The Creas-

cent Moon)數種已譯爲中文的，有鄭振鐸君譯的飛鳥集；其他的尙未譯出。

（3）小說　他的小說很短，沒有托爾斯泰的復活那樣長篇著作。他的小說按英文的方法可以分爲四種：（一）姨母及其他(Mashi and other stories)，（二）餓石及其他 (Hungry Stone and other stories)（三）壞船（四）家庭及世界 (The Home and World)。他的小說在中國譯的很少。

（4）戲劇　在西洋人以爲他的戲劇是在他的作品中最好的，但是我以爲不如他的詩好。他的戲劇也有數種：（一）春之循環(The Cycle of Spring)，（二）犧牲及其他 (Sacrifice and other Plays)（三）暗室之王(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其他的劇本如郵局 (The Post Office) 等。他的劇本我已譯成三種，郵局等篇也由北京大學的同人譯着，不久就要出版了。

（5）雜著　他的回憶和他給他祖父作的傳記等，這類的書，對於我們研究他的思想與他的文學的人，都很重要的。

他的著作歸納起來可以分爲五種，共四十餘册。譯爲中文的，有十二三册。我們中國未譯他的著作總算很多，比德國還多的多。所以他實在有來中國的必要。去年夏天他曾派人到北京去，說他很願意來中國，我們已和他訂好合同，大約一定可以到中國來的。

以上說了這一些話，只答覆了『太戈兒是誰』這一個問題，並未言及他的思想及詩。現在先說一說他的思想：

剛纔說太戈兒的思想可以代表東方的思想，這句話裏包括着一個問題，就是：『甚麼是東方思想』？其實只能說是印度的思想，因爲雖同爲東方，印度與中國的思想也是不同，不過爲述說上的便利，可以說是東方的思想就是了。

關於東西洋文化不同之點，梁漱溟先生說：『西洋的文化向前，印度的文化向後。』我以爲要研究東西洋文化不同之點，必須先知道文化是甚麼？簡單的說文化就是一個地方的民族的人生觀所發生的影響。人生觀是甲的民族，他的文化必定是甲；人生觀是乙的民族，他的文化必定是乙。人生觀是甲的民族，一定不能有乙的文化；人生觀是乙的民族也一定不能有甲的文化；這是很明白的。所以我們要知道西方的文化，必須先研究西方的人生觀。

我們承認西洋的文明，全是『文藝復興』後四百年間的產物。

文藝復興後的文明，全爲二種精神激蕩而成。西史家說文藝復興是新文藝新宇宙的發現因爲以前是發展自己，以後是發展宇宙；換一句話說，就是：以前是個人主義，以後是機械主義，西洋的科學的發達，全源於機械主義，至於個人主義在歐洲的政治經濟上，可以表現的很清楚：在政治方面歐洲的國家主義，就是個人主義的放大體；在經濟方面勞動的組合，就是個人主義的擴大。所以我們可以說：西洋的文明是機械主義和個人主義激蕩而成。因此西洋的文明，主張征服自然。所以日本與謝野晶子說：西洋的文明是能力的文明，誠然不錯；因爲去征服自然，是須要能力的。西洋的文明的發源大概是如此了。

印度的文明同西洋完全不同，西洋的文明是二元的，是主觀的自我，是主觀的自我與客觀的自然分離的。印度的文明是一元的，他們根本不承認主觀的自我與客觀的自然是二件東西，他們承認是一體的。這是印度文明同西洋文明不同之一點。所以太戈兒說：東方是森林的文明，因爲東方人居住在森林當中。他們對於自我和自然沒有很清楚的界限。所以東方的文明，是自我和自然調和的；西方的文明，則以自我與自然爲仇敵。所以太戈兒的文化，是人與宇宙調和的，是愛的，是同情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根本不能相容；太戈兒是東方文明的代表，所以太戈兒非常的反對西洋的個人主義和機械主義，凡一個民族的文化，決不是一時能產生出來的，必定有無數的歷史的背景。我們研究印度的文化，亦非自太戈兒始，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印度的太戈兒』並『不能說太戈兒的印度』。

太戈兒的思想全從印度的婆羅門教發生的。二千年來的印度，無一人不受婆羅門教的支配。婆羅門教根本認定宇宙一切東西是有精神的，是有意義的，如風聲水聲月亮等，都是好的，都是動的，在任何空間任何時間，皆與自然界有關係。太戈兒的思想大半是從此發生的。但西人說到這裏的很少，這不過是我一人的意見，我們拿婆羅門教義，和太戈兒的思想一對，就可以尋出他的源本來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太戈兒的思想，是印度的產物，並且惟印度能產生這種思想。說到這裏就到哲學上去了。他說宇宙的實際可用一字代表他的思想，就是 Sachinanadg。這字可分爲三段解釋：Sat 就是東西存在的意思，就是說物體存在於宇宙間；Chit 是我知道的意思，就是說我知道東西的存在，因此所以我同自然就發生了關係；再進一步太戈兒的主義是人合物的關係，是愛，因而和萬物可合而爲一，人生的末點，卽

止於此。他說生命的根本是統一的，人生的目的是自我的發現，就是把個人的人格充分的表現出來。他說世界不是和西人所說，受原則的支配的，是用精神的助力，使宇宙同人合而爲一的。

我們知道印度的思想，是悲觀的，這點太戈兒非常的反對。他說生活的意義，就是愛；好像遊戲一樣的，因爲遊戲必須活動，活動方能發現自己。他又說人生的目的雖然是求自由的，但須求心內的自由。譬如拿一杯水倒在河內，卽合而爲一，不可分辨。但河中確有此一杯的水，這就是已經調和了。人生大目的，卽等於使河水與杯水調和，雖係二種水，但無一人能從河水中看出那一杯水來。他常說要使他自己消滅在宇宙之中，與自然調和。他又說人生目的的實現，卽是爲全體犧牲自己 (Selfsacrifice)。所以太戈兒的思想，實在的是一部很好的人生哲學。

他根本上不贊成理智，他說要想得眞理，必須用直覺的工夫入到裏面去求。他可以說是一個直覺主義者。他更不承認理智能克服感情，他說感情能使你快樂，因快樂而可以對宇宙發生愛。所以他的思想簡單的說，就是生活及愛。

現在再把他的思想，分開說一說：

(一)對於宗教的意見——太戈兒是一個宗教家，是一點也不錯的。但他的宗教，和旁的不同。基督教徒常常說，太戈兒是基督教，這話實在太寃屈他了。太戈兒的宗教對於無限有一種很大的信仰，卽是『動的汎神論』，就是無一物不是自然的表現，絕對的表現。他以爲人生的目的就是由相對的而至於絕對的，從人格的而至於超人格的。所以在宗教上的，可以謂之曰『動的汎神論』。

(二)對於藝術的意見——他以爲藝術是個人發覺出宇宙的神祕，而不能不發表的。因爲藝術是人格的表現。他說藝術在感情上，是不能不發表的，因爲他是有精神意義的。他說，歌聲在空中感的無限，圖畫在地上感得無限，詩呢？無論在空中，地上，都是如此；因爲詩的辭句含有能走動的韻律，能飛翔的音樂。(他有一首詩，我今述其大意：是鳥在天空飛是很自由的，與音樂很自由的在天空中飄蕩一樣，詩也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的飛着。而且兼有音樂的聲調) 所以詩可以使人脫去人生受物質的限制而不能解脫的痛苦，能使人拋棄了人生的慾望，而入於自然。所以他曾說 Poem is the key of infinite 詩是啓發無限的鑰匙。

他對詩確乎能代表出這一點來，我們看一看他的詩，好像春

日的一池清水，池畔的楊柳，倒曳映於水中，碧波蕩漾，看着心中異常的快活。所以他的詩能使人解脫一切，入於絕對的地位。

(三)對於國家主義的意見——他是反對國家主義的，他說西方的國家主義，是無價值的。因爲國家主義，不能使人人相愛。人類本爲一體，而必須在當中立一道牆，使彼此隔絕；人們不惟不能謀全體的利益，反要把人類分離開，這是大大的不對。所以他說所有的國家，團體等，都是人造的牆，用來隔絕人類的。所以太戈兒根本的反對國家主義，絕對贊成大同主義。他因爲反對西洋的國家主義，所以運動印度獨立，後來被英政府把他勳爵(Sir)的頭銜取消了。

(四)對於西洋文明之意見——他對於東西文明的意見很多，他說東西文明是能調合的，原不能有東西的區分。但因絕對的精蔣，在兩個地方表示，所以就不同了。東西洋文明之所以不能調合，是由於西洋人只輸入東方機器，而不輸入人；故東洋的人與西洋的機器，是絕對不能調和的。他很反對西洋的文明，他有一句很痛切的話說：『西洋的文明，是把人當作燒機器的煤了！』

他雖然反對西洋文明，但不是全體的。他很贊成西洋的科學，他說科學是研究實際生活的最好方法。研究科學我是不反對的，但不應因研究科學，而把人與自然界分離了。

他近來在亞細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西方的科學，若無東方的人生觀來支配，他實在是吃人的東西。西人近來很崇拜太戈兒，因爲他們覺得這次的大戰，是科學之所致。但太戈兒並不承認科學是壞的，是研究科學的人把他鬧壞了。

(五)對於教育的意見——他不贊成西洋的教育，他說西洋的教育是死的，是非人格的(impersonal)。他說一個教育機關，不應單把個人所得的智識分給學生，因爲根本的教育，是要發展全體的。他的意思是說教育是要實現他的人格的全部。他又說西洋教育的大病，是教育者只教不學，所以絕對不能教人。譬如用沒燃着的洋燭去燃另一支洋燭，是絕對不可能的。

他的教育方法有三：(一)哲學(二)詩(三)行爲。他說教育是應當把哲學同理想用詩表現出來，然後抽這種理想用奮鬭的精神去實行。所以他的教育，可以說是『人格的教育』。

要講他的思想，絕非幾十分鐘所能完了，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但現在不得已，只好約略的一說了。

太谷兒的思想已如上述，他的詩可以用三種作代表：(一)園

丁集，(二)偈檀迦利，(三)新月集。

許多的文學家都喜歡說這是『浪漫派，』這是『新浪漫派，』這是『寫實派，』但是太戈兒的詩，我看是不能分派的。西洋人有的說他是『浪漫派』或『新浪漫派』的，我絕對不贊成。太戈兒的園丁集是他青年的作品，都是講愛情的。我們讀時，好像看着每一個字都高了起來。他的詩好像悠揚的笛聲，又好像瀑布聲，及河水的流聲。總之園丁集是一部美麗的詩，他在這裏頭，把他青年的心理完全表現出來了。

園丁集中剛才已經說過，是講愛情的；是表現的一個青年，對於全體的愛，後來這種全體的愛，把性慾的愛戰勝了，所以纔產生出他的高超的愛的思想。偈檀迦利，是對於神和絕對的頌仰和讚美，比之如中國古琴聽之似無聲而又似有聲，又如山下的一股清泉曲曲的流着看去似有似無，其中含有豐富的感情，讀之令人欲跪下祈禱。這部書與園丁集不同，園丁集是他二十六歲時的作品偈檀迦利是他四十歲的作品，所以因時代的不同，內容也就不同了。這部書可以說自有人類後的第一本好書，可與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有同等的價值；我現在很困難，手裏沒有他的書，最好是拿來讀一讀聽聽。

新月集是一部童話，他說世界最好的時候，只有一些孩子。所以他用小孩說的話來表現宇宙的神祕。這部書，有如一個大海灘上，太陽的光線射入水中閃閃作金光，海水異常的清明，水中的動物都歷歷可見岸上的石砂也放着各種的色彩，有許多的小孩，跳入水中，不久又跳到岸上的風景一般。他在這本書中，把他對小孩的信仰，都完全寫出了。他曾把這書自譯爲英文，現在中國已有譯本了。

他的戲劇與詩差不多的好，英美各國許多拿到舞台上去排演的，他的成績也很好，令人看了以後，對他偉大的人格，發生同情。

今天很對不起，因爲手裏沒有書，所以不能引他一句話，一首詩。至我以上所說的，大半是我自己對太戈兒的意見，也或許眞的太戈兒並不同我說的一樣。但我個人的觀察和研究是如此的。現在關於太戈兒將有一篇長的文章出現，大家將來還可以在那篇文章中同太戈兒再握一回手。

——晨報附刊

中國的人民的分析

AB

討論政治的時候要注意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問題，一方面是人的問題。但是向來政治學教科書上所講的只限於制度一方面。一般人所討論的，斷斷爭辯的也都是專限於制度。這個提議採用總統制，那個就主張採用內閣制。這個發明須採用職業選舉制，那個又鼓吹須用共產制。現在雜誌與報紙上充滿了關於制度的討論，但是大家對於那推行制度的人却掉頭不顧，沒有研究討論。古人說：『有治人無治法』固然是謬誤之觀念，但是今人迷信制度又何嘗不是謬誤的呢？『徒法不能以自行。』制度本來是死的，可以使那制度變爲活的，變爲有生氣的就是人。只有死的制度還是無用的。無論你有如何完備的法憲，無論你有如何合乎理想的政治制度，假使你沒有程度相當的人民去按着那個憲法，按着那個政治制度從事政治的活動，那都是無用的。——不特無用，或者反有更壞的結果，因爲他們或者要把那美備的憲法與制度蹧踏了，汚辱了，利用了，把他所有的價值，功效完全都抹殺而永遠不能使他復活了。

辛亥革命的時候，我記得有許多人詠讚共和的制度。他們如同信仰宗教般的相信中國變爲共和以後可就好了，可就一躍而爲世界上的強國了。他們的狂熱，他們的虔信使我驚嘆佩服，使我受感動，但是他們兒童似的信仰，不由得不使我可笑又可憐。一二百年以來腐敗的政府只因爲將政治的組織改變就一旦可以成爲修明的政府？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只因爲將帝室推翻，就一旦會變成共和政治？這樣質樸的覺念是非常的危險的，終久要使人失望的！相信的熱誠越大，那失望的程度也就越高的！

中國現在採用共和的政體了，至少有一部分是口頭上這樣主張，有一部分是誠心誠意的這樣鼓吹。我們要知道這個政體能否試驗成功，最先要看一看施行這個制度的人民。一種政體的成功與否，固然不能以人民爲惟一的要素，除了人民以外，還有許多旁的要素可以左右那個政體。但是我們不能不認人民是一個最主要的要素。以前大概是林肯說過的：『人民什麼樣，就配有什麼樣的政府。』我想如果一種人民沒有外國施以無理的壓迫，這句話的眞理是適用的。

那末，中國的人民是什麼樣呢？配有什麼樣的政府呢？我們沒有精確的人口統計與調查，可以說是對於人民的情形完全不知道。但是退一步——一個很大的步——說，就着我們耳所聞目所睹的情形，我們也可以推測些道理出來。這種推論，雖然是

非科學的，但是因爲沒有更科學的方法，只可勉强應用罷了。

中國極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小農人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除了衣食住與婚喪的典禮以外，沒有什麼消費。他們差不多都不認識字，他們對於本國的文化，除了些通俗戲曲以外，恐怕有很少的知識。他們身體所能接觸的範圍與他們心理所能想像的範圍，大概都是有限的。但是因爲他們的家庭與鄉村生活的情形，他們却發展了對於小團體的道德。中國人民悠久的歷史大部分是靠着這一類的道德維持的。但是這些中國人有建設共和政體的資格嗎？在共和政體之下，人民是要有閑暇注意國家的事務的，是要發展心理的範圍的，是要有政治上的見解的。我們『養生送死之不暇』的小百姓，那裏還有工夫去操心國家大事，那裏還有知識去決定國家政策，那裏還有能力去保護國家呢？我們太相信那共和制度，也太不注意我們人民的情形了。

在兩千多年以前亞里斯多德曾說農民是民治的國家裏最好的人民。他說：

『……農業人民是民治國家最好的原料。若是人民的大部分靠着耕種或牧畜爲生的，就容易建設民治國家，沒有什麼困難，他們因爲貧窮，所以沒有閑暇，也就不常出席會議。他們因爲缺乏日用的需要品，所以永遠工作着，也不貪羡別人的財產。他們實在也覺得他們自己的職業，比注意政事或就官職更快活，因爲大部分的人希望要利益比要名譽更甚，而從政府或官職上是得不到大利的。這個證據就是假使他們可以不受干涉的工作，財產不受剝奪，就是古代的專制，他們也可以忍耐的受着，正如同他們現在忍受那寡頭制度一般。因爲有些人發財發的很快，而其餘的人也是很富足的。……』(政治學第六卷第四章第一至第四節)

讀者要知道亞里斯多德這個話是指設立民治國家而言。民治國家更重要的問題不在設立上，是在怎樣的維持他，所以他又說：

『設立民治並不是立法者……惟一的或主要的任務，因爲無論如何組織不完善的國家，總可支持一天，兩天或三天。維持民治才是更困難的事情呢。……』(第五章)

所以他論到理想的國家的時候，他又說：

『他的公民也不能是農民，因爲發展德行與執行政治上的職務，都非有閑暇不可的』(第七卷第九章第四節)

二千年前的話我們誠然不能引爲金科玉律，不能認爲萬世不變的眞理。但是如果人民生活的情形相同，他的眞理仍然是不能泯沒的，而我們的農民缺乏公民所必不可少的閑暇，正是與古代的情形無異的。他們的知識，眼光，能力，如何姑勿論，只就缺乏閑暇的一端看來，我們若是希望這大多數的農民維持共和，那是不可能的了。

還有一類就是商人。商業要靠着工業才發達。在我們新式工業沒有發達的中國裏，一大部分的商人都是些小販。他們費盡心血只博得蠅頭的微利。他們困苦的生活，與沒有閑暇的情形，比較那些小農民沒有什麼分別。一部分的商人是整賣商或大計畫的商業。他們的人數是極少的，他們的局面也是有限的。我們想起歐洲中世紀地中海沿岸各都市與北海沿岸各都市的商人，他們是大有遜色的。又如十七八世紀英國的商人團體或遠走俄羅斯或東渡大西洋經營大計畫的貿易的，他們更趕不上了。至於如東印度公司藉着貿易的事業，侵略土地，竟建設一個大帝國的，更是夢想不到了。此外商人有兩類：一類是專賣商，如鹽商一類是洋商。專賣商是准官吏，他們的利益是靠着政府維持的。他們的利害常是與政府相連，他們雖然常受政府的剝削，但是他們也常利用政府，因爲他們也常是官吏，所以政治上的改革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現在在中國可以稱爲商人的，我想只有外國商人。因爲外國有偉大的製造業，所以外國的商人也就發展了大計畫的商業。我們試一考查國內各大商埠專營輸出入的大商人，就可以知道外國商人的勢力了。這些外國商人，對於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不管的，有時因爲或種利害的關係，倒反希望我們政治腐敗的。我們若專靠着那多數的小販與極少數的大商人去維持共和，那也是無望的了。

商人之次就是工人。我們一大部分的工是由農民兼作的，如織布編籃，都是我們農家的副產物。又一大部分的工是由商人兼作的，因爲負販叫賣的人，自己或他的家族就是原製造人。純粹的工人是極稀少的，大概除了在鐵路上，與各商埠的工廠裏以外，並沒有工人的。他們勢力的微弱我們已經看見了。工部局一張號令，巡閱使一紙公文，就可以奪了他們的生命與權利。他們生活的情形，與一般小農民也沒有什麼區別。長時間的勞動，低微的工資，那裏還可以使他們有閑暇與精神再去熱心國事？我們想到在那唐山煤礦終年做工連身體的自由都沒有的工人們，我們就可以知道工人也不是維持共和的中堅了。

有資本的工業家另爲一類。近來中國工業誠然有大發展，如上海，天津，漢口工廠的煙筒林立，也頗有工業都市的氣象，但是他們比起英國的謝非爾德，伯明罕，美國的辟茲堡，德特洛依脫，那又是天淵之別。我們雖然沒有統計可以證明，但是我們敢斷定他們的勢力是極微弱的。他們沒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假使他們有那個力量，他們早已將那貽害無窮的釐稅廢掉了；他們沒有提倡輿論的能力，假使他們有那個能力，他們早已有他們自己的言論機關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了。他們的位置現在已陷於可悲的境遇：全國所仰望的，至少也是全國所公認的工業家，現在失敗的失敗，破產的破產，有的變爲軍閥的走狗，有的變爲野心的政客。要靠着這樣幼稚的工業界維持共和，又是不可望的了。

銀行是近年中國發達的事業，但是這個發達，也是只屬表面的。因爲銀行是應乎工商業的發展才發展的。他的主要的功用，就是借給工商業家款項（或信用）幫着他們去經營工商業。我們看了現在工商業可憐的情形，就可以說道他的這個功用是很有限的。現在銀行（特別是在北京的銀行）最重要的生意，不是工商業家的借款，是政府的借款，是折轉公債。因爲銀行要靠着政府（無論何種政府，無論何人的政府）才可以有生意，況且以往的生意都投在政府，所以他對於政府沒有不幫忙的，也不敢不幫忙的。這樣的銀行家可以稱爲政府的中堅，不能認爲共和國家的中堅！

農工商三類之次，就是士的一個階級了。士向來是中國最高的階級，因爲他是幫着帝王從事政治的活動的。士是中國的貴族，但是因爲他是無產的貴族，所以是極危險的階級。但是一方面因爲他們所住的地方，是物質文明極不發達的中國，所有的人大概都是一般的困窮，用不着物質的奢侈的炫耀，又一方面我們古代的聖賢所垂示的告誡，所獎勵的美德，又都是節儉廉潔一類的行爲，所以以前無產階級的士，還是政治組織上的中堅，他們在政治上的功勞也不爲小的。他們雖然趕不上柏拉圖的理想的『哲學家的治者』那樣的捨己奉公，他們在中國社會總算是一種高尙的階級。一旦物質文明侵入中國，古聖先賢的經典漸漸失了束縛人心的勢力，這個士的階級就變成最危險的分子。世上有許多人談起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就色變的，但是他們又不知道如果將政權交給這士的階級，或者讓他參預那個危險要比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還要利害的多。因爲

無論是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到底還是有組織的，還是一律施行的。至於士的階級當權的時候，他們刼奪人民的產業——但是專肥了他們自己，他們自己實在是無政府——但是強迫人民承認他們是有政府。士的階級不能獨立生活，是要靠着人吃飯的，他們不能像農人那樣辛苦的耕種，他們不能像小販那樣的沿街叫賣，他們也不能像工人那樣耐勞的工作，他們只靠着他們的文筆，口舌，與詭詐的手段，爲寄生的生活。他們現在既然肯做豬仔，肯做軍閥的奴隸，將來也就肯去做外國的奴隸。因爲這樣做奴隸，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並且有時致富——的方法。但是我們學校裏還不斷的製造士的階級呢！

政治本來是士的任務，現在他們把那神聖的任務卸去不顧了。近來有所謂知識階級的，但是我們看了知識階級的行爲，覺得他們比墮落的士還要壞。他們受了物質文明的引誘，利慾心更重，他們受了新式的教育，欺詐力更強。他們與外國的『財政家』勾結起來，恐怕足可以制這個共和國家的死命！

以上的分析是極粗糙的，分類是勉強的，論斷與批評是極概括的。但是在沒有人口調查以前，只可以有這樣非科學的推測。而要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的，或是對於我們的政局切心的，不可不先對於人民有些槪念，有些推測。我們看一看這樣的人，怎樣還能希望維持這個名爲共和的制度？歐洲憲政的發展，是靠着貴族，大商業家與工業家，所謂第三階級的，最近才是靠着勞動階級（第四階級）與婦女（第五階級，她們的勢力還沒有顯出）的。我們靠着那個階級呢？民治是一個高尚的理想，但是我們的人民不配推行那個理想。我們並不是要推翻那個理想，但是要設法增高我們人民的程度，使他們有資格能够實行那個理想。現在不要空談制度了，先去設法造有資格的人民罷。所謂實際的政治家，就是知道人民的情形的政治家。書齋中的學者高談主義，讚美制度的時候，那實際主義者不顧你的主義，不顧你的制度，已經藉着他對於人的經驗實行他的主張了。我們要是不設法對於人民下工夫，無論如何好的制度是不能推行的。

——努力週報——

英國十五名人之歐洲合作運動

英國近有名流十五人聯名發表一致美國國民書，請美國協力解決歐洲時局，書中於法國對德政策，極表不滿。此十五人皆英國思想家領袖，其言論頗堪注意，茲爲照譯如左。

英國許多非政界之有思想男女人士，向來生存於自由理想之灌溉者，現信西方文明之存在已岌岌可危；因歐洲遭大戰之物質的精神的損失，尚未能恢復之故。彼等信欲挽回此項危機，必須各國抱自由理想之人民，速爲最強最固之合作。而彼等首先注意者，當然爲美國人民；因美民享有許多與彼等相同之歷史及制度故。

關於保障吾人共同之文明，其中含有嚴重之經濟問題。但吾等今之所請求者，並非經濟的合作，而寧爲對於其他方面之較密切的諒解及同情。

玆請就吾人管見予時局以簡括之說明。此項說明，實爲一種錯誤與幻覺之自認。蓋當戰事正烈之際，許多人乃不悟戰勝若過於完全，戰勝者將爲利益式情感所衝動，而以政治上，領土上，經濟上，或精神上之任何條件，強加於戰敗者。此中實含有危機也。甚至凡爾塞之舉動發生後，吾人之中尙有爲其所迷誤，而信任希望大戰之教訓，常能擴張理性與善意之勢力，俾免片面支配的和約過度行動，而保歐洲之得以和平恢復者。

今者此項信心與希望，已消滅矣。四年以來，歐洲及亞洲西部，工業經濟的崩壞，戰爭，災荒，革命，疊起環生，無非爲各和約及西方諸強之政策所播種而收穫者。此等條約及政策中所頒言之公平合理的解決條件，本含有怨恨貪很忌嫉猜疑之鴆毒空氣，今其效已大顯矣。解決近東問題之綏佛爾條約最初施行時，即經破碎，徒留政治的殘跡一堆，待人收拾；聖日耳曼條約，則以奧國所遭痛苦及繼承奧匈而新造之諸國中之大混亂，自證其爲一有害之物。雖然吾人所最關心者，則尤在凡爾賽和約，在其重要執行者手中暴亂執行之結果。據實驗所詔，暴亂執行此約，並不能產生其所期望之兩大效果，即『賠償』及『安全』是也。反之，在此約之構造中，關於此兩大目的，含有極矛盾之點，此矛盾並非偶然之錯誤，實普徧於全約各部，其趨向之背馳，到處可見：一方剝削經濟恢復之機會，以求所謂法國安全，又一方則要求絕巨之賠償，其數額之巨即恢復德國戰前富力亦有不易負擔者。

魯爾流域之佔領，爲法國舉動危害文明之最高例證。彼今且表示決心，欲以彼之意志強加於歐洲，而於條約中所規定彼之最明顯的義務，則漠視不顧。夫凡爾賽條約中所包含之罪孽及危害，各協約國固應共負責任，但不受法國勢力支配之其他各國政府，現均已覺悟此約之不可行，贊成將其正式完全修正，或僅將其中之惡條件不復執行，以保體面；而法國獨擁護該約之

完整，獨堅持執行歐美經濟家財政家所公認為不可能之賠償條件。

但吾人說明此項時局之目的，並不在指責法國，而寧在喚起對於至今使歐洲不克恢復之心理之研究。此項心理，在吾英及其他協約國之各界中亦至今有之，特不若在法國之優越耳。唯吾人民就全體言，確已拋棄以恐懼與怨恨二者為主要成分之戰時心理，而殷盼歐洲之得見真和平並得實現各交戰國間物質精神利益之最後一致。

本敬告書之署名人，擁護一種國際秩序，其基礎不在各國分別利益之偶然調和，亦不在勢力之均衡，而在全世界各國人民間成立一種良心的常期協約，以維持世界之共同秩序，並以他法協作完成超越國界之目的。此於國民的愛國主義，並不相害，却反為相成。嘗諸個人最高之目的，藉衆擎而易舉，一國而期完善，亦需要國際間之互助也。抑此非有待於將來之理想，實為急迫之需要，歐洲欲避免危禍，非國際間努力合作不為功。

法國政策之陷歐洲於破壞危險之域，其基點有二：一為堅持以彼所自定之法，處理其自己之案；二為以彼本國之軍隊，執行其自定之法。近來法德二國間之文牘往還，乃此問題之試金石也。德國對於賠償及安全兩層之提議，縱不相當，但彼附有接受一公平國際裁判為最後解決之提議，提供則亦足補不相當之矣。倘法國繼續拒絕此提供，即為繼續拒絕可使賠償安全兩層相當之唯一方法。是故目前之最高需要，厥為解釋法國心理上之恐懼，使彼承認欲得財政上政治上之救濟，實以國際合作為不二法門。須知法國所需之賠償及永久安全，斷不能用武力索諸德國，祇有廣大之協作能給予之耳。

吾人今之勸告美國，即為勸其助法國成立此項信心。美國其有意乎？其願居此領導地位否乎？人云美國甫遭不快之經驗，不願再陷於歐事漩渦。即最乏不調和性之美人，亦謂『歐洲其先表示悔意，其先排除其支配政策之惡精神，其先示人以確已領悟大戰教訓之實證，然後吾人再考慮公等之招請未晚也』。夫使以此語批評歐洲方面，許多不可為訓之請求，如取消戰債及經濟贊助等，則似屬無可解答。今有日日自訴窮苦之國，偏有方法籌款，以充較戰前更大之軍費，對於所負之債則不肯還付，此又安能望美國與彼為政治上經濟上之較密切聯絡哉！

雖然，就精神方面而論，假使歐洲自己之精神，竟不克祛此惡心理，則奈何？大戰中努力太過，受苦太甚，似已使歐洲精神陷於痲木狀態，不能以自己之力，與恐懼忌恨之念相搏戰。今吾人所求於美國者，即為精神上之需要，望美國之合作耳。以美國之能

力足以完成一綏靖世界之大勛，一方全其超然及安固之地位，故又一方爲其參加大戰之目的廓然大公之故。彼爲戰勝之重要元素，當然有權發言，要求以一種公平慰安之和約取得戰勝之果實；四年前彼爲共同作戰國之感情作用所迫，未能完此工作，但今尙有救濟歐洲之機會。

歐洲諸國自己決無精神力量改變和約條件，並改變彼等政府與人民間之關係。美國若允合作，則可成此對於人類之偉大服務。彼之重力足以轉此平衡，使一種公平慰安政策之地位增高。彼之合作形式，或爲有保留或無保留加入國際聯盟會，或爲彼自選之他種方法，要之皆能有絕大勢力於世界事情之整理。彼於戰勝既有大功，其參戰又無私利目的，則今日竟此四年前未竟之功，舍美國又誰與歸？

大戰及戰後之和平，均不許美國突然脫離關係，美國既以道德目的自願加入戰事，則其責任今日尙有未盡。吾人不信未來歷史上將紀載曰：美國於加力於大戰後，拒絕貢獻其智慧以造成和平；須知和平今尙未成。吾人望美國之始終其事也。吾人信美國於此完成和平之工作中，可以提出使人不能不服從之條件，俾將來世界明白了解一困難世界之需要爲何，及執政者應取之政策爲何。

署名者

威廉挨邱(William Archer 戲曲家又戲曲批評家。)

安諾特朋乃德(Arnold Bennett 小說家。)

約翰特林華脫(Gahn Drinkwater 林肯傳之作者。)

加迪納(A. G. Gard iner 前倫敦每日新聞主筆。)

霍勃好斯博士(L.T.Hobhouse 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

霍勃遜(J.T. A. Hobson 經濟學者。)

凱恩斯(J. M. Keynes 財政經濟學者，著和約之經濟效果一書。)

陸挨本伯爵(Earl Lore Burn 前法部大臣。)

賴姆三麥克度納德(J. Ramsay Macdonald 下院野黨領袖)

麥新漢姆(H. W. Massiagham 前國民報主筆。)

吉爾般滿雷(Gilbert Murray 教授兼著作家。)

好拉斯潑倫葛脫爵士(Sir Horace Plunkitt 愛爾蘭合作運動發起人。)

毛特勞頓(Maude Roybe n 演講家。)

腓力伯施努登夫人(Philip Snowden 演講家。)

格拉漢瓦拉斯(Graham Wallas 社會學者又著作家。)

——時事新報——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改派陳籙爲國際聯合會代表。

◉北京市面因張英華長財時濫發銅圓票，發生擠兌風潮。

◉江蘇浙江紳商因謠傳兩省將有兵事，在上海組織和平協會；進行和平運動。

同　十七日

◉外交部以原任駐日公使汪榮寶不願赴日就職，特派施履本爲駐日代辦。

◉廣東孫文系滇軍向沈鴻英及北軍反攻，復占南雄。

同　十八日

◉楊壽枬辭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稽核總所總辦各職；以錢方軾繼署。又以沈鴻昭署財政次長。

◉香港澳門遭大風災。

同　十九日

◉蘇紳張一麐擬具蘇浙和平公約，分別請蘇浙軍民當局及上海護軍使簽字完畢。

◉湖南趙恆惕正式就護憲軍總指揮職，並委定陳渠珍唐榮陽唐生智賀耀祖劉鉶葉開鑫楊源濬等七路司令，討伐譚延闓。

◉安徽各團體在教育會討論製定省憲，被省長呂調元制止。

同　二十日

◉北京外交團討論臨案善後之鐵路警備問題，英使主張外人護路，法美日等使反對。

◉四川周西成乘前線緊急，聯合湯子模等再襲重慶。

同　二十一日

◉福州馬江海軍二次圖廈，陸戰隊再占金門以作根據地。

同　二十二日

◉蘇維埃俄羅斯遠東總代表加拉亨

於十五日到哈爾濱後，卽與東三省當局接洽中俄會議事宜。北京籌辦中俄會議公署代表包世傑奉王正廷命本日到哈迎加拉亨入京。

同 二十三日

◉湖南趙恆惕向護憲各軍正式下對譚總攻擊令，湘戰實行接觸。

◉北京軍警又向政府大索欠餉。

同 二十四日

◉留京國會議員開兩院談話會，通過『臨時支給豫備費方法案』。使議員在常會亦得出席費以進行大選。

◉湖南譚趙兩軍在衡山附近戰鬬甚烈，中立派宋鶴庚返長沙後，卽潛赴漢口，並由漢往上海。

同 二十五日

◉交通部發表鐵路警備處規則，並任次長孫多鈺兼處長，王賡梁上棟爲副處長，聘瑞典籍中將曼德爲總教官，以抵制外交團方面之外人護路案。

◉鮑貴卿奉曹銳命攜條件赴奉天與張作霖接洽奉直，本日攜回奉天條件赴保定。

同 二十六日

◉湘南趙恆惕軍占領衡山。

◉陳炯明調回閩南林虎洪兆麟軍隊助東江戰事，孫文盡調西北江及廣州軍隊以全力攻惠州，東江戰事又緊急。

同 二十七日

◉四川周西成聯合湯顏等軍圍重慶七日，被袁祖銘調回前敵黔軍擊退。

◉國會議員彭養光等以臨時支給豫備費方法案，向檢察廳控吳景濂行賄害國；議員反對豫備費者繼起。

◉陳炯明軍中路圍博羅，左翼由淡水冲出平湖，形勢大占優勝，分兵襲蘇村。

同 二十八日

◉攝政內閣諸閣員公推高凌霨爲主席。

◉路孝忱受孫文令爲山陝討賊軍總司令。

◉朝陽鎮守使殷貴死，以龔漢治繼任。

同 二十九日

◉攝政內閣申令：嗣後外人生命財產，責成各該省軍民長官認眞保護。

◉趙恆惕以附逆毀憲罪名免謝國光吳劍學職。

同 三十日

◉攝政內閣令：有匪省分軍民長官合籌勦匪事宜，督同地方官大舉清鄉，期於最短期內肅清轄境，務絕匪源。又令：派陳調元爲蘇皖魯豫四省勦匪總司令，王爲蔚，張培榮李傳業爲副司令。

◉湖南葉開鑫部蔣鋤歐劉重威兩團

攻克衡州，譚延闓退常寧，謝國光退祈陽，吳劍學退寶慶。

同　三十一日

◉外交部答覆英美法日四使對中東路收回地畝之照會，聲明俄國違反一九二〇條約以土地公產運用於政治，中國不得不收回。

◉馮玉祥索餉未得，電國務院辭職，財政部立撥十萬。

◉湖南湘潭駐軍朱耀華團受譚方運動，改變態度進襲長沙。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

◉賠償委員會因多數投票表決之結果發函致德政府，言發行金借款事謂德政府收入之特別款項賠償委員會有優先收取之權。

同　十七日

◉協約國委員會決定佔領境內與未佔領之邊界本定明日開放者，仍照常無期封鎖。

◉華會海軍條約及四國協定今日實施，各簽約國代表齊集華盛頓正式調印。

◉辦理君士坦丁堡撤兵事宜之委員會今日籌議完畢。英國駐兵俟土國將洛桑和約批准後即行撤退。

◉國際法庭判決德國不應於一九二一年阻止法國某船駛入基爾運河，賠償十四萬一千法朗。

同　十八日

◉南愛爾蘭舉行選舉。

同　十九日

◉俄國波哈拉及阜哈那兩省農夫革命反對蘇維埃治權。

同　二十日

◉俄政府三次致牒英國駐俄商業代表抗議加拿大政府植英旗於藍格爾島，指爲侵犯俄國領土。

◉俄國蘇維埃聯邦之實業展覽會舉行開幕禮。外國商行參加者約二百五十家。我國代表贈一旗。

同　二十一日

◉法國覆英牒文於今日送出，內容駁斥英國牒文反對法國權利之理由，表明法國對德政策之正當。

同　二十二日

◉美日公斷條約展長五年。

同　二十三日

◉安哥拉議會以二百十五票對二十票批准洛桑和約。

◉美國接受國際聯盟請書，出席第五委員會討論關於人道問題。

同　二十四日

●日本首相加藤友三病卒內閣全體辭職。

●漢志國王致文巴力斯坦之阿拉伯人主張以巴力斯坦爲阿拉伯聯邦之一部，如英國不允改正巴力斯坦政策，則不願簽字於英阿條約。

同 二十五日

●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在薩哈蘭浦及甘達兩處衝突，死傷頗衆。

同 二十六日

●希臘批准洛桑和約。

同 二十七日

●君士坦丁堡各國駐軍開始撤退，希臘亦讓出加拉加志。

同 二十八日

●比國覆英牒文於今日送出，主張賠償問題之談話由協約國大員開行之，不必召集會議。

●日本山本權兵衛奉命組閣。

同 二十九日

●意國大將台里尼赴亞爾巴尼亞行至希臘邊界，爲人刺死。意首相慕沙里尼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希臘賠償條件均甚嚴厲。並將情形照會英法政府。

同 三十日

●希臘答覆意國不願接受辱國條件。

●南愛爾蘭行政領袖阿斯格萊夫往日內瓦請求加入國際聯盟。

同 三十一日

●美國承認墨西哥政府。

●意國不受希臘覆文，當於今日占領哥甫島。希臘電請國際聯盟會依照會章審查此次爭端。

美國的大總統祿俸

美國當華盛頓做總統的時候，對於總統的祿俸問題，他自己雖主張儘可無需薪金；但議會中人以爲既是辦事的最高長官，那末就應當有俸給。綜那時各議員的主張，大概以爲每年至少當爲一萬五千元以至七萬五千元。後來，乃決議規定爲二萬五千元。迨到了一八七三年三月四號，格蘭脫第二次爲總統時，始改增爲五萬元；其後三十六年，又加至七萬五千元，那有名的塔虎脫總統就是受這俸給的第一人。這個規定直到現今的哈定，柯立芝，曾不稍變。不過做總統的每年雖有這偌大的收入，他却不得不付二萬五千五百元的所得稅呢。(雲)